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Drama and Theat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畢業劇本：新編崑劇《變羊記》、改編崑劇《殺狗記》

Plays:

*Deformation & The Tale of Killing a Dog*



朱挈儂

Chieh-Nung Chu

指導教授：王安祈 博士

Advisor: An-Chi Wang,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June, 2010

## 誌 謝

三年，這段不長不短的時間，感覺就這樣把自己狠狠的扭一遍；以至於面對現在要把自己全盤托出的交口，竟感到些許詞窮。

感謝身邊珍貴的朋友，因為你們的陪伴，論文得以完成。

感謝김현중。也許在別人看來這是極端輕狂的牽絆，但我始終會記得你改變了我什麼。

感謝沈惠如老師以及紀蔚然老師，這是非常奇妙的機緣，當初我因為您的創作、論文決心進入戲劇所就讀；如今，二位在口試審定書上的簽名，對我意義非凡。

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謝安祈老師這一路的指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常坐在台下聽老師演講，關於老師的一切什麼都很喜歡。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可以完成自己的作品。謝謝您太多太多，您的愛護其實一直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最後，謹將此論文獻給我最親愛的家人。感謝我的外婆，因為您給我上了狠狠的一課，我才決心回來完成論文。在這創作的一年裡，雖然眼睜睜地看著什麼都不一樣了，但我還相信著其實您始終陪伴著我們，不曾離開；回首二十幾年，爸跟媽總是最堅強的後盾，包容我的任性、理解那些難以言說的我。我深深以你們為榮，也希望自己能夠盡快獨立自主，不讓你們擔心；我也會繼續堅持創作，相信總有一天會讓你們也以我為傲。

朱挈儂

二〇一〇·八月

台北

## 中文摘要

論文分為兩大部份：劇本與創作說明。

畢業作品共兩齣：一為原創劇本《變羊記》、一為改編作品《殺狗記》。

作品《變羊記》構想來自於明代傳奇《獅吼記》。它以《獅吼記》為原型，重新詮釋劇中的人物，並通過情節結構，與現代社會相互參照，討論人際之間流動的情感關係。作品《殺狗記》將四大南戲中的《殺狗記》進行修編剪裁，敷演「楊德賢婦殺狗勸夫」故事，透過閻羅王與判官視角，詮釋出人心中不可抑止的陰暗面。

劇本說明則分述下列四點：除創作源起與結語外，亦討論作品與原作的改變與承繼，以及闡述創作思想，試圖為這一段寫作過程做一鳥瞰式的環顧。

關鍵詞：戲曲、改編、變羊記、殺狗記、獅吼記



## Abstract

The thesis contains two parts—two Chinese Opera plays and the analysis. *Deformation* is a work of creative writing. "The Tale of Killing a Dog" was adap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play *The Tale of Killing a Dog*.

*Deformation*, inspired by "The Outburst of a Shrew" in the Ming Dynasty, interprets intra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aracters, and also reflects upon bonds of the modern human society.

*The Tale of Killing a Dog*, from one of the major Southern traditional operas during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talks about sibling rivalry. The malefactors make mischief between Sun Hua and Sun Rong. In order to solve their conflict, Sun Rong's wife, Yang Yue-Zhen, persuades her husband by killing a dog. I insert two new characters into this story: the Yama and the clerk. Through their perspective, the story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darkness of human desire.

The part of analysis would compare the originals with the adapted ones, elaborating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texts. Through review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posing dramas, it would also explain motivations for this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Chinese Opera Play, Adaptation, Deformation, The Tale of Killing a Dog, The Outburst of a Shrew

## 目 錄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第一部份 劇本	
壹、《變羊記》.....	1
貳、《殺狗記》.....	47
第二部份 創作構思與劇本分析	
壹、《變羊記》.....	96
貳、《殺狗記》.....	128
參、總結.....	155
參考書目.....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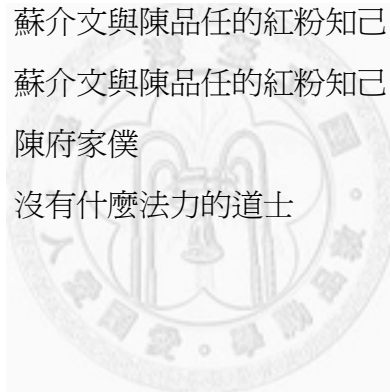
## 人物關係表

### 主要角色

柳月娥	柳家小姐，陳品任妻，以下以柳氏稱。
曉梅（柳府丫鬟）	柳氏貼身丫鬟，隨柳氏一起進入陳府。
乳娘（柳府）	柳氏乳娘。
陳品任	陳家少爺，柳氏的丈夫。
蘇介文	陳品任之友。

### 其他角色

歌女甲	蘇介文與陳品任的紅粉知己
歌女乙	蘇介文與陳品任的紅粉知己
蒼頭	陳府家僕
巫師	沒有什麼法力的道士



# 《變羊記》

## 第一場 探春

人物：柳氏、曉梅、乳娘

（柳府後花園。）

（幕後曲：吾家有女展芳菲，處養幽閨百花魁。

天桃三月多嬌媚，能解心事知是誰。【間奏】）

（幕後曲唱的同時，燈漸亮，丫鬟們入場，做灑掃科，在場上出入，畫面呈現出一隅爛漫花園，春色撩人，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製造一些鳥鳴聲，幕後曲唱完音樂持續襯著。）

（柳氏、曉梅上，進園門身段）

柳氏：（唱）繞迴廊、穿花徑、進得門首，舞彩蝶、聽黃鸝、巧轉啁啾。

常聞道、樂遊園、麗情輕叩，我眼中、卻不應、聊賴閒愁。

曉梅：哎呀，小姐快來，那處萬紫千紅，好不有趣。

柳氏：（唱）喜則東風由人醉，憂則時節逝芳菲。

天桃明年能再回，鞦韆架前知是誰？

祈願良時折華枝，宜其家室好子歸。

曉梅：小姐，這滿園子盛開的桃花很是漂亮。

柳氏：有道是「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後世的讀書人尋來尋去找不著所在，想不到

原來美景就在此處……曉梅啊！（迷惘）你說這等景色有誰懂得欣賞呢？

曉梅：喔？（偷笑）小姐倒好笑，問的不是傻話？懂得欣賞的不就是我們嗎？

（兩人相視，笑。）

（乳娘上）



乳娘：（流露出喜色）小姐！小姐！老爺跟夫人要您去一趟。

柳氏：什麼事？這麼急！

乳娘：（笑）是好事！是喜事呢！小姐你就快些過去吧！

柳氏：瞧你說的！（微笑，點頭）我這就過去。

（柳氏下）

曉梅：好嬈嬈！究竟是什麼事啊？神神秘秘的！快跟我說說！

乳娘：呵呵！上回老爺不是說要給小姐妙選天下才子？（笑，曉梅點頭）真是恭喜小姐、賀喜小姐！今天說是選定小姐的夫家了。

曉梅：（驚喜地）啊！知道是哪戶人家嗎？

乳娘：（笑臉盈盈地）是陳太守的子嗣陳品任。對方出身名門，頗有文采，可說是天作之合呢！

曉梅：（歡喜地）哇！可是真的？門當戶對！天作之合！恭喜小姐！賀喜小姐！

乳娘：瞧你高興的！

曉梅：這是自然，小姐待我如家人一般，我當然願他有個好歸宿！如今小姐有了好人家，只道小姐這一輩子什麼都不愁了，我能不樂嗎？

乳娘：（笑）你這丫頭！我看你是想跟著小姐有舒服日子吧！不過……（不知如何啓齒）小姐覓得佳婿，自然再好不過，只是人生有時陰晴圓缺，遇上什麼都是不能強求的。

曉梅：嬈嬈說什麼呢！我一句也聽不明白。

（乳娘笑著搖頭表示無事）

（此時婚禮過場音樂起，燈漸暗，轉場。）

## 第二場 婚試

出場人物：蘇介文、陳品任、柳氏、曉梅

（陳府。舞台希望能有通到陳府廳堂的走廊，或許可以看見筵席，舞台一側要有陳品任跟柳月娥的廂房，有床、梳妝台，但不是一分爲二那樣死板的切割方式。）

內喊：（不必演出儀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燈漸亮，蘇介文、陳品任上，陳品任著新郎衣，兩人拱手作揖。）

介文：陳兄，恭喜恭喜！如今你可有了家室，可真是名符其實的「大丈夫」了！

品任：蘇兄，你可別取笑我，今日爲了慶祝一番，兄弟倆咱可要多喝幾杯。

介文：那有什麼問題！只是……咱們酒過三巡，兄弟可別怪我誤了你的洞房花燭！

品任：那有什麼打緊！我可是見色輕義之輩？

介文：就等你兄弟這句話！今日我可要好好的出題考你，痛快地來個高下，兄弟你可要好好接招哩！

品任：一言爲定！

品任、介文：（相視而笑）不醉不歸！（兩人下）

（熱鬧的音樂間奏）

（柳氏、曉梅上，柳氏著嫁衣）

（婚禮音樂收）

（曉梅扶柳氏坐在榻上）

曉梅：（張望）小姐，你說新郎官都什麼時候進來啊！今天折騰一天，把人都給累壞了！（走來走去徘徊）

（一更鑼鼓響起）

曉梅：呀，夜都深了，我們坐在這好些會兒了。小姐，你看如何是好？

(柳氏沉默不答)

(二更鑼鼓響起)

曉梅：呀！都二更天了！小姐啊，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我倒要看看這新郎官兒究竟在做些什麼？小姐，我去啦！（碰碰跳跳下）

柳氏：(頓，待曉梅完全下場)呀！

(唱)窗外喧嘩如春晝，(偷掀蓋頭，看四周。)層疊錦帳把面偷。

獨上天臺逢阮劉，嬌羞無限上心頭。

【音樂間奏】(左右不是地張望。)

(三更鑼鼓響起)

(白)呀！——

嬌怯怯、裡外翹首，蹉跎跎、迤逗心思、不耐風揉。

只聽得更聲三漏，哪裡見結褵同舟？

(白)曉梅去了些會兒，怎麼不見回來，倒叫我在此左右不是費疑猜。

(曉梅悄上，看著小姐偷笑。)

曉梅：小姐，曉梅回來啦！

柳氏：(不是很嚴厲的罵，有點撒嬌。)賊丫頭，誰許你出去的，外邊人看見了，還說是我教導不周，頭天進門就讓丫頭往外走！

曉梅：唉唷！我的小姐啊！曉梅做事小心，不會有人說閒話的！

柳氏：(鬆口氣)那便是好！〔猶豫〕那……如何？

曉梅：(裝傻)什麼如何？

柳氏：方才你出去……如何？

曉梅：（面向觀眾指指小姐，偷笑）小姐不知！這外頭可熱鬧呢！我才一探頭，就見著姑爺和朋友出題對對子哩！他們爺倆你一言我一語，緊張刺激得緊！把大家都可逗樂了！（笑）小姐啊！那時候正輪到姑爺答題，我看這姑爺啊就這樣……一步兩步（學小生走台步）……一步兩步……

柳氏：倒是如何？快些說！

曉梅：（笑）自然是一下就給對上了，眾人皆嘖嘖稱奇哩！

柳氏：（想）都曾說曹子建七步成詩，他……（滿意）你姑爺究竟如何對來？

曉梅：小姐！（故意逗小姐）這我怎麼知道哩！不如新郎一會兒來了，小姐直接問問我們姑爺就是了！

柳氏：一會兒就來，（起身，尋思）一會兒就來……（坐下）呀！——

（唱）按耐思緒莫驚慌，銀鏡台前理雲妝。

想梁孟舉案同唱，花燭月夜羨鴛鴦。

靈機一動施巧計，看我學蘇小妹三難新郎！

（白）曉梅呵（笑），我有一計，（附耳交代事情）去取紙硯過來。

曉梅：（笑）曉得哩！（準備下場）

柳氏：呀！轉來！

曉梅：小姐？

柳氏：方才交待你的事情可記得仔仔細細？

曉梅：仔仔細細了。

柳氏：可清清楚楚？

曉梅：清清楚楚。小姐放心了！

（曉梅下，柳氏起身）

柳氏：新郎呀——

（唱）想你一身俊逸，可否信手拈來解難題。

（曉梅上，音樂間奏）

曉梅：小姐，紙硯在此。

柳氏：(揮毫)

(唱) 三卷紙宣金銀銅，卷卷有題附其中。

巧聯若能得妙對，鸞鳳和鳴喜相逢。

(幻想中的陳品任上，但不讓觀眾知道。曉梅跟其側)

品任：妙啊！好個淹通詩書的小娘子，想考考我哩！曉梅姐不必多言，快將題目交予我。

(曉梅給題目，品任把題目打開)

品任：哈哈……這題不難！（寫字，答題）

(唱) 鋒芒盡出如有神，疾筆振書胸中文，  
畫龍點睛成妙語，奇絕洋灑會佳人。

(曉梅將紙卷遞給柳氏)

柳氏：(看卷)果然意境佳、絕妙詞、格調新，好個珠圓玉潤、銷人心魂，妙哉！

曉梅：姑爺，請。

品任：(唱)好個娘子相為難，周慮一身險過關。(入廂房)

(白)呀！（看見柳氏）

(唱)頸項和闌、凝脂紅顏、分不清蟾宮與翠軒？

柳氏：(唱)月光沈浸水中天，驚鴻翩、輕問哪處曾相見？，

品任：(唱)燭帳沉煙、柔情纏倦，兩下蓬然無一言。

柳氏：(白)(見品任直盯著，羞)夫君，方才只是一對……

品任：娘子今日好興致也——

曉梅：姑爺，銀卷在此。

品任：（看卷）好！好句！

（唱）斟酌字句仿少遊，

（白）待我想來……哎呀呀！有啦！（揮毫）

（唱）酣暢淋漓應如流。（交卷）

曉梅：小姐請看！

柳氏：（唱）〔看卷〕不枉爹娘屬意選，生生世世共纏綿。

（白）筆峰耿直旨意遠，文思清麗比嬋娟，小女子深感佩服。（回到床沿，新郎從沒進來時的位置。）

品任：〔得意，手啓金卷〕那麼金卷哩！（看）嗯……「閉門推出窗前月」，娘子果然蕙質蘭心。呀！待我對來……（欲寫又停）咦！不妥。倘若胡亂對上幾句，豈不讓娘子笑話？不成！不成！（思索狀）……啊！（轉向柳氏）娘子，這還需要一些時間……

柳氏：（怕視線相對，不敢多看，背向品任）夫君隨意！

品任：「閉門推出窗前月」……這「閉門推出窗前月」……「閉門推出……」

（品任下）

柳氏：（笑）新郎呵——

（唱）見他風骨不服軟，妾身慚愧太刁鑽。

（白）夫君啊！此聯無有什麼學問！可曾聽過蘇小妹遇秦觀，洞房花燭有三難，爲妻借題把君纏，望夫君不必認真把命擔。夫君啊！——

（無聲）

柳氏：夫君啊！夫……（轉身，環顧左右，發現只有自己一人）呀！——

（唱）空蕩蕩，冷風疏影映空窗，意慌慌，哪裡見新郎模樣！

（白）〔羞〕哪裡有什麼新郎！原來這全是自己胡亂瞎想！啊！曉梅怎麼不

見人影？去了哪了？（想起自己之前的計畫，羞）那新郎呵！——  
（唱）羞答答，憑空撰、三難新郎，態恹恹，空閨等、好比孟姜。  
（白）只是都這些時刻，怎麼連個人影都沒見著？曉梅啊！曉梅啊！……曉梅！……癡丫頭不會在門外打起瞌睡了？……曉梅！（走近門。）

（曉梅急切的上）

曉梅：小姐！小姐小姐！今天這關是守不成了！

柳氏：不要急！慢慢說！瞧你一副著急樣！

曉梅：哎呀！（猶豫）小姐……小姐……

柳氏：但說無妨！

曉梅：哎呀！小姐……小姐……姑爺他……

柳氏：姑爺怎麼了？

曉梅：哎呀！姑爺……姑爺他……

柳氏：你快些說啊！

曉梅：姑爺他……

（陳品任醉步上，衝進房裡，越過柳氏、曉梅，一個勁兒倒在床上，睡。）

曉梅：（小聲說）這般……醉了。

（燈暗）

〔柳氏、曉梅下〕

### 第三場 梳妝

出場人物：陳品任、柳氏、曉梅

（幕後曲：一個兒夢昏昏、醺陶魂顛；一個兒心耿耿、麗情難牽，

一個反側輾轉；一個沈醉、恁般纏綿，  
兩下裡各種滋味迴腸難掩，  
則道是、聽春雨綿綿，好待更漏殘。）

〔幕後曲音樂持續〕

（陳府廂房，床簾是拉著的。舞台上僅品任一人睡在床榻上，新郎的繡花、與鞋子  
卸下擱在床沿，有些凌亂。）

〔幕後曲漸收，燈亮〕

品任：（白）一覺好眠，現下頭卻發疼。對了！昨夜與吾兄飲醉，好不快活！之後……  
之後……（想起什麼）呀！——

（唱）耽誤花燭、叫她空閨待，

（夾）夫人？夫人哪裡？

（唱）哀哈哈，今日怎把佳人心意揣？

（白）咦？門外似有腳步聲，想是夫人來了，待我先假寐一陣，看看她有何  
反應，再醒不遲！（假寐）

（柳氏已換裝，上。）

柳氏：（唱）（看熟睡中的陳品任）凝眄思量春風面，鳳凰于飛性翩翩。

（白）〔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大膽〕啊！好不羞人也。（羞，同時品任起身）

品任：看來夫人不甚氣惱，好安心也！哈哈哈哈哈

柳氏：這聲音是……（轉身看到品任）

品任：哎唷！發現了！（想躲起來，又忍不住偷看。但想想，便斗膽向前）

品任：（正經恭敬地）啊，夫人，小生陳品任。

柳氏：喔……奴家柳月娥。

（兩人對望，又尷尬地把眼神移開，兩人不知所措，沉默一陣。）



品任、柳氏：啊，夫人／公子。（柳氏又羞，品任見，趕緊接話）

品任：啊！夫人……看我一身狼狽，實在失禮，煩請夫人移個步，去前邊的花園繞繞，待我換身衣裳，我再帶你四處認識環境！

柳氏：（錯愕，看向品任）啊？……要我移個步？

品任：呃……是啊！這男子更衣，諸多不便！夫人先去轉轉吧！

柳氏：可這，呃……（鼓起勇氣）夫君，我其實也可以不出去的。（心虛）我不是「那個」嘛……

品任：「哪個」哩？……喔！（打自己頭）夫人，都怪我糊塗，你一個女人家也是要梳妝打扮的吧！我真是！光想著自己了！這樣吧！我到隔壁書房換衣服去。（急忙下場，內應）我些會兒再來找夫人你。

柳氏：呀！夫君……（見品任已離開）哎呀！

（唱）門扉重重難攔阻，好生為難新嫁奴，怪只怪，這夫妻二字太生疏！

（白）（搖頭，笑）莫怪他不習慣，我也難適應啊！（頓，思量）從今日起，我不再是柳家小姐，而是陳家的少夫人了。曉梅啊！

曉梅：（內應）來啦！

柳氏：替我梳洗打扮，等會兒我還得向公婆姑嫂請安！

曉梅：（內應）曉得！

（曉梅拿梳妝小物上）

柳氏：（唱）挽鬢持鳳髻，攬鏡理雲妝。

從此鴻案相莊，何須羨鴛鴦？

喚顰兒相扶緩身起，倚窗尋新郎，

此生無所願，但縫子衫裳。

（主僕二人載歌載舞）

（品任上，見柳氏梳妝。）

品任：(白) 哎呀呀！好個淹通詩書的小女子！（思量，笑）只怕這日後言語要字斟句酌，免失了我大丈夫的氣魄。

(曉梅回頭見著品任)

曉梅：哎唷！小姐！咱們新郎官來了！

(柳氏笑而不語，曉梅偷笑，下。)

品任：夫人真是秀外慧中，蕙質蘭心，想我平時總愛和介文兄弟遊山玩水，吟詩作對，若有夫人，一定可以和我們論機智、遣詩興，豈不有趣？

柳氏：新郎平時都出遊作詩？

品任：是啊！夫人要是你也能跟著我走上一回，定能感受到這湖光山色！

柳氏：(猶疑) 我……我也能去麼？

品任：這是自然的呀！下回咱倆一起去吧！你定會歡喜的。

柳氏：(點頭微笑) 不過新郎，這春日出遊，可都要準備些什麼？

品任：這……(見她沒出過門，好玩想捉弄她) 唷！這佳餚與美酒須盡歡，絲綢繡花身上穿，若逢輕露把衣沾，莫忘持傘雨中伴。諾諾諾，這準備的東西可多著了！

柳氏：(想了想) 這佳餚與美酒……不知新郎口味如何？

品任：(笑) 我麼？

(快念) 嚐的是糟鵝掌、蟹殼黃、椒油葷齏醬。

品的是鮮筍盅、酒釀蒸鴨、螃蟹釀棖、酸梅湯。

更豪飲惠泉酒、玫瑰清露、紹興酒。

也不拒碧粳粥、臘八粥、蟹肉粥、棗熬粳米粥。

柳氏：如此，奴家知了(點頭)。啊！時辰不早，還得向公婆問安……那麼月娥去了。

[ 品任示意，柳氏點頭轉身下 ]

品任：(待她下場後)哈哈，好個聰慧可人的小娘子，哪天帶她和蘇兄好友們一同吟遊，他們定是羨煞我也！哈哈哈哈哈……

(品任下)

(音樂起，燈光、舞台變換，轉場)

(幕後曲：聽聞夫君口味嘗，不施脂粉做羹湯，

川燙熬煮蟹兒黃，酥炸里脊脆還香，

披星戴月趕晨早，灶上鍋爐裡外忙，

休嫌庖廚燥熱惹紅妝，原來是、思至夫君、紅暈潤澤光。)

#### 第四場 遊賞

出場人物：蘇介文、歌女們、陳品任、曉梅、柳氏

(江南街道 / 陳家府前)

(蘇介文、眾歌女駕車上，翩翩歌舞)

介文：(唱)溜答答、一簑煙雨輕拂袖，縹緲樓臺，隱隱汀洲。

眾女：(唱)聲悠悠、一闋新詞曲未休，畫船款棹，妙舞輕謳。

介文：呵呵呵！快活！春遊賞花豈不快活！

歌女：蘇公子，怎麼幾次沒見著陳公子？難不成新婚之後把我們全給忘了？

介文：呵呵！不急不急！說今日就來，今日就來！

(陳品任上，蘇介文、眾歌女下)

品任：哎呀！夫人怎麼一早便不見人影，說好今日帶她與介文春遊，她可別誤了時辰。

(曉梅上)

品任：曉梅姐，夫人哩？

曉梅：小姐正準備著出遊之事！可歡喜呢！

品任：她正在梳妝麼？那可要叫她打扮好些。(隨即又想到時間不夠) 哎啊！快些跟妳家小姐講去！時辰在即！別耽誤了！

曉梅：(慌張) 是是是！我這就去！

(曉梅下)

品任：(開心) 這回把夫人帶上，好叫她見見這江南景色！

(柳氏攜包袱與曉梅上)

柳氏：夫君，都已裝束好了，咱們啓程吧！

(三人起步，品任看見柳氏與曉梅拎大包袱。)

品任：夫人！你這一大包袱……裏得是什麼？

柳氏：都是些夫君吩咐過的東西。

品任：出遊在外，諸多不便。這些……不必帶出門的！

柳氏：可這都是夫君你吩咐地！

品任：(尷尬) 嘖……上回是我隨口胡謔，想不到夫人都記著……也都帶著！這包袱既是夫人心意，就……都給帶上吧！上車囉！

(音樂起，三人啓程身段表演，同時間介文及歌女上)

(兩車會合。音樂間歇。)

介文：陳兄！

品任：蘇兄！

介文：許久不見，日子可好？

品任：都好都好！

歌女甲：陳公子，最近少了你出遊，大家全都少了些興致！

歌女乙：我們無好詩可唱，也無人與我們說說笑笑！跳舞也無興致！

介文：喲！瞧瞧！缺了你不行哩！

品任：（得意）好說好說！

曉梅：（拉小姐至一旁）我說小姐！那些女的都是姑爺的什麼人啊？（打量）穿戴的可真講究。

（柳氏因為知道答案，有些尷尬笑而不答）

（介文看到品任身後的柳氏與曉梅）

介文：啊！尊夫人也來了！

品任：是啊！聽她說從未出過門，想帶著她見見世面！

介文：啊！夫妻二人真可說是鸞鴦情深啊！

品任、介文：哈哈哈哈哈

介文：那由我帶個路！往這邊去！

（介文與歌女說說笑笑先行走圓場，品任與柳氏、曉梅後走。）

品任：（對柳氏說）你看，他們啊都是些歌舞妓，別看她們出身卑微，她們可都是有才華的。

柳氏：（聞言感覺有些複雜）這樣啊！

（品任繼續向前走，加入介文他們，音樂起）

（介文等在場中停下，一段舞蹈）

眾人：(唱) 百頃風潭，十里芰荷香。

宜雨宜晴，若西施淡抹濃妝。

畫舫相銜，無日不笙簧。

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介文：品任兄弟，這薰風弄柳絲，邀來趾燕此間穿。

品任：好句好句，那細雨舞新荷，逗得蛙鳴蟾宮客。

眾人：好啊！

介文：這棋逢對手，將帥難存兩個！

品任：那琴遇知音，子牙能共幾人！

歌女甲：好對好對，這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這對手與知音實為一體之兩面，所謂一山難容二虎，但沒了二虎，想必這山林間也是寂寞。

(眾人叫好)

柳氏：不過(笑)……小女子不才，可這聯言詞美，意境合，只是這平仄，多有不齊，實為可惜。

歌女乙：(反擊)柳夫人實太苛刻，這吟賞之間，境界為大，不必工於格律，否則失之趣味。

品任：(尷尬)這……兩位所言皆是，不必相辯，都怪我出言不遜，罪過罪過。

柳氏：(笑)這樣倒像是我掃興了，請各位千萬別見怪。

介文：(緩頰)這對答之間本無優劣，大家不會掛在心上。

柳氏：〔想到〕對了，奴家為此番出遊特製了些小點，還請各位嚐嚐。

(曉梅打開包袱)

介文：(看食物)那麼，我先多謝嫂夫人哩！

(眾人叫好，陳品任正要拿點心。)

歌女甲：陳公子！吃不得！

(眾人錯愕)

歌女甲：陳公子這吃不得地，這燒賣裡邊有蟹肉！

(品任聽言，把點心放回去。)

柳氏：夫君怎麼不吃？

(品任尷尬笑了笑，聳聳肩)

介文：啊，嫂夫人！品任因為小時身子乏，不能吃蟹，可能你們新婚燕爾，怕是不知道的吧！

柳氏：啊！不能吃蟹？

歌女乙：(笑臉盈盈)是啊！陳公子在外從不吃蟹，怕是會引起更大病痛！

柳氏：(尷尬)喔……這吃不得，那夫君改吃點糖蒸酥酪吧！

歌女乙：(笑臉盈盈，一付很瞭解的樣子)真是可惜了，柳夫人不知道吧！陳公子他啊……不愛甜食！尤其這樣忒黏膩的東西，幾回兒我們要他嘗個幾口，可從來沒賞光過！

柳氏：(問歌女乙)不吃甜食？(回頭看品任)夫君，上回你不是說你愛吃這些的嘛！我都記著呢！

品任：(尷尬)啊……上回只是想跟夫人您開開玩笑，不知道您竟然全當真了！

柳氏：(愣，小聲)啊……只是玩笑？

品任：不過，夫人親手做的，我是得要嘗一口的……(準備伸手去拿)

柳氏：(微愠)夫君吃不得甜食，也吃不得蟹肉，還是別勉強了吧！

（柳氏推開品任的手，趕緊要把自己做的點心都搶回來，結果全掉在地上）

曉梅：（驚呼）小姐！全掉了！（趕緊收拾起來）

柳氏：（狼狽）不礙事！不礙事！

曉梅：（心疼）小姐，你的手絹帕兒也弄髒了！

介文：（趕緊岔開話題）呀！今日風景美麗，我們再往前行，看看那處如何？

歌女們：（附和）是啊！咱們往前再看看吧！

（歌妓下，表示先走遠了。）

（柳氏跟著先行，曉梅看著絹帕，又看看柳氏，柳氏、曉梅下，音樂漸收。）

品任：（懊惱）唉！本想帶她出遊散心，卻不知為何備感壓力！當時見她什麼都新奇，一時興起，隨口說說，怎知她全記在心上，我麼、現下成了罪人哩。

介文：陳兄言重了。

品任：哎呀！蘇兄！你有所不知！

（唱）生自無拘束，傲物性使然，如今妻來伴，卻覺坐針氈。

見她柔情綽態，我麼呵、豈是枝頭鳳凰攀、真叫我一籌莫展。

介文：（笑）陳兄不必多慮，際遇之間不都是從生疏到熟稔？何況夫妻？我說這顧忌多了反倒矯情，倒不如瀟灑灑灑，自在人間。

品任：此言甚是！（點頭）

（曉梅、柳氏上）

曉梅：小姐，這可怎麼辦才好，你的手絹都髒了。

柳氏：沒事的，回去洗洗便好。

曉梅：小姐，這樣下去多沒意思，不如我們先走吧！

柳氏：（嘆）可夫君興致高昂，可無有要回家的意思。



（品任等人下。）

曉梅：（見品任等走遠，小聲）也管不了那麼多了！小姐！就說你累了，咱們打道回府吧！。

柳氏：（嘆）真是個貼心地娃兒，曉梅呵——

（唱）顰妮可貴能體己，字字酸楚起漣漪，  
珍重芳姿避猜忌，人前人後難為妻。

曉梅：小姐！

（音樂不斷，品任、介文、歌妓等上，說說笑笑，好不熱鬧。）

（品任看到柳氏走上前去。）

品任：喏，夫人你瞧，這煙柳畫橋是美不勝收啊！平時無事我就和他們幾個（看介文）出來散心，有時醉聽簫鼓、有時吟賞煙露，好不快活！

柳氏：這樣看來，今日你們一定很不自在。

品任：（怔）夫人說些什麼？

柳氏：沒什麼。只是這些會兒，身子感到有些乏了。

品任：乏了？（緊張）夫人，車駕在此不遠，我們就回去吧？

柳氏：別！大家興致正好呢！夫君不必掛心月娥，和他們再走走玩玩吧！我和曉梅可以自己過去的。

品任：這樣好嗎？還是我……（但又想到自己的確不想這麼早回家而猶豫著）

柳氏：（見品任猶豫而打斷）夫君，有曉梅呢！這段路不妨事的！（看曉梅）曉梅啊！

曉梅：（上前）來啦！

柳氏：這就先走了，還請夫君替我向大家賠個禮！（頓）曉梅，走吧！（轉身）

（柳氏、曉梅下。）

（介文、歌女向前）

介文：品任啊！怎麼回事……

眾歌女：怎麼走了呢？

品任：說是……有些累了，要我們別顧忌著她……

介文：這也沒辦法！我們再往前面的亭子去吧！

歌女：（看陳品任）陳公子，走吧！

（品任和他們走了幾步，介文、歌女先下，品任下場前頓住。）

品任：（轉身）不行！我得看看去！

（品任往相反的方向下）



出場人物：柳氏、曉梅、品任、蘇介文、歌女們

（江南街道）

（柳氏、曉梅上）

柳氏：（唱）滿紙心情憑誰訴？水光山色兩模糊。

那畫船兒簫笙歌舞，可知我步履躊躇？

曉梅：小姐！你還記得路嗎？我們該怎麼回去？

柳氏：（看左看右，苦笑，承上句的自問自答）卻是不知。

曉梅：小姐！那可怎麼辦才好？我們要不要回去找姑爺？

（柳氏搖頭）

曉梅：這這這……這可怎麼辦啊！

柳氏：（意態闌珊）曉梅，我們再轉轉吧！

（陳品任上）

品任：（唱）烏鴉鴉、熙來攘往，步履緊、遠目倉皇。

見不著、儷影模樣，哎呀呀、待不得、天色昏黃。

（夾）夫人？夫人在哪？唉唷！這天快黑了！可別出什麼事才好

（唱）心焦焦、千里尋遍，誠恐恐、怪我牽延，

她本是幽閨自憐一水仙，卻讓我錯落人間。

（白）夫人啊！月娥啊！夫人啊！

柳氏：（白）曉梅，你可曾聽見有人喊我名諱？

（唱）忽聞得、一聲叫喚、莫非夫君把念轉？

品任：夫人啊！月娥啊！夫人啊！

曉梅：小姐！是姑爺！是姑爺！（張望）小姐！姑爺……在那呢！

品任：（看見她們急著迎上前去，喜）夫人！（卻忽然意識到尷尬）啊！夫人，妳們怎麼還在此處？

曉梅：姑爺！這裡到處像得緊，咱們找不著車，正著急呢！

品任：險是找著你們，這裡龍蛇雜處，還好妳們無事！車駕往那裡去呢！

曉梅：姑爺不是跟朋友在一起，怎麼卻在此處？

品任：喔！（不知該如何說好）方才擔心你們，也就跟了上來。（看見柳氏看著他，岔開話題）啊！那邊走哩！（先走）

柳氏：（感動，微笑）原來不是無心緒，也是有心人哇！

品任：（想起，回頭）夫人啊！喏！（遞新的絹帕給柳氏）方才見著夫人的絹帕弄髒了，想給夫人添件新的，只是這來的路上有些倉促，沒辦法給夫人挑件好的。

柳氏：（唱）香羅躍然入眼底，止不住、醉意醺醺，  
怕奴多情空猜臆，說不上、戰戰兢兢。

（白）謝夫君！

品任：好說！

(車夫等上)

柳氏：(笑)今日見夫君應對，文彩逸逸，適才忍不住揣想，倘若夫君上京取應，出仕科舉，怕不是登科及第，也少不了桂榜有名。

品任：呵呵，夫人真愛說笑。

柳氏：以夫君才情絕不是難事。

品任：啊，夫人你我新婚不久，我怎奈生別離？

柳氏：生離遠別何足歎，有道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品任：父母年邁事已高，怕多有拖累。

柳氏：我自當盡心竭力，朝夕奉養，夫君不必掛念。

品任：啊！車駕到了，夫人且小心上車！

柳氏：(遲疑)夫君……

(柳氏、曉梅上車)

品任：啊，夫人，介文他們還在等我，不能讓他們久候，夫人先行回去吧。

曉梅：啊，姑爺不和我們回去？

品任：呃……便是，(對車夫說)夫人坐車，務必小心擔待。(對柳氏說)啊！夫人，我想是明早就回。你就安心啓程吧！

曉梅：啊，明早？

(車駕啓程，柳氏錯愕，不停張望看品任)

(品任下)

(幕後曲：行色匆匆揚長去，全無半晌可遲疑。

才下眉頭銘心意，又讓愁雲把人迷。)

(柳氏、曉梅下)

(眾歌女，蘇介文上)

歌女甲：真沒意思，咱們今天可都沒盡興，怎麼就走了呢？

介文：呵呵，有了家眷，就不是什麼事都由著他了。

歌女乙：那位柳夫人談吐可不是一般，只是有些過分嚴肅，讓人無法靠近。

歌女甲：是啊！倒顯得我們有些隨便了！

（歌女們笑）

介文：好了好了。今日陳兄弟只是帶著他的夫人見見世面，就被你們說成這樣，這  
往後人家還要不要來啊？

歌女乙：（笑）還是不要吧，我們都怪尷尬的。

介文：（笑）這小妮子真是……

歌女甲：欸，妳們看，說這裡過幾天，有個戲班子要來這裡搬演一番，咱們來瞧瞧  
熱鬧，妳們說好不好？

介文：都演些什麼？

歌女甲：說是要演《變羊記》裡的〈跪池〉哩！看起來挺有意思的。

歌女乙：好啊好啊，蘇公子，你也來看吧！

歌女甲：也別忘了跟陳公子說一聲，他最愛湊這種熱鬧了！

介文：好好好，都依你們，都依你們，哈哈哈哈哈……

（燈漸暗）

## 第六場 跪池

出場人物：柳氏〈跪池〉、陳季常〈跪池〉、蘇東坡〈跪池〉

蘇介文、歌女、陳品任、柳氏

（歌女扮傳統崑曲折子〈跪池〉的柳氏上）

柳氏：昨日蘇東坡請我丈夫遊春，我只是放心不下，悄地著蒼頭前去打聽，回來問他，果然有妓。啊呀天哪！怎麼世上竟有這樣不守法度的男子？（哭）待我喚他出來。吓，陳……哦喲，氣死我也！陳郎快來！

季常：（內應）來了。

（季常上）

柳氏：咳，禽獸吓！人人說你腸子有吊桶粗，我道你的膽子有天樣大，敢與妓結伴出遊。我不管，罰你跪在池邊。

季常：噢，跪吓？哈哈，跪是卑人的本等哪！

柳氏：跪吓！

季常：跪是跪的，只求娘子把大門閉了，恐有人看見，不好意思！

柳氏：吓！要閉大門？

季常：唔！閉了就跪！

柳氏：打了再跪！

季常：是，是，要跪就跪！

柳氏：不中抬舉！待我進去吃些陳皮砂仁湯，消消氣，放你起來。

季常：多謝娘子！

柳氏：吓？怎麼起來了？

季常：娘子說，進去吃些陳皮砂仁湯，消消氣，放我起來。

柳氏：哪個說的？

季常：娘子自己說的吓。

柳氏：打了再跪！

季常：是，是，要跪就跪！

柳氏：動也不許動！

季常：動也不敢動！

柳氏：喔唷，氣死我也！

（柳氏下）

季常：喔唷，我的膝蓋兒跪得有些疼了！

（東坡上）

東坡：昨日陳生歸家，定受柳氏之氣，爲此今日特地來探聽。此間已是，門兒開在此！啊，季常，吓？沒有人。喔，且到他書房中去。忒嘿！這是陳生啊，怎麼跪在池邊？

季常：恨只恨蘇東坡這個老頭兒。

東坡：怎麼倒怨起我來？

季常：他挈紅妝，春郊嬉遊，今日叫我難受。娘子，放我起來吧！吓娘子！奶奶！太太！啊呀，連太太都叫不應了，只得哀求神道。神道吓，神道，快來搭救我陳慥啊！

東坡：搭救你的神道在此！

季常：果有神道？實有神道？果、果有神道？

東坡：啊！哈哈——

季常：啊呀啊呀！吓，子瞻，你好沒有道理！爲何不待通報，竟自直入人家內室？豈有此理！

東坡：若待通報，你的膝蓋兒越發疼了！

季常：跪的是我，與足下何幹？扯淡！

東坡：世間哪有你這樣縮頭的男子？

柳氏：（內應）跪在哪裡？

季常：跪在此！

東坡：喂！季常，這是哪個的聲音？

季常：我家娘子。

東坡：喔唷，有如獅吼一般！

（柳氏上）

柳氏：你與哪個在此講話？

季常：蘇學士在此。

東坡：啊，尊嫂！

柳氏：蘇大人到寒舍，有何見教？

東坡：尊嫂，軾聞閨房之內，和氣為先。季常何罪，而令其長跪池邊？竊恐夫既不夫，婦亦不婦。傷風敗俗，辱沒斯文，不可啊，不可！

柳氏：蘇大人！

東坡：尊嫂！

柳氏：（白）奴家雖繫裙釵，略知經史。自古夫妻之道，相敬如賓。原來是他夫既不夫，莫怪我婦亦不婦。

（唱）【梁州序】心神不定，面皮忒厚，把昨日行蹤虛構。

要他循規蹈矩，多結良伴佳儔。

（夾）吓，蘇大人！羨你望隆山鬥，

東坡：（夾）啊呀呀，不敢呀不敢！

季常：（夾）子瞻兄望隆山鬥，久仰啊久仰！

柳氏：（唱）卻怎生戀煙花，

東坡：（夾）誰要你來奉承？

季常：（夾）吓，我來奉承你？

柳氏：（唱）把我的兒夫誘

東坡：（夾）難道不是你來奉承我？

（柳氏發現兩人，特別放大音量，嚇兩人一跳）



東坡：琴操是我的相知，季常不過陪坐而已，尊嫂何必吃這樣的寡醋？

季常：子瞻兄，少說一些！

柳氏：（白）吓，你引亂他心，反說我吃寡醋！啊呀咦！

（唱）恨不得青藜杖打，打殺你這老牽頭。〔打〕

東坡：（夾）季常打得，下官是打不得的。

季常：（夾）啊，娘子，子瞻兄是打不得的。

柳氏：（唱）叫你狗黨狐朋莫再遊，免使我厲聲咒。

季常：吓，子瞻兄，她手中之物不是當耍的。

柳氏：喂，老蘇！

東坡：又是老蘇！

柳氏：自古道，各家門，各家戶，今後免勞下顧。（轉季常）你若再引他上門，我  
和你做一世的冤家。

東坡：啊，尊嫂，季常今後——

柳氏：今後便怎樣？

東坡：喔唷，再也不敢貪戀煙花了。

柳氏：噢，講了半日的話，只有這一句中聽。

季常：娘子，子瞻兄是極通道理的。

柳氏：只有一句。啊，蒼頭，看茶來，與蘇東坡老爺吃。

東坡：茶倒不消！下官還有一言奉告。

柳氏：你的話怎麼再也說不完？

東坡：（唱）待東坡略獻愚謀，論不孝須防無後。

柳氏：陳門無後，與蘇東坡氏何幹？扯淡！

季常：扯淡！

東坡：（白）下官與季常呵！

（唱）忝金蘭結契，怎絕交遊？

柳氏：喂，老蘇。

東坡：又是老蘇。

柳氏：哪見得我生不出兒子？可笑！陳郎過來！

季常：在！

柳氏：娶妾由你娶，只是每日要打藜杖一百。

東坡：打到幾歲才止？

柳氏：打到九十九歲，我還要與他算賬！

季常：（白）啊呀，娘子啊！

（唱）肯因添一妾，與妳結為仇？難道無兒沒葬丘？

柳氏：（唱）推出去！莫稍留！

季常：啊，子瞻兄，請了，請了！

東坡：季常請了！

柳氏：陳郎快來！

季常：噢，來了！子瞻兄，請回吧，改日再見！

柳氏：快進來！

季常：噢，來了！子瞻兄，請了，請了！

（柳氏拉陳季常下）

東坡：請回吧！改日再見！哈哈……

（東坡下，蘇介文、歌女甲上）

介文：哈哈……有趣極了，有趣極了！

歌女甲：是啊，天底下哪裡有這麼兇悍的女子，竟讓夫婿那樣慌著她，真是奇也，奇也。

介文：你這樣一說，我倒覺得這「陳郎」像極了某個人來了。

歌女甲：蘇公子指誰呢？（意會，笑）瞧，「陳郎」來了。

（品任上）

品任：蘇兄！你們都在！

介文：兄弟！

品任：多虧你們，平時在家悶得發慌，出來看看戲也別有興致。

歌女甲：我道陳公子身不由己，難得散心。（開玩笑）不過……，和我們出遊，陳公子忒要小心了。

介文：哈哈，是是是，可要小心你家的蒼頭打的報告。哈哈……

品任：（笑）說些什麼呢？和你們出遊與我家蒼頭何干？

歌女甲：莫要在你夫人面前說溜了嘴，到時得請蘇公子搭救啦！

介文：哈哈，只是方才看了戲，覺得你與陳季常有幾分相像。

品任：（極力撇清）哪裡像來，扯淡。

介文：而且我與那蘇東坡是同宗哩！你說妙也不妙？

品任：（嘆）唉，莫要再提！

（柳氏上）

歌女甲：莫說你們同姓蘇，那柳夫人不也是嗎？這下我們往後都有好戲看了！

品任：（極力撇清）別說了，別說了，都別說了。

介文：有什麼說不得的，眾多巧合，難怪我們聯想啊！哈哈

（品任趕忙阻攔，歌女看見柳氏）

歌女：呃……蘇公子，莫要提了。

介文：這是什麼話？（轉頭，看見柳氏，尷尬）呃，柳夫人。

品任：（尷尬）兄弟，忘了同你們講，今日我和她一塊兒來的。

（燈暗）

（柳氏下）

## 第七場 狹遊

出場人物：陳品任、蘇介文、歌女、柳氏、曉梅、乳娘

（品任、介文、歌妓仍在場上，舞台慢慢轉換成三個月後的地景）

（舞台切割兩處，一是江南他城戶外，一是陳府廂房，不過廂房景不必太大）

（舞台轉換完成，音樂起，江南他城區燈漸亮）

眾人：（唱）市井男女穿如梭，晴來賞春呵！

眉愁臉苦待怎麼？及時行樂莫蹉跎。

則不如對酒當歌當歌對酒且快活！

介文：品任兄！想我們這幾個月來，一路上也見識了不少風光，體悟到許多人事。  
這可是難得的經驗啊。

品任：兄弟所言甚是，古來杜甫少時壯遊，此時我們倒有他的才興風骨！能和兄弟知己一同出遊，真是不虛此行。

介文：講到此處……你出來這些時日，家裡可有意見？尊夫人似乎不太喜歡你與我們出遊啊。

品任：欸，不妨事，此番遠行，我告訴他們為的是「上一京一尋一師」。

介文：喏，可是這裡可不見什麼恩師，又該如何向家裡交代？

品任：是啊，不能怎麼著！誰料想得到恩師已出任他方，不在京城，沒找著人。不過，趁此機會邀你們到外縣城透口氣也美事一樁。

介文：（搖頭）兄弟！要是尊夫人知道，恐怕是不能諒解的。

品任：唉！總之，過一天是一天！我道是人各有情，不能相強，蘇兄啊——

（唱）我本落拓生，不願步青雲，

澹泊榮與利，倜儻寄天心，

樊籠非所欲，富貴鴻毛輕。

介文：清官難斷家務事，你覺得這樣便好就好。

(江南他城區燈漸暗，轉場，幕後曲起)

(品任、介文歌女下)

(幕後曲：針針線線，織不盡的花草鴛鴦，

日日夜夜，盼不到的衣錦榮鄉，

憂憂念念，已到中秋，已是月長。]

(陳府。柳氏上，坐於陳府廂房做女紅。)

(陳府廂房區燈漸亮)

曉梅：(內應)小姐！你看看誰來了！

(曉梅、乳娘上，柳氏看見乳娘。)

乳娘：我的兒啊！

柳氏：(唱)喚一聲，萬般思念湧心間。

(夾)乳娘啊！月娥真想您。

(唱)吞嚥去、點滴心頭未敢言。

乳娘：我的兒啊！

曉梅：嬈嬈！小姐在這裡盡受人欺負，我在旁邊看著都要急死了！

柳氏：(急)曉梅不許胡言！

曉梅：(更急)嬈嬈可知道！姑爺他三番兩次要我們小姐不說！還帶著小姐跟著歌女玩耍！現在人說是去了京城，都不見回來，小姐寫了書信也沒半點消息！真不知道在耍什麼花樣！

柳氏：曉梅，不要沒大沒小，這些事有什麼可說嘴的！一旁站去。

(曉梅欲再說幾句，被乳娘阻止)

乳娘：如此說來(思量)……不知小姐願不願意聽我一言？

柳氏：嬈嬈但說無妨。

乳娘：嬈嬈雖然不知姑爺爲人如何，但總有聽過別人家的事情，小姐不妨想想，姑爺這麼久都不見歸來，說不定是……

柳氏：說不定是……？

乳娘：這樣說興許冒犯小姐，還請您不要見怪！（看小姐臉色）說不定姑爺或許在外頭認識了別的人，有了納妾之心！

曉梅：（驚呼）納妾之心！

（廂房區燈暗，乳娘下，品任、介文上。江南他城區燈亮）

品任：怎麼說起納妾來了？

介文：是啊！兄弟，說真的，這幾日見你玩也玩不盡興，彷彿有事攔在心上，我這便想，見你平常與我府上丫頭秀英談話還頗爲投機，不如贈你爲妾，平時在家跟著你說說笑笑，你道如何啊！

品任：呵呵，蘇兄多慮了！我何來煩憂？

介文：你我相識多年，兄弟我不會看不出來。你爲怕妻嚴命相逼，要你競試科舉，所以出言欺騙，遠行在外，只是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品任：兄弟相知多年，我也不必相瞞。只是這與納妾之事何干？

介文：平時見你與秀英頗爲投緣，爲兄我就給你出個主意：這家總是要回的，尊夫人整日叨叨念念，雖然不中聽，但也要面對，只是若家裡多了個體己之人，說說體己的話，你也不會如此煩悶，日子也會過得舒坦些。

品任：呵呵，多謝蘇兄，只是……現下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燈暗）

（介文、品任下）

## 第八場 書招

出場人物：柳氏、曉梅、蒼頭、品任

(燈亮)

(陳府)

(蒼頭上)

柳氏：(唱) 眼見方是實，傳聞未必真。若信傳聞語，枉為世間人。

曉梅：姑爺他正辛苦趕考！是哪個亂放謠言？

蒼頭：姑奶奶，不是我亂放謠言！是千真萬確！

曉梅：哪裡千真萬確？還不快快把話講清楚些！

蒼頭：唉唷！小的我沒這個膽哩！前些日子我遇見我同鄉，他告訴我，少爺可沒去京城哩！

曉梅：沒去京城？那是在哪？

蒼頭：少爺他，他與蘇介文，還有一票歌女在隔壁縣城哩！

曉梅：他？蘇公子？還有歌女？

蒼頭：是啊是啊！我那同鄉說，這群人像是出遊，可快活著呢！小的聽了，實在不安，特來告知夫人。

柳氏：呀！——

(唱) 那日他言京城遊，今日才知是胡謔。

曉梅：這實在過份了，我們小姐哪裡對不起他？

柳氏：(唱) 萬般滋味難忍受，千百猜疑湧心頭。

(白) 難不成真如乳娘所說，夫君他已有二心？得想個法子要他回來跟我說清楚！(轉蒼頭) 好大哥，可否幫奴家一個忙？(亮出錢給蒼頭)

蒼頭：(見錢眼開) 少夫人交辦的事，小的一定做到！

柳氏：(揮毫)(唱) 誑騙欺瞞心眼黑，莫怪我還治其道寫書催，

假納妾之名把質對，好辨個誰是誰非。

柳氏：好大哥，請您找到夫君，親手把這封信交付於他，月娥一定重重有賞！

蒼頭：唉唷！重重有賞(看到錢跟首飾)……是的，小的馬上去辦！(拿信下)

(陳品任、蒼頭上)

品任：(白) 唉呀！大事不妙！

(唱) 字句筆跡知是誰，鏗鏘有聲皆怨懟，  
趕早怕她挾事追，拖延又怕成誤會。

蒼頭：嘿！少爺來哩！

柳氏：聞言心又涼一截，難不成他真是爲了納妾速速把家回。

(品任進，曉梅、蒼頭下。)

品任：(看到柳氏嚇了一大跳，顯出很害怕的樣子) 夫人。

柳氏：夫君，這些日子不見，聽說你沒去京城？

品任：夫人誤會了，京城是去了，只是沒找著恩師。

柳氏：既然沒找著人，怎麼不見你回來。

品任：呃，只想順道欣賞這一路景致。

柳氏：夫君真是好興致！那又爲何接了家書趕緊回來了呢？

品任：因爲夫人……想知道夫人怎會有如此想法。

柳氏：看你果真是爲了納妾回來！正合你意。

品任：無有的事啊！我想……

柳氏：你想夫人真是寬容大量，體恤你意！

品任：啊！（急）娘子——我對秀英無有此意啊！

柳氏：(大聲，原來如此) 秀英是誰？

品任：啊！這……

柳氏：秀英是誰？

品任：啊……是介文家裡一女傭。

柳氏：(唱) 聞言、舊恨新愁俱上眉間，一霎時、百般糾結悶難遣，  
難道？過去恩情全不顧！果真？你心懷新歡忘舊顏！

(白) 好！好！好！你愛選誰當妾就選誰去吧！

品任：〔急〕啊！夫人真是誤會了，秀英聰明伶俐，只是難得聊得上幾句的姑娘！



可我確確實實無納妾之心，夫人消消氣吧。

（柳氏冷漠無動於衷，品任苦思辦法。）

品任：這樣吧，夫人我答應你，從今後再也不欺騙你出遊尋樂，你道如何？

（柳氏冷漠無動於衷。）

品任：啊！夫人！（看見繩子）喏，夫人！你看這有條繩子，我陳品任為明心志，以繩為證，從此不出房門半步！（偷看柳氏表情）

（柳氏依舊無動於衷。）

品任：夫人！你瞧瞧，我真要繫了！（等待柳氏阻止）從此不出房門半步！

（柳氏無動於衷）

品任：喏，真繫了！夫人！扯不斷的！

（柳氏看了品任一眼，下場）

品任：（急）夫人！夫人！別走哇！（看著繩子）唷！慘了！真繫著了！出不去了！

（燈暗）

## 第九場 變羊

出場人物：陳品任、蒼頭、蘇介文、柳氏、曉梅、巫師

(燈亮)

(其他儘量空台，舞台一處為陳府廂房，僅品任一人，蒼頭上，給品任飯菜)

品任：這下好了，當初只是想逗她開心，怎知道她又把我的話當真了。這些天，也沒來看我一眼，想是真的生氣了！〔看繩子〕唉唷喂呀，嗚呼哀哉，現下我是作繭自縛，動彈不得哩！我得想個聰明的法子解開才行。對了，叫介文快快相救！

(蒼頭欲下，品任見之)

品任：唉呀！大哥請轉！大哥請轉！

(蒼頭回頭)

蒼頭：嘿！小的來了！少爺有何吩咐？小的萬死不辭！

品任：好大哥啊！想勞你去請蘇府的介文公子來我家一趟。

蒼頭：呃……少爺這不是在為難小的嘛！

品任：我知道你的難處，但這事只要不讓夫人知道，一切不都沒事了？你放心，這事絕對不會牽連到你身上。喏，我身上有些銀兩，感謝大哥大恩，這些零頭給大哥花花去。(給蒼頭錢)

蒼頭：好的，曉得了咧。(邊數錢邊下。)

品任：(對觀眾)這下夫人準把氣消。

(幕後曲：冤家搶把鋒頭占，莫非前生苦糾纏

正是、人間自古情難圓，茲茲念念待嬋娟。)

(蘇介文上，解開陳品任的繩子，兩人相談一陣，兩人下。)

(柳氏、曉梅上)

柳氏：這些天，他也該反省反省了。他若有悔意，我也就不再為難於他。

（曉梅東張西望）

柳氏：曉梅啊！在瞧些什麼？

曉梅：小姐你看，我說這蒼頭好古怪，有事沒事牽著廂房的羊是做甚？

柳氏：不理他，本來就長得怪裡怪氣的。

曉梅：小姐，你說姑爺他……他真的想納妾嗎？

柳氏：（猶豫，但又想強裝鎮定）但願不會。

（蘇介文上）

介文：啊！柳夫人。

柳氏：（冷淡）蘇公子今天怎麼上我家來了。

介文：喲，聽起來柳夫人不怎麼歡迎我，今日來是想給您賠個罪，向您解釋解釋。

柳氏：解釋是不必了，只是蘇公子，品任他心性不定，我很好奇你這個做兄長的怎麼不開導開導他？

介文：（乾笑）呵呵，柳夫人您言重了！喔！今日來怎麼不見品任？

柳氏：夫君在廂房裡讀書！蘇公子還是不要打擾他的好。

介文：是嗎？（東張西望）

（蒼頭急上）

蒼頭：不好了，不好了！少夫人大事不好了。

曉梅：發生了什麼事？這樣急急忙忙地！

蒼頭：少爺出事了！你們快跟我來！

（眾人繞圓場，代表進入廂房。）

(巫師上)

巫師：竟有這等事？到底經過如何？快些跟貧道講講？

蒼頭：方才我端飯菜給少爺，卻聽見少爺忽然像發了瘋似的大聲喊叫，我趕緊一看！

少爺像是被鬼附了身。口中喃喃自語聽不清楚說了什麼！

巫師：你可曾看見什麼？

蒼頭：接著就看見一股白煙，好不嚇人！我看哪！像是一隻鬼怪在給少爺施法術。

巫師：可曾聽見什麼？

蒼頭：彷彿聽見了一個聲音，這樣說著：不孝子孫、積惡多端，罰你化爲畜生！

巫師：大事不好！待我看來！唉啊！這廂房內真有一頭羊。

柳氏：(跟著探頭，嚇)這便如何是好？(轉頭向巫師，急)巫師，你可要幫幫我呀！

巫師：(口念咒語，施法術)陳家列祖列宗說了這不肖子孫敗壞門庭，除非尊夫人原諒他，否則公子永世不復爲人形。

柳氏：(驚嚇)不復人形！

(曉梅攙扶，亦探頭看之)

曉梅：(小聲)小姐小姐！這事情奇怪的很，房內這羊會是姑爺麼？方才蒼頭就是牽著這頭羊在家裡走動的！

柳氏：此話當真？

(曉梅點頭)

柳氏：(白)呀！

(唱)丫頭一言驚覺醒，思前想後把神定。

夫君他、並非鬼神差使命，而是設謀變羊徑。

逼得我、臨危不亂查動靜，佯裝中計權且行。

(白)這三五子居然聯合匡騙，好可笑也。(頓)待我試他一試！(頓，假哭)

唉呀！夫君啊！怎生如此？爲還你復形，我柳月娥在所不惜！

蒼頭：（背柳氏）唉唷！當真中計了？

巫師：這事簡單，看夫人您真心誠意，待我略施法術，上達天聽！（施法術，眾人繞圓場，假裝有奇異氛圍）鬼神洋洋。昭格四方。赦過宥罪。頃刻亡羊。四方神聖，急急如律令，妖怪退散！妖怪退散！

（品任上）

品任：（笑嘻嘻）夫人！

介文、蒼頭、巫師：太好了！夫人您看，兄弟／少爺回來了！

（柳氏看著他們一千人不說話，介文等一千共犯發現情況不太對。）

品任：（試探性的詢問，笑）夫人？

柳氏：……很好玩嗎？

品任：（錯愕）什麼？

柳氏：這樣耍著人玩很好玩嗎？

品任：（急著解釋）夫人，這不是耍你，……是想讓你消消氣。

柳氏：你想這樣我會消氣嗎？

品任：（詞窮）只是……只是想……那樣。

柳氏：呀！

（唱）憶他、一聲聲嘻笑怒罵，見他、一句句舌祭蓮花，

都以為、意誠終不成空話，卻如今、清楚明白不過他！

（白）〔轉身，把氣出在蘇介文身上〕哼，好你一個蘇介文，全無讀書人風

範，勾搭下人，演得什麼戲！

品任：月娥！這不關蘇兄的事！

柳氏：（白）正是與他相干！

（唱）羨你才高逸秀，可惜你不過終日應酬！

(白) 難道所謂才子都是你這等榜樣？

(唱) 蠶食骨肉、以女色相誘，我豈能善罷甘休？

(白) 陳家府上可不需要蘇府的丫鬟伺候！

(唱) 念你家學泰斗，可你三番兩次、兩次三番叫唆胡謔，  
可羞不羞？可羞不羞？

品任：(怒) 啊！柳氏！我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處處忍讓，而你不要得寸進尺！

品任：(唱) 真道是怒女羅刹在眼前，蠻不講理情何堪？

管不得滿屋滿廳滿堂人來看，

好似我百錯千錯萬錯罪過般。

五內翻轉、絞緊牙關，叫你字字句句因果還。

(白) 你們快把休書取來！這封休書寫下去，你我夫妻再無瓜葛！

柳氏：啊！好個負心漢！寫休書也要有原因，七出之罪，你說我犯了哪條？

(品任因柳氏氣勢，接不上話)

柳氏：(厲聲) 你寫休書吧！

(戾聲音樂起，品任高舉著筆，卻怎麼也寫不下去。)

品任：罷了！

(燈暗，詭譎婚禮音樂大作)

(品任與其他人下，只剩柳氏)

## 第十場 了夢

出場人物：柳氏、品任

(陳府，場面希望與第二場極為相似。場面是雙關，一是現實中的納妾，二是柳氏

的夢境，夢見自己回到了新婚初夜。)

(柳氏在場上，燈漸亮，但不要太亮，是昏暗的。)

柳氏：(唱) 成雙繾綣惹金鈎，雨打銅壺聲聲漏。

誰知已到黃昏後？(拿出錦帕反覆觀看)

(白)(無奈微笑) 誰知已到黃昏後？人嘗言：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如今你決意納妾，另謀他歡，那我們又該是怎麼樣的緣分？

(唱) 倘若不是三生石上緣，又何必姻緣兩線牽？

何必真誠對我言？何必叫我把心遺？

(白)(中斷唱，無奈的笑) 如今多說……也是無意義。

(音樂未停，柳氏慢慢停下腳步，坐在椅子上。)

柳氏：現下，真的只剩我一人了。(環視) 深夜獨醒更孤獨，不如因循困乏，且自隱幾而眠。

(柳氏睡去)

(外邊敲門聲。柳氏驚醒)

柳氏：哪個不知趣的丫頭，夜深擾人清眠？

(外邊敲門聲。)

柳氏：曉梅嗎？

(外邊敲門聲。)

柳氏：誰啊？也應個聲吧！

（柳氏上前，外邊敲門聲持續。）

（陳品任笑嘻嘻上。）

品任：（對內喊）品任少陪了，品任少陪了……哈哈哈。

柳氏：夫君？

品任：（笑嘻嘻）夫人！

柳氏：夫君？

品任：夫人動作挺快，點翠首飾這回兒全卸了。

柳氏：夫君在此做甚？

品任：（笑嘻嘻）夫人！我不在這，我該在何處？

柳氏：（冷淡）自然是你那愛妾房裡。

品任：（笑）夫人生氣了！（正色）那夫人也別逗著我玩了，咱倆今日才拜的堂、成的親。好你個新娘子，怎麼一個勁兒的把新郎往外推！

柳氏：（疑）什麼？別開玩笑，今日是你納妾之日。

品任：夫人也太不識趣，尙未娶妻，何來有妾？

柳氏：（疑）你說……你說……今日是我倆大婚之日？

品任：是啊！

柳氏：大婚？大婚！

品任：是啊，你我今日可是第一次相見哩！

柳氏：不不不，我記得很清楚，大婚之時你和蘇介文在宴上暢飲很是快活！

品任：喔？夫人很是知道我的啊！不過……介文兄弟早早返家，說不當我大喜之日的罪人！

柳氏：你到底在說什麼呢！（尋思，恍然大悟）難不成……我犯起幻覺來了？難不成，這不是真的？該不會是自己在作夢？如此說來……我倒是回到以前了？我在自己的夢裡？是了！我在自己的夢裡！

品任：夫人都在說些什麼呢？（笑）我一句也聽不明白。啊，夫人，人都說「十年修得同船渡」，想是我們緣分百年，已相識許久。

柳氏：（苦笑）你尙不知，因為這份緣分往後我倆可吵上幾回呢！



品任：呵呵，有什麼可吵？

柳氏：（忽感釋懷，笑）這些空話等於白說，你興許不知那未來的事。

品任：喏，夫人很是悲觀！大喜的日子盡說些不吉利的話！

柳氏：你怎知我是怎樣的人？你一點也不明白。

品任：夫人小看我哩！

柳氏：（苦笑）

（唱）見懵懂人兒虛相應，好夢由來終需醒

（白）曾經這樣想，如果在大喜之日你真的解了我那三道難題，我們興許不會演變成這樣……不過，（嘆）究竟是人各有情，不便相強。只是這樣便如何？若那樣又如何？終究是……（看品任）人各有情，不便相強。

（唱）滿腹真言嚥了去，怕是萬縷衷情無依憑。

（品任微笑著。隨柳氏唱慢慢下場。）

柳氏：（唱）昨日光影，聯袂相映；層層疊疊，疊疊層層。

輕衫涕淚，好自獨醒；憑伊數語，不忍諦聽……

（閉眼，音樂間奏）

（三更鑼鼓響）

（睜眼，環顧四周，現在才回到了現實。）

（白）到底是夢，夢醒以後，人也還是走了。

（品任上，身著剛才的新郎禮服，但略簡略，要跟方才做區隔。）

（品任不知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柳氏見了品任，趕緊拭乾淚。）

品任：夫人……怎麼了。

柳氏：無事，無事。

品任：我因為夜裡趕急，卻聽見了哭聲，順道來看看你來了？

（柳氏點頭，兩人沉默）

柳氏：方才……我做了個夢！

品任：做了惡夢了？可是些妖魔鬼怪？

柳氏：（頓，苦笑）說也真奇，奴家夢見咱們……（頓）罷了，如去了地府一般折騰。

品任：地府？夫人好端端地何以受罰？

柳氏：倒不是什麼皮肉之痛，只是覺得，既然醒來如此，又何必走這麼一遭。

品任：這……到底什麼事，夫人能否說給我聽聽！

柳氏：〔笑〕你不會明白的。（頓）若真是刀山油鍋還都是皮肉痛楚，怎比得了人間種種，那些個無人聞問的心底事，那才折煞人也。

品任：夫人的想法挺有意思。我看人間自在，快意瀟灑，怎麼能跟地府作差擬呢！

柳氏：（笑）若我能像夫君這樣，就不會有這些心思了。

品任：（笑）夫人啊，你這樣也好，我喜歡跟夫人這樣說話。你瞧，此時情景，倒讓我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一樣！

柳氏：喔？

品任：（笑，像發現什麼）喏，你看，現在跟那時不也一樣麼！我穿著一身新郎服，而你卻早就把鳳冠卸掉了。說來好笑，婚禮當天我全無半點印象，隔天第一次見你，卻是清清楚楚。

柳氏：（不敢相信）清清楚楚？

品任：清清楚楚。

柳氏：是啊！此刻，我倒也清楚了。

（唱）因緣起滅盡虛無，勘破紅塵歸敝廬，

冷暖世情人未喻，落得箇醉模糊，

模糊人兒最模糊，一半兒昏迷，一半而苦。

品任：（疑惑轉笑）夫人這番話頗有智慧，我這一時半刻琢磨不著！

柳氏：終究是人各有情，何須相強。

品任：什麼？

柳氏：（笑）無有什麼。晚了，夫君也好歇息吧。

（品任疑惑著，不時回頭，慢慢下場。）

（柳氏坐在床榻上）

（燈漸暗，幕後曲進）

（幕後曲：獨占枝頭顯明媚，猶記當時百花魁。

曾願攜手鸞鳳配，誰料、獨待幽閨淚眼垂。

情性不同頗相累，愈付心血愈難追。

難道人情總離悖，原來只是曉風吹。

難道人情總離悖，原來只是曉風吹。）





## 人物關係表

### 主要角色

閻君	閻羅王，斷人是非，以明果報。
判官	冥府書記
孫華	員外，經商，孫府大家長
楊月真	孫華妻，以下稱楊氏
孫榮	孫華嫡親兄弟，讀書人
柳龍卿	孫華結義兄弟，無業
胡子傳	孫華結義兄弟，無業

### 其他角色

吳忠	孫府家僕
郝姬婆	孫家鄰居，黃狗主人
管賢世	孫家鄰居
店小二	酒店小二兼賣玉器的商人
丫鬟	伺候楊氏的丫鬟



# 《殺狗記》

## 第一場

人物：閻羅王、判官、副末。

(陰曹地府)

(閻王、判官上)

閻君：(唱)【新編】善來此地心無愧；惡過吾門魂已飛。

但得回頭便是岸；何須到此悟前非。

(白)吾乃陰間主事者，閻王是也。最近太平盛世、善惡有報，日子也益發無聊。

判官：喔，大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閻君：咦！

判官：喔，大人真是清官斷案。

閻君：(滿意)嗯。不是我在吹噓，當了千年的官，這什麼人事沒見過，那凡世的一點小心思，我全都看在眼里，是非善惡可是清楚的很。

判官：閻君盛名！這凡世間可沒有人不怕您啊！那些因果輪迴，報應其所，大家都熟知這些遊戲規則哩！

閻君：是啊，日子益發無聊起來。

判官：日子益發……大人！事情沒那麼簡單！

閻君：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判官：哎呀！大人恕罪！大人恕罪！只是……只是小的最近聽到一些耳語。

閻君：什麼耳語？那些吱吱喳喳講小話的人我通通抓起來剝掉舌頭！

判官：唉唷！我的大人！有冤情啊！

閻君：什麼！

判官：有冤情啊！

閻君：確確實實地有冤情？

判官：確確實實地有哇！

閻君：爲何不早說？

判官：看你無聊才說！

閻君：小賊崽子！還不快快宣相干人等上來說明案情。

判官：喔唷！是是是！宣副末。

（副末上）

副末：（唱）【滿江紅】鐵硯毛錐，幾年向文場馳逐。任雕龍手段，俯頭屈足。

閻君：行了行了！唱得比我還多，你是哪個啊？

副末：我乃副末是也。

閻君：這等小角色還這麼多話，還不快快說明案情。

副末：孫華家富貴，結義龍卿、子傳兩喬人。此二人誑語讒言，從中搬鬪。孫華中計將其弟孫榮趕逐。孫華妻諫之反生嗔……

閻君：行了行了！好你一個老掉牙的東西，我看這個故事很一般啊！

副末：哼，我幾百年來都是這樣演地。

閻君：判官。

判官：小的在。

閻君：這樁案子無有什麼稀奇，好壞清楚地很。龍卿、子傳兩喬人，污陷孫榮，欺詐孫華，最後陳冤得雪，你道哪裡還有什麼冤情？

判官：啊，大人，你看清楚些麼？

閻君：什麼東西？

判官：啊，明君，有冤情啊！

閻君：啊，仔細瞧來！

（副末下）

（轉場）

（幕後曲：【新編】是是非非地；冥冥曉曉天。

今日閻王殿，回首洗陳冤，  
要重見是非和惡善，要明斷宿債與前緣。）

## 第二場

出場人物：閻君、判官、楊氏、孫華、孫榮

（孫家大宅）

（幕後曲歇）

閻君：這是哪裡？

判官：孫府。

閻君：看下去！

（楊氏上）

（閻羅王、判官下）



楊氏：（唱）【杜韋娘】正笄年遣適豪門，已奉蘋繁，喜遂於飛願。

與才郎契合，願百歲同諧繾綣。

（白）奴家楊氏月真，昔憑媒妁，嫁與東京孫員外為妻。只是……婚後才知，原來家中還有一介讀書人，是夫君的嫡親兄弟，從小是夫君撫養成人。今經一十八歲，未曾婚匹。一應家事，俱是夫君與奴家打理，他只在學館攻書，見成安享。但總是骨肉血親，不好多說些什麼，也就罷了。唉！真是幾輩子的冤債啊！咦？那裡不是孫家兄弟？待我看來！

（楊氏下）

（孫榮上）

孫榮：（唱）【掛真兒】兄弟怡怡樂有餘，終日裏玩史攻書。



十載辛勤，一朝遭際，不負家傳豪貴。

（白）小生孫榮是也。在書房中看書。不知哥哥有何事呼喚，不免上堂廡見。

（孫華上，兩人見相揖介）

孫榮：哥哥呼喚小弟，有何分付？

孫華：喚你出來，非爲別事。近來我結識得兩個好友，意欲結義他們爲兄弟，不免與兄弟通知。

孫榮：且住，哥哥說他甚麼？那柳龍卿、胡子傳都是市井之徒，諂諛之輩，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人」，小家子心低志低，這輩諂諛之人，書上教導還得疏遠他才是，怎麼倒去親近他？

孫華：兄弟差矣！別的人信不過，他這兩個人，做哥的信得過。他心事你哥哥盡知，欲待要與他結交做兄弟。

孫榮：哥哥要結義他，自去結義，小弟決不敢從命。

（孫榮下）

孫華：哼！看這拗種，恁般執性！哪希罕這小畜生！且喚吳忠出來，分付他安排筵席便了。吳忠那裏？吳忠那裏？

（楊氏上）

（孫華下）

楊氏：哎呀！這都是些什麼事啊！方才一個兄弟不算數，現下倒要多加兩個！

（一陣狗叫，楊氏搖搖頭，彷彿龍卿、子傳經過。）

楊氏：呀！這兩個不知好歹的東西！唉！想員外每日與那柳龍卿、胡子傳打伴，朝

歡暮樂、醉酒狂歌，花錢如流水。那兩人，分明是市井之徒、詔諛之輩。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怕他們只是眼紅家裡財富，才與我夫君稱兄道弟！哎呀呀！當初嫁來孫家，為的就是能過上些舒服日子。虧我平日勤儉持家、事事未雨綢繆，怎讓這兩人得寸進尺！啊——

（唱）【新編】一邊是窮儒屈膝十幾年，一邊是喬人貪戀孫府錢，  
非折騰夫家落貧賤？叫我左右不是華髮添，

（白）何以算盤打到我家也？

（唱）【新編】怨一聲天地不憐，待我尋思、如何把家裡打理妥貼。

（燈暗）

（楊氏下）



出場人物：吳忠、柳龍卿、胡子傳、孫華

（孫家大宅前街道）

（吳忠上）

吳忠：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蒙員外分付我去家園裏擺酒。酒席完備了，不免去請二位解元。有人在此麼？

龍卿：（內應）你是那個？

吳忠：我是孫大員外家吳忠。

龍卿：（內應）到此怎麼。

吳忠：特來請喫酒。

（柳龍卿上）

龍卿：來了！若說喫酒，我衝第一。

吳忠：若不說喫酒呢。

龍卿：打死也不出來。

吳忠：另一位胡子傳麼？

（胡子傳上）

子傳：來哩。請教什麼人請酒？

吳忠：請客。什麼請酒？

子傳：沒有酒，怎麼請？

吳忠：還是請客。

子傳：哎呀呀，請客好歡喜！（見淨介）呀。龍卿哥也在此。

龍卿：好說好說。

（三人走進孫家大宅，站定桌前）

吳忠：二位只消在此等候。我去請員外來便了，這酒席不要先動。

兩人：我二人替你看好在此。

吳忠：有勞。

（吳忠下）

龍卿：兄弟，倒被他說着了。

子傳：怎麼說着了。

龍卿：我今早出來還不曾喫飯，腹中甚是饑餓，莫若我們先偷些酒喫如何？

子傳：小弟也用得着在此。只怕大哥來。見了不好意思。

龍卿：這個何難？都推在吳忠身上便了！

子傳：有人來怎麼處？

龍卿：如今一個看人、一個喫酒，如有人來，咳嗽為記。

子傳：那個先去看人？

龍卿：你先去看人、我喫酒。我喫完了替你來。(喫介)告飲了。

子傳：偷酒喫還有這麼多禮數。

龍卿：自古道禮不可缺。(又喫介)

子傳：他只管喫了去，竟不換我去喫，不免哄他一哄。(咳嗽介)

龍卿：(驚)兄弟，有什麼人來！

子傳：沒有。

龍卿：你爲何咳嗽起來。

子傳：若不咳嗽，連桌子都喫了下去了！如今你去看人。(喫介渾科)

(孫華、吳忠上)

孫華：(唱)【解連環】酬酢歡娛，拚今朝共伊沈醉，同攜手步月歸去。

逢知己，賽過關張管鮑的，切莫學割袍斷義。

(白)我的好兄弟！

兩人：員外！

孫華：欸，員外、員外，如此見外！我的好兄弟，沒看見這一桌筵席麼？(轉頭看發現已空空如也)咦？何以如此？誰人偷吃？

兩人：是吳忠！

(一陣狗叫)

子傳：吼唷！嚇我一跳！

龍卿：哪裡來的狗，聽得懂人話！

孫華：可恨的老東西！

龍卿：我的好員外，這吳忠貪吃，來日懲處也不遲，只是今日之酒，爲何而設？

孫華：兄弟！方才不是說了不必見外，喏，這是結義酒。

兩人：結義酒？

孫華：呵！是啊，咱門三人在此結義，生生世世爲兄弟！

龍卿：喔？我每三人做個賽關張。

孫華：何爲賽關張？

龍卿：當初劉關張弟兄三人，在桃園中結義，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我們今日弟兄三人，在此結義，可不是賽關張？

子傳：哥哥，自今日爲始，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兩個擔當，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大哥若是打殺了人，也是我每弟兄兩個替你償命！

孫華：難得二位賢弟如此真心相待，今後如若宅上欠缺，都算在愚兄身上。

三人：(唱)【解連環】兄飲一杯，但從今放開憂慮，兄有事弟當前去。

一飲莫辭醉，今朝拚醉歸。酒淹衫袖濕，花壓帽檐低。

(燈暗)



出場人物：柳龍卿、胡子傳、孫華、吳忠、孫榮

(燈亮)

(孫家宅院前)

(賸龍卿、子傳在場上)

龍卿：常言道，人無遠慮……

子傳：必有近憂。

龍卿：是則是三人同結義，

子傳：怕只怕半途而廢。

龍卿：說得是，作個道理，早尋個長久計。

子傳：此話怎講？

龍卿：我且問你，昨日結義幾人？

子傳：是三人。

龍卿：錯！少了一人！

子傳：孫大哥、你、我，再有何人？

龍卿：你猜一猜。

子傳：家裏人？外頭人？

龍卿：家裏人。

子傳：家裏人……嘎！結義之時，只有吳忠在那裏，敢是吳忠那個老頭子，哎呀呀！

他這樣的歲數，我們豈不是要喊他一聲大哥！

龍卿：大哥你的大頭鬼！大哥只有孫員外，孫大哥，別無分號！

子傳：敢是孫大嫂？

龍卿：他是個女的！怎麼跟我們稱兄道弟！

子傳：敢是迎春？

龍卿：迎春是誰？我還春香哩！哪裡來這麼多人名！不要亂猜！

子傳：這等猜不著。

龍卿：就是在書房中，終日「子曰、子曰」的。

子傳：可是孫二？

龍卿：著！著！

子傳：我冰雪聰明，跟你打賞！

龍卿：還要打賞？這是何等嚴重的事！孫二！孫二！

子傳：前日孫大哥說不要睬他，慮他怎麼？

龍卿：他們畢竟是親兄弟啊！所謂親疏有別。倘或哪天他兩兄弟和順了，到時我們想攀著孫大哥、甚至見上一面，怕也是難了。

子傳：吼唷唷！這可是天大的大事哩！我們得趕緊尋出一條計策，保我倆衣食長久。

龍卿：有理。只是沒有好計策……

子傳：兄弟倒有一條計在此。

龍卿：說來聽聽！

子傳：到鐵鋪裏去打一把快刀，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時候，把孫二一刀殺了。

這計如何？

龍卿：（搖頭）唉！人物平常，計策也如此。

子傳：此話怎講？

龍卿：京城裏，這幾家鐵鋪都是認得你我的。倘或查出來，是柳龍卿、胡子傳殺的，那時我和你爲首爲從，都問成死罪，可不兩個人嘗他一命？不好。

子傳：這等怎麼處？

龍卿：我有一計！

子傳：說來聽聽！

龍卿：我和你今日到他家，只說謝酒，昨夜回去，打從小巷裏走，只見令弟頭戴儒巾，身穿藍衫，腳穿皂靴，與一個挑船郎中說話，手裏拿了一包銀子，說：「我家耗鼠太多，要贖些蜈蚣百腳、斷腸草、烏蛇頭、黑蛇尾、陳年幹狗屎、糖霜蜜餞楊梅乾。」

子傳：阿哥，怎麼會有糖霜蜜餞楊梅乾在裏頭？

龍卿：有了許多毒藥，放些甜的在裏頭過藥。

子傳：也是。

龍卿：他一看見我們兩個，整個人從腳跟上紅起，直紅到頭髮上去，轉身便走。走了一個彎，兩個彎，三三九個彎，在無人之所，雙手拿了藥，對天跪下，說道：「天地天地，我孫榮被哥哥孫華、嫂嫂楊月真、侍妾迎春，強佔家私。如今贖這藥回去，酒裏不下飯裏下，飯裏不下茶裏下，一藥藥死了哥哥，這家私都是我的。」我們恐大哥遭毒手，特來報知。

子傳：（驚恐）阿哥，這是你幾時見的？

龍卿：啐！說了半日，對木頭說了去。剛剛那都是謊話。

子傳：謊話？這得像得緊！倘或大哥不信，怎麼處？

龍卿：孫大哥是極慈心，我和你須要假哭。

子傳：我沒有眼淚出，怎麼好？

龍卿：（打子傳）不哭也得哭，要不然以後整日哭！我和你演一演。（演介）這樣便像了，行行去去。

子傳：去去行行。此間已是孫家府第。大哥在家麼？（哭介）

（一陣狗叫）

龍卿：（往內的狗叫）別家的畜牲休要胡鬧，（對子傳）且待他出來了再哭。

（孫華上）

（子傳、龍卿開始哭）

孫華：（唱）【桃李爭春】驀忽聞知，兩個心友臨門，不覺心中歡喜。

（白）咦？二位兄弟每日見著做哥哥的歡天喜地，今日為何這般愁煩？

兩人：我們兩個今日見了哥哥，明日就不知能不能見得大哥了。

孫華：二位兄弟何出此言？敢是大兄弟家中少米麼？

龍卿：多蒙哥哥送一擔米來，吃了九斗九升半，還剩半升在那裏，不少。

孫華：敢是小兄弟家裏欠柴？

子傳：多承大哥前日送一千個稻草與小弟，燒了九百九十九個，還有一個做枕頭，不欠。

孫華：敢是大兄弟有人欺負你來？

龍卿：自從與哥哥結義之後，扒灰挑糞的都叫我是二官人，誰敢欺負我！

孫華：敢是有人欺負小兄弟麼？

子傳：如今哪個不曉我與大哥做了朋友，好不奉承我，就是半夜回去，他每還要打掃一條潔淨街道與我走，誰敢欺負我！

孫華：自結義之後，隨你天大事，尙要與你分憂，今日就是這等支吾我！今後你二人不要上我的門了。（欲下）

（龍卿、子傳拉孫華）

兩人：大哥轉來！大哥轉來！

龍卿：兄弟，大哥真惱了，我便說了罷。

子傳：不要說！就說來大哥也不信的。

孫華：說那裏話！兄弟之言，豈有不信之理！



兩人：但這事不是我們兩個的事，是發生在大哥身上的事！

孫華：怎麼倒是我身上的事？說來聽聽！

（鑼鼓，代表說著剛剛的謊話）

孫華：豈有此理！我兄弟是讀書之人，那有此話！

子傳：我就說大哥不會信我們的。

龍卿：大哥仁慈，但您的兄弟可不是這樣的人啊！（從衣袖掏出老鼠藥）本不想這樣對待兄長，但這幾包東西的的確確在府上撿到啊！

孫華：什麼！拿與我看來！

（龍卿將老鼠藥給孫華）

子傳：（背介）好你的奸詐小人，這點事居然設想周到！

龍卿：（背介，拱手）好說好說！

（面孫）兄弟爲了些點家私鬪牆，這時有所聞。大哥若是不信，我們也不好  
多說什麼。只是我只望大哥不莫待大禍臨頭，這樣一切也來不及了！

子傳：大哥，你如今信也不信？

孫華：哼！真是家門不幸！待我喚他出來，當面對質！我倒要看看他要怎麼解釋！

兩人：（急）大哥又來了！

龍卿：你待她不薄，尚然要贖毒藥害你，你若這樣當面揭穿，難不保他惱羞成怒、  
懷恨在心，你這條性命可不是斷送在他手裏？

孫華：哼！罪證確鑿！那這等我寫狀子去，當官告他！

兩人：那個做證見麼？

孫華：就是你們二位。

龍卿：（驚，背介）兄弟，孫大哥要告，我和你做證見。明日到官。三拷六問，問  
出真情，我和你都是假的，孫二公然無事，可不是這頭官司打  
在我每身上來了？

子傳：（背介）這等怎麼處？還是勸他不要告。

龍卿：（面孫）大哥啊！家家戶戶誰沒有老鼠藥？他可是容易推託啊！甚至反要污陷我跟子傳在這裡挑撥離間！縱然到府縣告了，官府信我二人之詞，把他監禁起來。可這街頭巷尾都知道孫家出了不肖子弟，這樣您員外的顏面何在呢？會成爲市坊鄰居的笑話啊！

孫華：（感動）我的好兄弟！真是爲我著想！（拍）那兄弟你看，告官不行，這等怎麼處？

龍卿：國法不行，便有家規啊！

子傳：等會兒大哥喚他出來，不要提起贖藥事情。

孫華：爲何不要提起？

龍卿：大哥還不明白！咱們現下不要打草驚蛇。你如今別尋一事，追究他一頓，給他些盤纏、生活小費，讓他另覓他處。只要不要同在一個屋簷下，讓他近水樓臺奸計得逞，諒他隻身在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這便是除卻禍根了。

孫華：這也有理。兄弟妙計！快快，吳忠那裏？吳忠那裏？

（吳忠上）

吳忠：員外有何分付？

孫華：我家那個讀書的在何處？

吳忠：嘎！小官人，在書房中。

孫華：與我叫他出來！

吳忠：嘎！小官人，員外有請。

（孫榮上）

孫榮：（唱）【五供養】今生有幸，喜一身生長豪門。

家傳朱紫貴，世簪纓。

詩書盡覽，時未至龍門難進。

一日裏遇風云，那時衣紫作公卿。

（白）我哥哥近日與柳龍卿、胡子傳結義，終日醉酒狂歌，把我如同陌路，  
不知後來可有和順的日子麼？吳忠，不知哥哥喚我怎麼？

吳忠：不知員外怎生動氣？怒咩咩的坐在堂上。

孫榮：怎麼回事？

（孫榮上前，吳忠下）

（柳胡二人上前）

二人：喏喏喏，二官人！我問你，昨夜你與哥哥廝鬧來？

孫榮：不曾廝鬧。

二人：哥哥與你廝打來？

孫榮：也不曾廝打。

二人：你畢竟衝撞了他。

孫榮：常曰：「長兄如父」，頂撞是絕絕對對不敢地。

二人：這等爲何惱得你緊？

孫榮：爲何惱我？

二人：唉！我們兩個幫你解勸！問出個始末！我們先進去哩！（轉身）

孫榮：這脾氣真來地令人不知所措！

（兩人見孫華）

二人：來了。

孫華：他怎麼說？

子傳：他說道：「一父母所生的，要打與他同打，要罵與他對罵，不怕你。」

孫華：這等態度！喚他進來！

（兩人喚孫榮）

孫榮：哥哥找我何事？

孫華：（怒）哼！這等小輩！我家全賴祖宗勤勞，積贊致富。且如我占居長，合管顧家私，應當門戶、人情差撥事件。我辛苦求取利息，才可立見富足，免致坐食山崩。汝晝夜攻書，無有什麼貢獻，是何居心？

孫榮：哥哥何出此言？哥哥不聞：「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我終日攻書，也自有好處！

孫華：哼！果然別有居心！不念養育之情，竟敢挺撞我！本以為讀書人自有品格！此時看來真是令人作噁！

孫榮：哥哥何出此言？這樣說話？

孫華：哼！自今日為始，你也不是我的兄弟，我也不是你的哥哥。出去！我不許你再上門來！

孫榮：哥哥究竟為何如此生氣！倒要把事情說個分明啊！

柳胡二人：（搶話）哎呀呀！二官人，你便少說了些！趕緊出去便了！

孫華：你給我出去！

孫榮：哥哥可念父母之恩。

孫華：還不出去！

柳胡二人：我的二官人，你哥哥是盛怒之下，且權順他便好。

孫榮：（哭）吼唷唷！曾聞詩云：「煮豆燃豆其，豆在斧中泣！」

孫華：都已趕你出去，此時你還在這裡念的念什麼詩！呀！——

（唱）【惜奴嬌】安享榮華，豈不念祖宗覓利艱辛！

千重水面，虎口換出珠珍。

孫榮：（夾）你念同胞之義，手足之親。

孫華：（唱）你如今，海日攻書錯留心。

懶經求，不營運，待怎生？自今日不許再上我門庭！

（孫華背對孫榮，不理他）

孫榮：莫將我趕出門，兄弟這輩子也沒出過家門，望哥哥息怒，暫且回心。

子傳：唷！他原來是個宅男！

龍卿：我的二官人！別說了！別說了！越說越壞！你就先隨了他的意趕緊出去！讓我們倆好好勸勸，要是他回心轉意，那時立馬請你歸來，依然弟兄和順。

孫榮：要我離家！不如殺了我也！

（唱）【漿水令】受兄毒打也甘心，無辜趕逐，痛苦難禁。

歎一身錢無半文，無相識有誰是親？（刪減）

（白）哥哥如此待我，我我我……我這就離家去也。（往哥哥的方向）哥哥，待做兄弟的拜別。

孫華：哼！

（孫榮拜別，下）

子傳：哥哥，我們兩個不與你做朋友了。

孫華：怎麼說？

子傳：一個嫡親兄弟，就趕了出去，何況我們結義的！

孫華：嫡親兄弟倒要贖毒藥害我，若不是二位兄弟說知，險些兒被他害了性命。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了，怎說這話？

龍卿：有大哥一句話，我們上刀山下油鍋，死不足惜！

（一陣狗叫）

子傳：（驚）呀！隔壁的狗好兇狠耶！

孫華：哈哈！多謝兩位好兄弟，想今日作東，就請同行。

（幕後曲：【皂羅袍】賀喜得他出外，自今後不許再上門階。

結義兄弟稱心懷，同心同氣同歡快。

有茶有酒，朝往暮來。

無愁無慮，分憂替災，三人真個關張賽。)

(燈暗)

(三人下)

### 第五場

出場人物：閻君、判官、吳忠、郝姬婆、管賢世、孫華、柳龍卿、胡子傳

(燈亮)

(閻君、判官上)

判官：(指下場處) 這這這這這……

閻君：好一個狠心的兄長！好可惡的喬人！

判官：是啊！十年寒窗無人聞問，百無一用是書生，怕是活不過幾日了！

閻君：倒底也是嫡親兄弟，難道不怕眾人恥笑！

判官：喏喏喏！閒言閒語不就來了麼！

(吳忠、郝姬婆、管賢世上)

(閻君、判官下)

吳忠：唉！吳忠伏侍小官人，誰知到此，主僕離分。拜辭痛苦，搵不住珠淚盈楹。

姬婆：我說這什麼事啊？

賢世：你這個老頭子大白天地，不要垂頭喪氣！

吳忠：你們有所不知，我家小官人鎮日攻書，今日被東人急呼至，說著幾句，便百般打罵趕出去。

姬婆：真是好直恁的，不思量手足恩深，豈知同胞義！

賢世：也不想二官人讀書之人，我看只有敬長之心，那有害兄之意？

吳忠：是啊！是啊！

姬婆：咳！孫華，你好不思維，卻教親弟受孤恚。你住在高堂大廈，他卻在破瓦居；

你在家中快樂，他在窯內孤恹；你吃的是肥羊美酒，他吃的是淡飯黃蘗；你穿的是綾羅錦繡，他穿的是破服粗衣；你卻豐衣足食，他卻忍饑擔饑；你自不仁不義，他卻無倚無依。相交酒肉兄弟，不念同氣連枝。咳！只怕日久親疏自見，那時悔也應遲。

賢世：不過也還好今兒個發生了這天大的事，否則最近真愁沒個話題！

姬婆：反正說長道短，三姑六婆就是我們的本事！這下要這街頭巷尾都給評評理！

賢世：只要不是發生在我家的事，都是可以八卦的好事！

姬婆、賢世：哈哈哈哈哈……

（郝姬婆、管賢世下）

（孫華氣冲冲上）

孫華：哇！這群賤人！誰要你多說！真是好雞婆！真是管閒事！

吳忠：員外何以如此生氣！

孫華：不知道是哪個東西，把家裡的事一個勁兒的往外人說去！本想息事寧人，這下好了，那些不知本末的碎嘴，全把我當成壞人了！

吳忠：（心虛）吼唷唷！哪張嘴這麼不嚴實！家醜不可外揚啊！

孫華：啐！還用得著你說！

吳忠：員外放心！我一定查明到底是誰說出去的！

孫華：還不快去！快去！

（吳忠下）

（柳龍卿、胡子傳上）

龍卿：呼呼！這天氣瞬間變了啊！寒冷異常，唷！飄起雪來了！

子傳：我看長安多少賣酒人家，趁此時應該會抬高不少價錢。

孫華：二位兄弟，今日兄長我諸事不順，你們兄弟可要與我共飲一番！

子傳：大哥都開了口了，兄弟哪敢不從？

龍卿：前面新開一個酒館在那裏。咱們就走！

（三人走上前）

子傳：酒家有麼？

小二：（內應）有咧！客官請進！

（三人下）

（孫榮上）

孫榮：（唱）【胡搗練】吾命窘，自嗟呀，哥哥同甚念頭差？

趕出此身無依倚，使人今夜落誰家？

（白）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我那哥哥呵，聽信他人調，不思手足心兇暴，將我逐出門，誰人來依靠。

（郝姬婆上）

姬婆：從小命兒孤，長大沒丈夫。三十年來獨自宿，開個店兒清又楚。往來官員士大夫，誰不識郝大姑。唷！遠遠望見人來了，敢是投宿的？

孫榮：啊！婆婆，有多的房間嗎？

姬婆：呀！官人請坐。

孫榮：有坐。

姬婆：我這裏房子有三等：上等的一兩一月，中等的五錢一月，下等的三錢一月。你要那一等？

孫榮：我被哥哥趕出來，無處棲身，想借婆婆店中投宿。

姬婆：我這裏先要房錢的呢！

孫榮：這一時間不太方便，待我哥哥氣消，便可償還，但祈婆婆可憐我，來日當結草銜環，報伊恩義。



姬婆：(怒)老娘三日不發市，拿著一個便正本。什麼來頭！無半厘房錢給我，還想占住我一間房子。

孫榮：要不待小生寫書回去與嫂嫂說說，明日取些銀兩來還你。

姬婆：哼！行走江湖多年，什麼人沒見過，你這種窮酸書生最是可惡！喏喏喏，房錢休得遲延，不能吃吾腳手，否則請另尋高明！我這裡不送了！（撇袖）

(姬婆下)

孫榮：(唱)【鎖南枝】我身藍縷沒半文，饑寒兩字難過存。

又沒個所在安身，又沒個人憐憫。(刪減)

(白)好苦嘍！看這雪越下得大了。待轉歸家哀求嫂嫂，又恐遇見哥哥，這一頓打不小可。休去，如今只得沖風冒雪，入城中走一遭。

(孫榮下)

(燈暗)



出場人物：柳龍卿、胡子傳、孫華、店小二

(街邊酒肉攤，柳龍卿、胡子傳、孫華在場上)

龍卿、子傳：取酒來吃！

孫華：好酒哇！

(燈亮)

(三人吃酒，一會兒小二拉龍卿至一旁)

小二：這位財主是誰？

龍卿：是有名的孫大員外，穿好衣吃好酒的。

小二：酒不打緊，有一件寶物在此，二位若能說服得大員外兌了，當得奉謝。

龍卿：拿來我看，什麼東西？

小二：羊脂白玉環。

龍卿：果然好，多少價？

小二：要十錠鈔。

龍卿：不值，五錠罷了。

小二：我又不是鄉下人，難道撒半價不成？九錠鈔必定要的。

龍卿：你真個賣也不賣？

小二：小人怎麼不賣！

龍卿：若真個賣時，公道還你六錠鈔。

小二：還不夠哩。

龍卿：七錠罷，一分也多不得了。

小二：七錠鈔只夠本錢，卻沒有得相謝官人。

龍卿：我與你講過了，七錠以外，都是我的。不是我一個人要，還有那一位官人也是  
是要分紅的。

小二：從命了。

龍卿：我與你拽袖爲號，你只顧嫌少，我等一力攬掇加添便了。一面取酒來吃。

小二：好地！

（龍卿回去，小二到孫華面前）

小二：員外請酒，小人有件寶貝求售，可用得麼？

龍卿：財主員外，那一件用不著？且說什麼寶貝？

小二：是羊脂白玉環。

子傳：好東西！玉環難得這樣白的。

孫華：果然好！我要兌他，不知多少鈔？

小二：要十錠鈔。

龍卿：不值！不值！我這員外大哥是個識寶太師，你多討也沒用。

孫華：還他五錠罷。

（龍卿扯小二袖，小二表達不肯）

子傳：大哥，五錠其實還虧他些。

孫華：再加一錠。

龍卿：如今六錠夠了。

（龍卿又扯小二袖，小二表達不肯）

龍卿：唷！還不肯呢！不過我看大哥，這東西真的是好東西。再添些給他，成了罷。

孫華：依你，再添一錠。

（龍卿又扯小二袖，小二表達不肯）

子傳：大哥既中意這件東西，不要論價，不如我添一錠。

孫華：欸！那裡的話，（推開子傳的手，自己掏一錠）這是最後一錠，可沒有再高的價錢了。

龍卿：如今八錠了，拿去罷！

（柳龍卿付七錠與小二，自己留一錠，子傳意會。）

子傳：再拿酒來！

龍卿：大哥，行其一令，取其一樂，何如？

孫華：說得有理！

(幕後曲：【水紅花】三人結義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終朝沉醉飲羊羔。

柳綿飄，梨花飛繞。冒雪沖風，回去吃得醉醺醺，醉醺醺醉扶歸也羅。)

(三人醉)

孫華：來啊！算酒帳！

小二：欸，曉得，共三錠鈔。

孫華：二位賢弟，我這會兒有些醉了，餘下這二錠鈔和羊脂白玉環，都藏在靴桶裏，兄弟好生看管。

龍卿：大哥放心，我的固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

孫華：正是。

龍卿：大哥醉了，和你送他回去。

(龍卿、子傳扶孫華)

(幕後曲：【水紅花】前緣夙世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相攜同步不辭勞。  
柳綿飄，梨花飛繞。)

(燈暗)



## 第七場

出場人物：孫華、楊氏、丫鬟、孫榮

(燈亮，孫華臥於場上)

(楊氏、丫鬟上，據另一角)

(孫府)

楊氏：員外早間出去，這時候還不見回來，想又與那兩個喬人在那裏飲酒。你看這等大雪，夜又深了，也該歸來了。

(一陣狗叫)

(孫榮上，據另一角)

(楊氏、丫鬟下)

(街道)

孫榮：(唱)【駐云飞】大雪拋天，叫化孫榮真可憐。破衣穿一件，這苦誰憐念？哈，鞋破底兒穿，教我好難消遣。討得一撮糠粃，又恐人瞧見。正是命薄多麼只靠天。

(白) 咦？前方好古怪耶，地面壟起，彷彿人型。呀！漢子，你吃得這般大醉，倒在此雪裏，我麼，卻是我身上單寒，腹中饑餒，見這雪呵！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似這般大雪，多少富豪家快樂，單只孫榮這般受苦。我哥哥如今在紅爐暖閣，羊羔美酒，淺斟低唱。哥哥，我和你一父娘生，又不是兩爹娘養。(拂雪) 呀！這容貌，好似孫大郎。

(驚) 唬得我魂飄蕩，退後趨前心意忙。哥哥，你倒在雪中，若不是孫榮來此，卻不凍死了你？就此背你回去。(走到孫宅) 開門！開門！

(楊氏、丫鬟上)

楊氏：啊！想是員外回來了！還不快快開門！

(丫鬟開門)

楊氏：呀！原來是二官人背員外回來，二官人請進來。

(孫榮放孫華躺下)

孫榮：嫂嫂拜揖！

楊氏：怎麼是你帶他回來？難道你們兄弟二人和好了？

孫榮：唉！不曾合好！我被趕出去後，身上無衣，口中無食，大雪紛紛，免不得街上求謁。回程偶然被絆一跌，原來是哥哥醉倒在雪中，因此背他回來。順道……  
順道……

楊氏：順道怎麼？

孫榮：順道……順道想跟嫂嫂拿些盤纏好度日。

楊氏：（冷）你千辛萬苦，送他回來，自然給你。

孫榮：多謝嫂嫂！多謝嫂嫂！只是不知道為何大哥會這樣隻身在外？

楊氏：哼！那兩個喬人與他終朝宴樂，大抵酒過幾巡，夫君他不醒人事，這兩個不識好歹的東西，兀自先回。（語氣一緩）這樣一想，若非小叔，險些兒凍死在深雪裏。（心軟）這樣吧！見你一身狼狽，還請官人今晚先行住下，等會兒我吩咐下人給你準備茶水。（吩咐丫環下）

孫榮：不了！不了！（看孫華）只恐哥哥酒醒，劈面便打，我不如忍餓回歸。

楊氏：叔叔休慮，你哥哥酒醉常貪睡。待他醒之前，再走不遲！

孫榮：那麼，孫榮感念嫂嫂，這裡先謝過了！

（丫鬟上）

丫鬟：二官人請飯。

楊氏：（背）如此想來，先前員外對他是太苛刻了。若這小叔往後真在官場上求得一官半職，念及舊惡，怕要大禍臨身。

（唱）【賺】想韓信當時，漂母哀憐賜與食，  
時運至，往後拜將封侯多富貴。

（孫榮接下飯菜要吃，孫華伸腰，孫榮慌忙放下筷子）

孫榮：呀！——

（唱）【賺】唬得我一雙箸拿不住放不得，一口飯吞不進吐不出，  
嫂賜食，真若個呂太后的筵席。

楊氏：小叔放心！不必多慮！他一時半刻醒不來的。

孫華：（醒）那個在此說話？

孫榮：（驚）吼唷！

楊氏：是叔叔在此。

孫華：我怎麼回來的？

楊氏：你倒在雪裏，是叔叔背你回來的。

孫華：多虧結交了這兩位好兄弟，今日又虧他們背我回來。

楊氏：不是這個叔叔。

孫華：是那個叔叔？

楊氏：是小叔。

孫華：（坐起身）那個著他上我的門來，在那裏？

楊氏：快過來，見了員外。

（孫榮上前）

孫榮：（行禮）哥哥拜揖。

孫華：怎敢到此處！（怒打）惡向膽邊生，教人怒從心起也。

孫榮：（撇清）適來路裏，見你倒在街衢。是孫榮背負你歸，是賢達嫂嫂留住賜乞食。

楊氏：員外，你倒在雪裏，就是別人背了你回來，也要與他些酒錢。一個嫡親兄弟，背了你回來，你怎麼只管要打他？

孫華：哼！說到酒錢，我早上帶十三錠鈔出去，八錠買了羊脂玉環，三錠還了酒錢，還剩兩錠鈔與玉環，都在靴桶裏。（去摸鞋子）哼！是了，他偷了我的東西，故此背我回來。靴中沒寶貝，玉環二錠鈔，分明是你拿去也。

孫榮：本是好心腸，誰想反成惡意也！

孫華：你一身窮困，敢起著不良之意。還不快給我滾！稍遲延，教你命喪黃泉。

楊氏：休得發怒，他拐錢拿寶貝，如何敢來此處也？況且方才……方才他還開口……

孫華：怎麼？

楊氏：（覺得不該說自己想拿錢給小叔）無事！無事！（轉向孫榮）你快些走吧！  
否則員外發怒哩！（偷偷給小叔錢，小聲）只有這些了！你隨處找著住所吧！  
今天不方便留你了。

（孫榮接過錢，趕緊下）

孫華：（白楊氏一眼）哼！婦道人家！

（孫華下）

楊氏：好意誰知反受災，到如今失物怨了誰？還不是好酒貪色沈醉倒雪裏。

（楊氏下）



### 第八場

出場人物：柳龍卿、胡子傳、楊氏、丫鬟、郝婆、閻君、判官

（柳龍卿上）

龍卿：心兒暗地重重喜，夜來吃得醺醺醉。拿了靴中兩錠鈔，哈！歡歡喜喜不得睡。  
一飲一斟，莫非前定。夜來與孫大哥、胡子傳吃酒，員外醉倒了，我二人撇  
他在雪裏，拿了他靴中羊脂玉環、兩錠鈔。如今且去尋了胡子傳，大家分了  
使用則個。遠遠望見他來了。

（胡子傳上，兩人見）



龍卿：兄弟，那裏去？

子傳：特來尋你。

龍卿：我也正來尋你。

子傳：湊巧。阿哥，你可知道昨晚我和你做的事，有人頂缸了去，一些也不干我兩人事。

龍卿：那個頂缸？

子傳：我和你盜了東西，回家來了。誰知孫二告謁回窩，正見孫大哥倒在雪裏，忍餓背他回去，指望討個好。誰想孫大哥酒醒起來，不見了靴中羊脂玉環、兩錠鈔，道是他偷了，又打了他一頓，趕了出去。

龍卿：有這等事！兄弟，我每兩個做人好，天地也來佐助。如今拿這東西出來分一分。

子傳：阿哥，還有那後手一錠頭兒。

龍卿：在此。爛小人，難道我就獨得了不成？少不得都拿出來八刀。

子傳：做人有時還是要機伶點的嘛！

龍卿：嘿嘿

子傳：哈哈

龍卿：嘿嘿

子傳：哈哈

兩人：哈哈哈哈哈……

（一陣狗叫）

（兩人倉皇下）

（楊氏上）

楊氏：（白）我那官人，不聽我勸，偏向外人親。

（唱）【錦纏道】每日裡同飲同坐同行，把兄弟逐出受貧。（刪減）

（白）仔細想想，先前都怨小叔不事生產，白吃白住，但現下想來，若他往後真成了狀元秀才，我們還不得倚靠他生活？（尋思）這這這……想

來也是可笑，若有青雲命，何以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消息？楊氏啊楊氏，真是多想了！

（丫鬟上，手裡拿數包老鼠藥）

楊氏：你手裡拿著這些東西是什麼？

丫鬟：院君，也不知道誰把這些老鼠藥擱在老爺房裡，正想拿去倉房存著呢！

楊氏：喔，對了，最近家裏鼠輩橫行，這些鼠藥是得拿點出來用用，這房裡廳外、庭院裡、圍牆外，都得擱著些，要不然那些鼠類總是噉啞作響，嚷得很。（笑）真是哪來這麼多鼠藥，不明白的人以為是要下毒的呢！快去幹活吧！

丫鬟：是的，院君。

（丫鬟下）

楊氏：說到鼠輩，哪裡能勝過那兩喬人，整日吃喝我們孫家不說，還稱什麼結義兄弟，讓員外供他兩家生計，真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呀！——

（唱）【梁州序】員外，你和他結義，心腸奸狡，到底不是堅牢。

心非口是，只恐笑裏藏刀。

（白）唉！這些煩心事倒底何日終了？

丫鬟：（內）唉呀！院君，不好了，不好了！

（丫鬟上）

楊氏：什麼事這麼莽莽撞撞？慢慢說來！慢慢說來！

丫鬟：唉呀！院君，不好了！方才聽您吩咐，把這鼠藥放在大小廳院裡，外邊也可放了，但現在出了大事了！

楊氏：不過是尋常鼠藥，還能有什麼事，難不成有人把擱在地上的鼠藥吃了不成？

丫環：唉呀！院君你說對了一半，真有人把它給吃了！哎呀！也不是人！是隔壁郝  
姬婆家裡的狗！

楊氏：什麼？那……那然後呢？

丫鬟：唉呀！院君，什麼然後，那黃狗兒當然就口吐白沫，一命嗚呼了！

楊氏：竟然有這等事！這事郝婆知道沒有？

丫鬟：唉呀！我的院君，我哪裡敢讓這郝婆知道啊，你想他平時性格古怪，錙銖必  
較，這事絕絕對對不能給她知道，她一定會要了奴婢的命的！

楊氏：那怎麼辦呢？那條黃狗哪裡？

丫鬟：還在前院哩！

楊氏：快些拖了進來，扔在後院。別讓人發現了！

丫鬟：曉得！奴婢趕緊去辦！

(丫鬟下)

楊氏：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丫鬟上)

丫鬟：院君，這這這……郝婆來了！難不成知道些什麼？

楊氏：這我也沒把握了！

(郝婆上)

郝婆：這狗子從小養成，自從我丈夫死後，他就似我家人一般，夜間與我護腳，早  
晨間沒柴燒面水，他就與我舐臉，怎麼現下沒了個影？我的狗兒，我的狗兒！

楊氏：郝婆！這麼嚷嚷，是什麼事啊？

郝婆：敢問夫人，可曾看我家狗兒，就是平日吠聲洪亮的那隻？

楊氏：喔？不曾看見！

郝婆：唉唷！我的天啊！這狗子有幾般用得著處，平日看門逗樂，與我親得很，敢問夫人真是沒看見！

丫環：（心虛）夫人沒看見就是沒看見，哪裡來這麼多話呢？

郝婆：哼！你這小小丫環也來敢這樣教訓我！不如這樣吧！懇請夫人，讓我把這庭院找找！狗兒！我的狗兒！

丫環：（背）院君！這可怎麼辦才好？

楊氏：（背）我看這態勢是攔不住的了，你趕緊找些衣物掩蓋掩蓋！我怕這天熱，傳出氣味就不甚好！啊！不免將衣帽與他穿戴則個，扮妝似人形。那婆子眼睛不好，定看不出什麼端倪！（大聲）丫環，郝婆雖是多年鄰居，但來者是客，還不快快備些茶水？

丫環：是！

（丫環下）

郝婆：我說夫人啊！也不必備什麼茶水了！你就快讓我老婆子看看就好！

楊氏：這隻狗兒對郝婆如此重要，給郝婆看看院內，尋尋狗，也是自然！

郝婆：我在這先謝過了！

（郝婆下）

楊氏：但願別惹出什麼事來！

（唱）【新編】汗涔涔，嚇得我腳步不穩，那婆子氣焰頗深，

銅兒眼、目嗔嗔，瞞得一時是一時，否則恩怨難理分。

（郝婆上）

郝婆：真的沒有哩！（哭）我的好狗兒！我的好狗兒！

楊氏：（喘一口氣）我們真的沒見著啊！說不定狗兒貪玩，別處去了！郝婆莫太心傷，

或是別處尋尋吧！

郝婆：只能這樣哩！多謝夫人！只是夫人哇！有件事不知當說不當說？

楊氏：郝婆但說無妨。

郝婆：(八卦)方才我看見你家丫環，跟你們家裏男丁，啣呵呵！親膩得很，不知道……

呵呵呵

(閻君、判官上，其他人定格)

閻君：哈哈哈哈哈！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孫華棄親愛疏，不聽人勸。這楊氏錯枉殺狗，還急著湮滅證據！有趣有趣！有趣極了！

判官：是啊！這枉死之狗假扮如人，還真有點樣子，虧她楊氏想得出來，真是狗急也能跳牆。

閻君：這倒讓我起了個念頭！

判官：喔！大人有何高見？

閻君：這狗扮人形，是點花樣！我看這孫華與這柳龍卿、胡子傳這樣廝混不是辦法，不如借狗扮人形、仗此勸解一番。

判官：啣！您這法挺高！勸解一番……好圖個善惡賞罰得宜的名聲，您還真怕別人不知您是清官啊！

閻君：你這東西越來越沒大沒小！我閻君是什麼人啊！（笑）只是，這人和狗總是不同，孫華豈不認得？今夜吾乃當顯神通，即與變化，令陽世人看見，只道是人，不道是狗。

(唱)【北得勝令】化一狗，假如人，撇他在後園門。

孫員外匆忙見，料無能辨假真！

判官：哎呀！有趣有趣！有好戲咧！您真高啊！

閻君：欸！

判官：是好官！好神仙！

閻君：好說好說！

(燈暗)

(眾人下)

## 第九場

出場人物：孫華、柳龍卿、胡子傳、楊氏

(孫華作醉，柳龍卿、胡子傳扶上)

三人：(唱)【玩仙燈】歡宴醉，歸來早，不覺黃昏至也。

孫華：兄弟，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回了罷。

子傳：阿哥，說那裏話！還要送哥哥到家。

孫華：大家都醉了，不須送了。

龍卿：大哥，你有天大的事，我們兩個替你承當，真個賽關張劉備。火裏火裏來，  
水裏水裏去。

孫華：真個難得好兄弟。

子傳：大哥今日醉了，待我們送你回去歇息了，這才回去。

孫華：到家不多路，不勞了，請回罷。

兩人：這等我們便告別，明日早會。請了，得罪。

(兩人下場)

孫華：請了。難得這般好兄弟，見我醉了，直送我家到家。呀！這裏是大門首，(叫)開門！開門！怎麼一個人也不應？不免後門去罷。(行絆跌)呀！什麼東西絆我這一跤？(摸)是那個？敢是我家安童？想是院君不見我回來，叫他來接我，不知在那裏吃醉了，就睡在這裏。這般不中用的小廝，待我叫他進去。(叫)安童！安童！(叫不應，推)安童，醒一醒，進去睡！怎麼滿身都是濕的？(嗅)呀！兩手都是鮮血氣！(驚)居然有個死人在後門？什麼人所

爲？開門！開門！

（楊氏上）

楊氏：聽這聲音……想是員外回來了。（開門）呀！員外爲甚這般驚慌？

（孫華做慌張、說不出介。）

楊氏：員外，發生了什麼事？這麼緊張做什麼？

孫華：喔！喔！無有什麼事，無有什麼事！

楊氏：是嗎？天色已晚，員外，我們趕緊進屋歇息吧！

孫華：（不安）這……這……院君，你可知今日有什麼人在後院出沒嘛？

楊氏：員外何以問起？今日……今日……啊！想來好笑！員外不知，今日我差丫環  
在院裡各處放了老鼠藥，你猜怎麼著！卻不知……

孫華：這就是了！院君啊！出了人命啦！

楊氏：不是人命！是條狗……員外方才說什麼？

孫華：呀！——

（唱）【薄媚衰】因帶酒回到後門，一跌疼難忍。

回首看時，瞥見一人，跌倒在草徑，呼喚不醒。

忙扶起，血沾手，汗我身。

不知何人，殺死他身？

楊氏：啊！

孫華：是啊！院君！天明起來怎麼好？怎生商量一計？

楊氏：這這這……這藥性太毒，藥死了一狗又藥死一人！

孫華：這該如何是好！終究家裡出了人命啊！這這這……啊！有了！我兩個結義兄弟與我賽關張相好，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莫說一個，就是十個，他替我抬去埋了。

楊氏：既如此，急急去央他。

孫華：我就去。

楊氏：（唱）【雙聲子】結交的，結交的，待他恩深厚。

急請來，急請來，到此移屍首。

兩人：（唱）莫停留，莫停留，便去休，便去休，拖屍首葬了，免惹憂愁。

孫華：（唱）【前腔】非說口，非說口，兩個知心友。

若請他，若請他，斷然不落後。（刪減）

（白）院君，如今我便去了。

楊氏：你快去，我只在此處等候你來。

（燈暗）



出場人物：柳龍卿、孫華、胡子傳

（柳龍卿上）

龍卿：三人吃酒共歡嬉，到晚各人分散歸。酒醒好孤恹，惟有自心知，卻似南柯一夢裏。若要戒酒法，除非死方休。方才和孫大郎、胡子傳吃酒了，至今未醒，且進去睡一覺便了。

（孫華上）

孫華：這裏已是柳龍卿門首，不免叫一聲。兄弟開門！

龍卿：是誰？

孫華：是我，兄弟。

龍卿：來了。呀！原來是孫大哥！裡邊請坐，吃酒去。

孫華：不吃酒，有件急事，特來央你。



龍卿：哥哥且吃酒，便有死罪，有我在此替哥哥。

孫華：好教兄弟得知，夜來兄弟送我到家，前門閉了，從後門進去，竟有死人在後門！

龍卿：這要如何？

孫華：相煩兄弟把死人抬去埋了。

龍卿：這個不打緊，待我進去拿了繩索了來。阿哥，不好了。

孫華：怎麼說？

龍卿：哥哥，我小時犯了驚心病，若是驚了，就發作起來。如今聽大哥殺了人，又疼起來了。阿喲！阿喲！

孫華：兄弟，沒奈何，事已急了！

龍卿：我疼得緊，去不得！

孫華：兄弟，快些便好！兄弟！我們可是賽關張！

龍卿：（背）但也賽不過關張弟兄，唉呀！你是孫華姓不同！（面孫）我疼得緊，要進去睡也。請出去。

（推孫華出去，做閉門介）

龍卿：孫大哥得罪了。明日我到監裏來看你。

孫華：呀！你看他把我推了出來，閉上了門，竟自進去了，怎麼處？眼見得這一個不濟事了。再去胡子傳家央他，終不成他也不去？（頓）這裏便是胡子傳家，不免叫一聲開門。

子傳：（內應）誰叫？

孫華：是孫大郎。

（子傳上）

子傳：來了。（開門）阿哥，你為何來得早？裏邊請坐。

孫華：不坐了，兄弟有一件利害的事，特來央求你。

子傳：哥哥有事，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快說與我知道，我就去替哥哥幹。

孫華：昨日和你兩個吃了酒，感蒙兄弟送我回去，但發現竟有死人在後門！

子傳：我們吃酒便吃酒，不曾奉你去殺人。

孫華：不是我殺的。

子傳：不是你殺的，難道是我殺的不成？

孫華：兄弟不要取笑，你快與我去抬過了。

子傳：且住，不要忙。我問你殺死的人有幾個？

孫華：只是一個，還經得幾個？

子傳：啐！我只道有十來個，這等慌張！原來只是一個，也值得大驚小怪？

孫華：好兄弟，快去抬過了。

子傳：抬到那裏去麼？

孫華：向沒人所在埋了，免吃官司。

子傳：若去埋，又要搭工夫，我有一計在此。

孫華：兄弟有何妙計？

子傳：我如今將一條草薦把那死人卷了，將索子緊緊捆住，抱他到大河邊，「撲通」！

（作丟勢介）啊啣！不好了！閃了腰了！怎麼好！（作蹲倒介）

孫華：兄弟，你只口裏說便罷，怎麼做起手勢來！如今閃了腰，怎麼處？

子傳：我去不得了，你去叫柳龍卿罷！

孫華：我方才先到他家，他心疼去不得。

子傳：他心疼去不得，我腰痛一發去不得了。

孫華：必定要你去的！

子傳：你放了手，等我去就是了，我進去拿了索子來。（進關門介）

孫華：（大叫）兄弟兄弟！開了門！你出來！

子傳：你殺人命合當償，怎教我替你埋屍？你是何人我是誰？

孫華：呀！有這等事！兀的不氣殺人也！兀的不急殺人也！如今教我怎麼處好？

（唱）【玉抱肚】結交義好，我與伊錢供養老小。

你當初對我曾道，當自效犬馬之報。

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到此方知沒下梢。

(白) 指望這兩個畜生與我爭口氣，誰想這等忘恩負義的！如今教我怎麼回去見院君？罷！罷！罷！到此方知沒義人，心非口是頓忘恩。人情若是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想頭來還能找誰呢？啊！有了！就是我那兄弟——孫榮！

(燈暗)

### 第十一場

出場人物：柳龍卿、胡子傳、判官、閻君、孫華、孫榮、楊氏

(柳龍卿、胡子傳上)

龍卿：兄弟，孫大郎昨夜殺了人，教我與他埋屍。

子傳：你去也不曾去？

龍卿：我推心痛不肯去。

子傳：便是。夜來也來叫我，我詐說腰疼，也不曾去。

龍卿：兄弟，正是人同心也同。

子傳：阿哥，只是我和你今日怎好見他？

龍卿：我看我們這大哥也不牢靠了，要是真被人去官府告發，少不了牢飯的，屆時，你我怎辦？

子傳：是啊！一日不識羞，三日吃飽飯。先前我們死皮賴臉，現下，這法行不通啦！

阿哥！我們是不是該想個別的出路？

龍卿：別的出路……啊！有啦！你說大哥殺人，終究會被人告發的吧！

子傳：是啊！咱們的飯碗也砸了！

龍卿：不是！早晚都會被告發，也就不在乎是誰啦！

子傳：阿哥何意？

龍卿：說你笨，還真笨！

子傳：好好地，幹嘛罵人！

龍卿：我們就當這第一人，說不準，這告發還得不少獎金哩！

子傳：唉呀呀！說什麼結義兄弟！（笑）遇災禍，忍不住割袍斷義。

龍卿：嘿嘿

子傳：哈哈

龍卿：嘿嘿

子傳：哈哈

兩人：哈哈哈哈哈……

（兩人下）

（判官上）

判官：唷！告官去了！（笑）你們一定正愁著這孫華該怎麼辦吧！正巧了！這官正是我家大人！你說這閻羅王怎麼做陽世官？嘿嘿！因為今晚演官的人請假去了，咱們閻羅王也來一趕二哩！

（衙門）

（閻君扮縣官上）

閻君：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寬。自家不是別人，乃是……

（判官咳嗽）

閻君：下官姓王，字修然，職受開封府尹。自從到任之後，和氣藹陽春，省刑罰，薄稅斂，到使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幹事清廉，公平正直。叫左右，抬放告牌出去。

（柳龍卿、胡子傳扯孫華、孫榮同上）

龍卿、子傳：告狀，告狀！

閻君：告狀的進來！

（眾進，跪介。）

閻君：那個是原告？

龍卿、子傳：小的兩個是原告。

閻君：告什麼事？

龍卿、子傳：告人命事。

閻君：左右，取狀詞上來！

龍卿、子傳：沒有狀子，是口訴。

閻君：說上來！

龍卿：哥哥叫做孫華，殺了人！

子傳：今日當面見著他兄弟孫榮移屍藏匿。

閻君：你兩人是他鄰舍麼？

龍卿、子傳：不是。

閻君：既不是鄰舍，爲何曉得他殺人移屍？

龍卿：告稟龍圖大尹，昨夜三更，悄然來叩門，道殺人命，要教我兩人偷埋殯。望  
乞恩官詳事因。

閻君：左右，扯他下去，帶孫華上來！

（判官帶孫華）

閻君：孫華，你怎麼殺死人命？好生直說！

孫華：爺爺，小人並不曾殺人！

閻君：胡說！你不曾殺人，他爲何告你？從實說來，免得三推六問，害了皮肉。

孫華：爺爺聽稟：

(唱) 【好姐姐】念孫華是京都小民，

那柳龍卿、鬍子傳呵，他兩個全無忠信。

昔日共他，結義作弟兄，相勾引。

近日他窘迫不隨順，妄捏虛詞惱大尹。

閻君：你每休得避隱，虛事從不入公門，實事怎生，到此不盡情？還不認，硬棒軟索披頭棍，人命重情，不打如何肯招！叫左右扯下去打！

孫華：爺爺！冤枉！

孫榮：爺爺！冤枉！真不是我大哥殺的！

閻君：難道是你殺的？

孫榮：也不是！

閻君：竟然戲弄本官！要不連你也一塊兒打！

楊氏：（內應）且住！爺爺，訴狀！

判官：老爺，衙門首一個婦人來訴狀的。

閻君：放他進來！

判官：訴狀婦人進！

(楊氏上，進衙門，跪)

閻君：婦人，你訴什麼事？

楊氏：爺爺，奴家楊月真，來訴丈夫孫華人命事的。

閻君：訴上來！我只要問殺人的凶身！

楊氏：這……爺爺，奴家實話實說，那人不是殺死的，是藥死的！是一場誤會！

閻君：喔！此話怎講，來人！驗屍！

(判官下)

楊氏：這得話說從頭，那日呵！奴家……奴家不小心用老鼠藥殺了一條狗！

（鑼鼓進，表示楊氏訴說當日老鼠藥毒死狗兒事件）

（判官上）

判官：老爺老爺！奇了奇了！真是給藥死的！

閻君：說來！

判官：那屍體果真是給老鼠藥害死的！只是……只是……（給閻君使眼色）

閻君：（使眼色）快快說來！

判官：這不是個人！是一條狗呵！

眾人：什麼？不是人？是條狗！（議論紛紛）

楊氏：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狗呵！難不成……（恍然大悟）就是郝婆家的狗！

判官：（明知故問）奇了奇了！是誰把狗變成人樣的？鬧出這場案子！

眾人：對啊！是誰啊！

判官：（喜孜孜）是誰？是誰？

閻君：還能有誰？不就是……

楊氏：是我！

閻君：什麼！

孫榮、龍卿、子傳、孫華：原來是娘子 / 嫂嫂！

閻君：（怒）豈有此理！哼！你倒說說何以化成人形？

楊氏：（尋思，背介）還是不要說出是郝姬婆家的狗，免得她再來找我計較！（回閻君，笑）爺爺有所不知！這是奴家的巧計。

（唱）【好姐姐】相公清廉平正，果然是懷揣明鏡。

結義兄弟，我夫不三省，親昆仲，

趕出受苦說不盡，故此奴家巧計生。

閻君：唷！看看！當庭說謊！明明不是你的計謀，現下功勞全是你的了！這婦人說話不明，夢中搖鐸。根問殺人事，剗地把狗事回對，欺誑官府！

楊氏：回秉大人：我家丈夫與這二人結義，聽信讒言，將同胞骨肉兄弟，無故趕出乞。奴家累勸不從，因此喚丫環扮狗爲人，丟在後門，好讓丈夫錯認是人。果不其然，事情與我預料般發展，我說大人啊！——

(唱)【孝順歌】取結義的背死骸，多應兩人不肯來。

今取小官人，他卻肯前來。

冤只可解，兄弟和睦，親親相愛。

閻君：這女人真是！竟然說成你的主意！我……

判官：(搶話，扯閻君衣袖)大人啊！大人啊！你可別說是你的主意啊！你別忘了！

要是讓老天知道咱們干涉陽間世，這罪過可就大了！說不得！說不得！

閻君：你莫要阻攔我！這楊氏說謊騙人啊！明明是我法術所為！

判官：大人！你這會兒是誰啊！是王修然！是縣官啊！哪裡來的法術！那要不成你趁現在通通說出算了！順便自我介紹，你是「閻一羅一王」是也，準把他們的腦袋通通嚇掉。

閻君：你！哼！罷了！不說就不說！（面眾人）當真有此事？

孫華：當真沒錯！

孫榮：果然如此！

龍卿、子傳：竟被戲耍！好可恨啊！

閻君：究竟如何？

龍卿、子傳：回大人，(哭)一切屬實！

閻君：哼！柳龍卿、胡子傳今狀告不實，各打四十！離間兄弟，見利忘義，反覆小人，著枷號市曹三個月，滿日各杖一百，發邊遠充軍。

龍卿、子傳：唉唷！冤枉啊！

閻君：不要多嘴，無有什麼冤枉的了！

判官：大人，楊月真殺狗勸夫實為表率！使兄弟和睦，有裨風教，宜加旌表。

閻君：罷了！我府尹相公以表章上奏天子，膺爵受職便是。(撇袖)

眾人：謝大人！

孫華：(白)(笑)這回反倒我分著一杯羹了！我的夫人呵！——

(唱)【羽調排歌】愚蠢孫華，情偏意迷，全虧家有賢妻。

楊氏：(唱)今朝兄弟共怡怡，堪笑喬人枉用機。

孫楊兩人：(唱)兄膺爵，弟受職，一門孝義九重知。

夫榮顯，妻又貴，方知為善得便宜。



孫華：妙啊！妙啊！正是——

孫華、孫榮、楊氏：負恩忘義不見機，貪榮圖貴好心癡。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燈暗）

（幕後曲：【孝順歌】論殺狗勸夫，古今罕見來。兄弟又成乖，今番有恩愛。

旁人道來，我院君賢達，人間沒賽。

正是家有賢妻，夫不遭橫禍飛災。）

## 第十二場

出場人物：閻君、判官、楊氏、孫華、孫榮、柳龍卿、胡子傳

（地府）

（閻君、判官上）

閻君：（怒氣沖沖）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做的好事，我還不能昭告天下！

判官：（追）大人！大人！

閻君：（怒氣沖沖）你你你你你，方才你爲什麼阻攔我

判官：我我我我我，我也是有苦衷地

閻君：這樣誰知道這妙計是我想的，好啦！你看！現在功勞全被那楊氏佔去！

判官：哎呀呀！我的青天大老爺，當時你不是閻君，是官哩！

閻君：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

判官：不一樣哩！陽世人眼界再清，也有見不清的盲點，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能善惡都明，大人您身分不同，可以出入凡世，他們有哪點心思你看不見？是不？是不？如果你在陽世斷了陽世人不可能斷的案，那不是天理大亂？

閻君：那又如何？我只是要我的公道而已。

判官：（背）哪裡是個閻羅王，只是個幼稚小子！

（面閻君）大人若有不平，還可以再斷一次！

閻君：過了都過了，哪裡有再斷之理？

判官：您忘了您是閻羅王？這些公道，您就在陰間斷吧！看是要楊氏怎麼還你！看是要揭穿孫家兄弟？都行都行！您說了算！來人啊！把人全帶上來！

（楊氏、孫家兄弟等人全上場）

（閻君環視，用鑼鼓做些身段）

閻君：呀！

（唱）【新編】

（面楊氏）縱叫她逼認了這漫天謊，可也是蓋不了那賢德光。

（面孫等）若怪罪二三子理由勉強，只叫得兩喬人把罪名當。

（白）罷了！罷了！沒一個好東西，都是貪生怕死、小奸小利之輩！（嘆）但卻也沒一個罪不可赦壞東西。（擺手）罷了！罷了！跟這些人計較了我還是閻羅王嘛？我只求善惡得所、懲兇鬥惡便好，這紛擾麼，我是  
不管啦！有道是……呃，這清官難斷家務事。

判官：嘻嘻！說到底，其實還是想說自己是清官！

閻君：但有件事你必須依我，不要百般阻撓。

判官：大人有何吩咐？

閻君：你先前說此案是冤案，我倒明瞭了，人心叵測，各有私心，不過，我們卻還是冤枉了一個人。

判官：喔！這我摸不透了！請大人明示！

閻君：呵呵！不是一個人，是一條狗啊！想牠盡忠職守，卻慘死鼠藥之下，想我無聊地府居，養條黃狗多歡喜。此案了啦！正是——

楊氏：殺狗非勸夫，而是難為婦。

兄弟：還是血緣親，心思各自讀。

閻君、判官：家務難平反，還是做清官。

閻君、判官：不如兩言全，黃狗好升天。





## 壹、 《變羊記》

### 一、 緣起：《變羊記》的液態之愛〔liquid love〕

渴望與人相繫，卻更恐懼被就此綁死。害怕孤單，所以找人同行，但新的不安卻從別處湧現。在液態的愛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聚合，一次又一次的分離。<sup>1</sup>

當我閱讀《獅吼記》的時候總是會這樣想，若柳月娥出生在現代，她的命運能不能有所改變？也許會，也許她可以不必再做陳季常的妻子，可以離婚，可以找到適合她的終生伴侶。她不必受限於三從四德，不必領受七出之罪；她本來就不是無識的婦道人家，或許在現今社會中，可以和我們一樣念著大學、念著研究所，說不定日後還可以擁有一番自己的事業……面對這樣性格剛烈又聰明的女子，我總忍不住揣想種種可能。

這些幻想是有趣的，同為女性的我，或許有這麼幾度想幫柳月娥伸張所謂的女性正義：或許我可以寫一齣關於女性成長，自我意識的故事；我可以玩弄或指涉許多父權社會的符號，大肆批評，凸顯過去對於女性的不公不義。但是，我終究沒有朝這個方向邁開腳步飛奔過去，因為，在偶然的剎那間，我讀到柳月娥心上還繫著一個人，他便是陳季常，這個所謂「百年修得共枕眠」的因緣。我忍不住又想，如果陳季常是她一生執念的話，那麼我的這些「幻想」與「報仇」，對她來說根本不痛不癢、無濟於事。眼見她在劇終捧起了禪燈、口中喃喃念著佛道，我究竟該如何鋪排，才能讓她、或者是讓我們觀眾重新審視兩人的關係？該怎麼描述，才不會讓兩個人真實的相處，徒留成觀眾茶餘飯後、嘻笑怒罵時的話柄，成為後世的一折笑鬧劇。

於是乎，我決定把焦點從「在時空置換中獵奇」轉為關注在「劇中人物關係」上，讓內容不再只是一齣「馴悍記」，而是就我平時對於「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觀察，假想柳月娥與陳季常這夫妻兩人之間的互動，重新凝視那些在《獅吼記》中未曾說過的故事。

很巧妙的，世紀末一位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從他對於社會

---

<sup>1</sup> 引自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台北：商周，2007年〕，封頁面。

的觀察，提出了「流動的現代性〔或翻為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sup>2</sup>的概念。他認為現今的社會不同於過去穩定的結構，在經過全球化現象鬆動之後，具有「液態」<sup>3</sup>的流動特質。

他認為在這樣的「液態社會」中，人際紐帶呈現了詭異〔uncanny〕的脆弱，以及因為這脆弱人際的紐帶，人們所引發出源源不絕的「不安全感」，使我們得重新界定自由與安全。因為這兩種需求不再是天平的兩端，尤其是在這種流動現代性的情愛關係中，「自由」與「安全」彼此矛盾卻又必須相互依存。

只是我好奇的是，這種對於關係所產生源源不絕的不安全感，真的是「液態社會」所獨有的嗎？當我重新審視陳柳二人，亦看見了同樣「流動」<sup>4</sup>的特質。於是，我私心地使用「Liquid Love」一詞，刻意忽略包曼所言其背後複雜的社會分析<sup>5</sup>，來描述我劇中人物——主要是陳品任和柳月娥——之間關係。更重要的是，從他們面對「關係與自我的認同、界定」中做出的選擇，又彷彿可以和身處「液態社會」中的我們遙遙相對。

## 二、 溯源——《變羊記》的承繼與改換

《獅吼記》是萬曆後期「雙美派」作家汪廷訥所撰之明代傳奇。崇禎年間，毛晉編刻六十種曲時已將此戲收錄其中，整本戲共三十齣，敷演北宋名士陳慥風流懼內、其妻柳氏奇妒之事。

追究本事，乃源於蘇軾詩文〈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後人就詩文中陳季常聽聞「獅子吼」

<sup>2</sup> 包曼以「沉重、固態的現代性與輕盈、液態的現代性」為分析框架，取代了一般人所指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詳情可參見包曼〈Liquid Modernity〉一文。

<sup>3</sup> 「液態」是一相對於「固態」的用語，「固態」社會強調根植性與固著感，將個人意志與集體意識放進一個共同的框架以便創造可永世延續的傳統，而「液態」社會則是傾全力不斷地拆解固有強調建立集體意識的溝通模式，但同時又嘗試在個人行為與集體特徵之中尋求可連結的人際紐帶。

<sup>4</sup> 包曼認為流動為一種不易停止的行進狀態，因此對於液態事物的描繪都只是瞬間的快照〔snapshots〕，這樣看似凝結卻又不時變動特質被我沿用到描述陳柳的關係上，可參照後文會有更詳盡的說明。

<sup>5</sup> 包曼認為社會由固態過渡到液態的過程中具備「時空關係轉變」、「資本與勞動力分離」、「生產者社會轉變成消費者社會」及「權力運作方式改變」等特質。

<sup>6</sup>的茫然失措，衍生「陳慥懼內」之軼聞。在署名蘇軾的宋人隨筆《調謔篇·獅子吼》與南宋洪邁《容齋隨筆》中已然表現出「陳慥風流」與「柳氏奇妒」的人物形象：

〔季常〕好賓客，喜蓄聲伎，然其妻柳氏絕凶妒，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

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遊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妒名，固彰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sup>7</sup>

汪廷訥從這些原典素材出發，又剪裁了陶穀《清異錄》、沈約《俗說》等眾妒婦懼內的形象與情事，豐富了此劇關目與人物形象。因此明祁彪佳贊曰：「《獅吼》，初止一劇，繼乃雜引妒婦諸傳，證以內典，而且曲肖以兒女絮語口角，遂無境不入趣矣。曲白恰好，迥越昌朝他本。」<sup>8</sup>；呂天成亦品評此劇：「懼內從無南劇，汪初製一劇以諷粉榆，旋演為全本，備極醜態，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風箏帷中矣。」<sup>9</sup>，而今人莊一拂也在《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中，譽《獅吼記》為「明、清滑稽劇中最傑出者」<sup>10</sup>。由於《獅吼記》在人物形象與劇場藝術的巧思耕耘甚多，使得此劇展現出不同於其他稱頌才子佳人故事之風采，展現動人的藝術魅力，至今搬演不輟。其中的第九齣、第十一齣甚至成為崑劇的保留劇目。

<sup>6</sup>《獅子吼》是佛經中的一種，有勇猛精進、警示大眾的寓意，古今寺院均有「大雄寶殿」，取雄獅一吼，山鳴谷應之意。陳季常好談佛道，但常受到精通佛道的友人柳真齡的「棒喝」，故蘇軾借佛家語為戲。詳見清人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二十蘇軾為陳季常作〈昨日雲陰重〉詩與〈臨江仙〉詞後案曰。

<sup>7</sup>〔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湖南：岳麓書社，1994年〕，頁305，陳季常條。

<sup>8</sup>見〔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逸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7月《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頁13。

<sup>9</sup>見〔明〕呂天成：《曲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卷下，頁314。

<sup>10</sup>見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台北：木鐸出版社，1986年9月〕，頁866。

不過，由於《獅吼記》藉由醜化、懲戒妒婦及化妒為賢的手法，企圖達到訓誡婦女、教育女性的風教觀點，漸漸不能服膺人心，反被學者認為落入了僵化的霸權窠臼。吳梅在《顧曲塵談·製曲》中曾批評：「至今人不堪言狀矣。……遂演出無數醜腔惡態，不知東坡詩文所以有此二語，不過極言妻子偕隱之樂，非陳季常之真個懼內也。汪先生不加深考，貿然道之，至乃鬼魅雜出，十尺紅氍毹上，幾成羅刹世界，此何為者也？」<sup>11</sup>；廖奔、劉彥君在《中國戲曲發展史》上亦言：「玩弄女性為趣尚、炫示士大夫隱惡心態的典型作品。作者為夫權張目、整頓妻綱、維護封建倫常而展露的面孔，十分腐朽不堪。」<sup>12</sup>，對《獅吼記》的思想內容抱持相當負面的看法。

因此當我以《獅吼記》作為我創作的原型後，我決定不直接沿用《獅吼記》的劇名，而是採擷《獅吼記》當中的一齣〈變羊〉，取其「人、物之變」的美意，將我的創作定名為《變羊記》。期許自己能保留汪廷訥原著中令人捧腹的語境、能承續其對生活細節的關照，為人物鋪排衝突事件、作有機的組合排列；也希冀能夠將許多不合時宜的思想加以刪節，積極挖掘在《獅吼記》中具發展性，但卻未能深入刻畫呈現之處，讓陳、柳二人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能有不同的敘述方式。

以下，我將分項列述《變羊記》之於《獅吼記》承襲或改動：

#### 〔一〕 人物角色的承襲與改動

由於《獅吼記》中以宋代的兩位名士作為故事主角，是故在人物塑造上、情節安排上都不免顧全角色在歷史中的形象。這樣的「照顧」並不見得是汪廷訥有意為之，但也不可諱言他的人物設定與過去的文人社會結構大有關係。但當我決定以「生活細節」作為我對角色關照的基準時，這些歷史的包袱反而成為人物的負擔。

我很清楚，如果我繼續沿用「陳季常」與「蘇東坡」這兩個名字，就不可避免受到質疑：故事情節是否合乎過去我們對於這兩位文人既定的歷史形象。

我以為與其去討論這樣的性格塑造有沒有可能出現在蘇東坡與陳季常身上，或者

<sup>11</sup> 見吳梅：《顧曲塵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顧曲塵談；中國戲曲概論》），頁62。

<sup>12</sup> 見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簡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三卷上編，頁384。



花力氣去辯駁究竟我們習以為常的符號——「蘇東坡」、「陳季常」又是建構在何種框架論述上，還不如為這兩位人物改名。

這樣的選擇不是為了逃避可能的批評，而是為了讓人物之間可以擁有更靈活的連結——讓角色活得更像「一個人」，而不是被「蘇東坡」、「陳季常」的歷史盛名所累。

但是，我的初衷本是以他們的關係作為發展，因此我不想讓劇本中的角色全然與這些人物切割開來、重新捏塑一段嶄新的故事。於是，我選擇保留了他們姓氏，只在名號作更替，為的就是能讓觀眾在看戲之餘既能做出聯想，又不會被「蘇東坡」、「陳季常」所囿。除此之外，在劇中亦運用戲中戲的方式搬演崑曲〈跪池〉一折，希望透過相似的情節發展，讓觀眾能夠意會到《變羊記》與《獅吼記》之間角色彼此互文的連結關係。

為能方便說明《變羊記》與《獅吼記》相互參照、承繼的角色關係，試以列表如下：

表格 1

《變羊記》 主要角色		對應之《獅 吼記》角色	說明
正戲	戲中戲		
柳月娥	柳月娥	柳月娥	旦。《獅吼記》裡的柳月娥性格鮮明，比較似於類型人物；但在《變羊記》中則強調其性格的轉變。
陳品任 <sup>13</sup>	陳季常	陳季常	生。《獅吼記》裡的陳郎強調其「懼內」的特質，而有逗趣的身段與語言；但在《變羊記》中則是突出其「風流性」與「軟弱」，以從中明白、合理他的選擇。
蘇介文	蘇軾	蘇軾	老生。《獅吼記》中對於蘇軾另有依託，認為他代表了士大夫「出仕」與「隱退」間

<sup>13</sup> 「品任」二字則取「品逸任真」之意。我很喜歡古人筆劃少的名號，有簡單真醇之感，以下「介文」亦是如此，不多加贅述。

			的思想轉折；但在《變羊記》中，我替他卸下了這樣「風教化民」的包袱，單純地作為陳品任之友而發聲。
歌女們		琴操	旦。在《獅吼記》中，琴操作為蘇軾身旁的紅粉知己，聰慧敏捷，最後皈依佛門。但在《變羊記》中，實在沒有空間發展經歷，所以將其模糊成有才的歌女舞妓群，與蘇介文相唱和。
曉梅			貼。《獅吼記》中本無此角色，但為了幫助柳氏進行更多行動而設，性格設定為心性直接的丫鬟，同時也隱喻了柳氏心理較為稚氣的一面。
乳娘			老旦。《獅吼記》中本無此角色，也是為了推動劇情而設的角色。由於經歷過許多人事，想法比較老練深沉。她雖戲份不多，但常常在關鍵時刻提出警語，可以視為柳氏面對「社會化」的先驅。
蒼頭		蒼頭	蒼頭設定為丑、巫師設定為淨。兩人屬於較為插科打諢的角色。在〈變羊〉一場中，利用他們的語言上一來一往，更加激怒柳氏，讓衝突達到高潮。
巫師		巫師	

由於受限於《變羊記》的演出時間長度，以及考量到兩劇所關注的情節重點不同，因此在出場人物上有別於《獅吼記》作了些增減，如：佛印禪師、秀英……等，這些刪節的理由將於情節的承襲與改動說明，就不在此多加贅述。

## 〔二〕 情節結構的承襲與改動

《獅吼記》為明傳奇，在體制結構上是一種多齣長篇的戲曲形式。然今日演出習慣不同，若不論現今搬演之「折子戲」或「復原全本戲」，新編之戲曲泰半不會切割其敘事結構。因此我在《變羊記》中刻意去除與我創作意圖不符的旁雜支線，並針對不足的部分做出補充，主要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展現我的寫作企圖。

《變羊記》針對《獅吼記》情節結構的承襲與改動，我試以敘事時間軸為線索，列成一表，將兩劇相互對比參照，分項說明如下：

表格 2

齣目場次	獅吼記	齣目場次	變羊記
● 《獅吼記》一開始就是陳慥告別柳氏，前往京城拜訪義伯父。對於兩人的相識過程沒有太多陳述。因此在《變羊記》中，為了讓觀眾對陳郎與柳氏兩人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另加了六個場次，描述了他們相識、相處的過程，並且從中慢慢鋪陳兩人在性格上的不同、價值觀相異。兩人在對彼此不斷帶有期望，又不斷失落下慢慢意識到疏離的關係。同時，這也暗自回應了《獅吼記》柳氏的選擇——佛道，夫妻兩人終究無法走到一起。		第一場 〈探春〉	藉夭桃三月，暗喻柳氏已至及笄之年。她獲知自己得良好歸宿，十分歡喜。
		第二場 〈婚試〉	柳氏對未知的新郎充滿期待，想了妙計，欲學蘇小妹三難新郎。結果卻發現新郎已然醉倒。
		第三場 〈梳妝〉	陳品任第一次「遇見」柳氏，邀請她和他一起與摯友蘇介文等人出遊。
		第四場 〈遊賞〉	從出遊中，柳氏意識到自己與丈夫格格不入，感到意態闌珊；品任也因柳氏個性而覺得壓力甚大。
		第五場 〈鑑心〉	品任見柳氏獨自回家，不甚放心，因而跟上柳氏，贈手帕予她。但一見她欲談科舉之事，品任又連忙逃走。
		第六場 〈跪池〉	蘇介文又邀品任出遊看戲，戲中情節略似品任處境，眾人取笑品任與

			<p>柳氏，殊不知柳氏也在場，眾人頗為尷尬。</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此場乃刪節《獅吼記·跪池》情節，製造戲中戲的效果。此場雖然不是直接造成了情節衝突，但是整場又像是對後面情節的預告：表現出陳品任與柳月娥二人由於個性、互動所造成無法避免的分離。</li> </ul>
第一齣 〈提宗〉	副末開場，說明大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由於《變羊記》前半已然交代了人物處境，因此省去陳郎陳述欲出遠門、尋師不著、邀友出遊的細節。</li> <li>● 此外，《獅吼記》當中，另外交代了一人物——佛印禪師，將他塑造為一遊方高僧，在黃州定惠禪寺掛單。因史實確有其人其事，幫助了《獅吼記》的歷史意義，並勾連起與陳慥等人的關係網絡。然在《變羊記》中，因已泯除掉合於史實的疑慮；他的存在似乎也對陳柳之間幫助不大，是故將此情節人物刪去。</li> </ul>	
第二齣 〈敘別〉	陳慥以應義伯父邀為由，欲出遠門，柳氏叮嚀早歸。		
第三齣 〈訪友〉	因為義伯父出差未遇，於是陳慥另訪蘇東坡。		
第四齣 〈住錫〉	佛印禪師在黃州定惠禪寺住錫。		
第五齣 〈狹遊〉	陳慥、蘇軾和琴操等人同往郊外出遊。	第七場 〈狹遊〉	陳品任尋師不果，卻不想回家面對柳氏，於是力邀蘇介文等人再度遊賞。另一方面，柳氏在家苦待品任返家，來探視的乳娘，提起品任納妾的可能。
第六齣	陳慥一年未歸，柳氏寫信謊稱，已	第八場	蒼頭來報，發現品任在他處遊樂，

〈書招〉	備下美酒佳人，要季常速歸。	〈書招〉	柳氏大驚，以納妾為名寫家書測試品任。殊不知，品任竟速速歸家，柳氏大怒，品任哀求，柳氏仍不願原諒。
第七齣 〈歸宴〉	陳慥趕忙回家詢問娶妾之事，柳氏告知已娶四妾，但各個奇醜無比，令他失望不已。		
第八齣 〈談禪〉	蘇軾往訪佛印禪師談禪，談到懼內及兇婆娘都是前生造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在《獅吼記》的安排中，讓陳慥連番出遊，再受懲罰，鋪排了許多「懼內」的笑料與許多雜技身段，增加舞台效果。不過由於【跪池】一段，已在《變羊記》中以崑曲折子戲的方式演出，是故不再重複劇情，而是讓觀眾從戲中戲的表演中，聯想到陳品任之所以「懼內」的反應。</li> <li>● 此外，我延後了陳郎納妾的衝突性，原因是我希望保留更多空間在詮釋陳柳兩人面對關係的態度上。因此我捨棄了《獅吼記》小妾秀英這個角色，讓她只聞其名，不見其人。免得讓《變羊記》的情節支線過於龐雜。</li> <li>● 《獅吼記》也另外交代了琴操歌女拜佛印禪師為師的事件，興許是汪廷訥想在劇中闡發禪宗旨趣，亦為柳月娥的衷心向佛先行鋪排了伏筆。但我不願意把柳氏的向佛歸因於人生果報，於是我捨去了拜佛事件，而企圖模糊過於僵硬的宗教制約，傾向於柳氏對於人生智慧的頓悟。</li> <li>● 在《變羊記》中，一來夢境與幻想另有所託，因此在場次的安排上，就不特別安置陳郎的夢境。二來，由於演出時間有限，</li> </ul>	
第九齣 〈奇妒〉	陳慥以他女之美來比擬柳氏，引發柳氏妒意。蘇軾約陳慥遊春，柳氏聽見，便要陳慥發誓，若有妓奉陪，藜杖一百下。		
第十齣 〈賞春〉	蘇軾、陳慥、琴操遊春，蒼頭來報，果然有妓。柳氏決定審問陳慥。		
第十一齣 〈諫柳〉	柳氏與陳慥算與妓同遊的賬，最後陳慥被罰跪池邊，恰蘇軾來訪，欲教訓柳氏，並要柳氏同意陳慥娶妾，結果被柳氏趕出。		
第十二齣 〈訓姬〉	蘇軾贈陳慥侍女秀英為妾，秀英懼柳氏嫉心，蘇軾安慰之，並寫「藏頭詩」約陳慥來訪。		
第十三齣 〈鬧祠〉	陳慥夢見柳氏到官告狀。卻不想上位者皆懼內，導致眾人紛擾不已，此覺醒來，原是一夢。		
第十四齣 〈贈妾〉	陳慥見蘇軾來信，看出暗藏「子瞻早候」四字，於是托故早出，至蘇軾家娶秀英，暫置於另一所在。		
第十五齣 〈赤壁〉	陳慥、琴操、佛印與蘇軾四人共遊赤壁，琴操拜佛印為師，脫離紅		

	塵。		陳慥的夢境意義有限，可能是與當時「懼內」的社會風氣有關，有冷嘲熱諷之感，但今日已有【跪池】老戲一折，若特意搬演，恐在結構比例上略嫌失衡。
第十六齣 〈頂燈〉	陳慥遊赤壁晚歸，遭柳氏處罰頂燈，柳氏得知陳慥娶一妾，氣得昏倒，醒後想出一計。		
第十七齣 〈變羊〉	柳氏以繩繫住陳慥，不准其外出，恰巧巫師經過，施變羊之術，放走陳慥。柳氏以為丈夫變羊，對巫師言計聽從，指望丈夫變回人身。	第九場 〈變羊〉	陳品任道歉不成下不了台，於是喬請蘇介文幫忙。兩人想得「變羊」妙法，希望柳氏解氣。但柳氏得知是兩人同謀，便曲解陳品任之意，指桑罵槐地把蘇介文痛罵一番。陳品任護友心切，覺得柳氏不顧及他顏面，兩人大吵一番，以休妻要脅，但陳品任還是狠不下心腸。
第十八齣 〈偷樂〉	陳慥高興地跑去與妾在一起。		
第十九齣 〈復形〉	巫師施法將陳慥繫回，柳氏感念，表示不再杖責季常並同意娶妾。		
第二十齣 〈爭寵〉	柳氏心妒秀英，把氣發在陳慥、秀英頭上，結果突然病倒。	● 在《獅吼記》中，陳季常納妾之後，與柳氏還有一番衝突。但我稍嫌情節重複，所以將之省去。 ● 而第二十一齣至第二十三齣是讓柳氏真到地獄走一番，使她體會妒婦之惡。我以為這樣的思想過於淺薄，而有矮化角色之嫌，所以我將此段情節虛化，並非真有其事，成為柳氏搪塞自己心意之詞。	
第二十一齣 〈訴冤〉	鬼卒來拿柳氏，蘇軾找佛印幫忙度脫回生。		
第二十二齣 〈攝對〉	柳氏受苦之際，佛印禪師前往救之，並讓柳氏一遊地獄。		
第二十三齣 〈冥遊〉	柳氏遊遍地獄，見眾妒婦因酷殺女子，死後在地獄受苦。		
第二十四齣 〈謝師〉	柳氏復活，心也有悟，於是與陳慥去向蘇軾及佛印道謝		
第二十五齣 〈生子〉	柳氏一心向佛，秀英產下一子。	第十場 【了夢】	陳品任仍決意納妾。柳氏一人隱然入夢。虛實間，她才渾然發覺自己的執念。 ● 就敘事學的角度而言，《獅吼記》，乃一封閉式的結局：為故事的衝突與困難〔柳氏

第二十六齣〈祖席〉	蘇軾回朝任官，眾人前來餞行。	奇妒」作了完整的詮釋與解決。但「解決妒婦」卻不是《變羊記》的重點，有別於《獅吼記》，它為故事的結尾做了開放式的選擇：《變羊記》最後不想解決兩人最後的「下場」，而是藉由兩人只是短暫共處的合諧，來輕描一筆人與人之間的一點偶然。
第二十七齣〈撫兒〉	柳氏及秀英勉子向學。	
第二十八齣「西歸」	佛印往靈山印証如來法旨而去	
第二十九齣〈廷薦〉	蘇軾奏聖上，薦陳慥及其子陳謨，陳慥受錄用，其子伴讀東宮太子。	
第三十齣〈同榮〉	佛印引柳氏及秀英往靈山，而蘇軾及陳慥在了卻塵緣後，共登仙界。	

蔡欣欣在〈以戲謔寫風教的《獅吼記》〉中，分析《獅吼記》的結構乃通過兩大族群：一是以「金蘭之誼」結盟的「文士／遊宦／高僧」男性族群；一是由「伉儷之情」出發的「正妻／婢妾／名妓」女性族群，組構出彼此角力又相互依託的微妙關係。於是乎，《獅吼記》以戲謔的方式展現出「體罰三部曲」與「審判三部曲」的劇情層次，表現出女性回應男性的手段與反撲，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夫權社會對女權意識高漲的恐懼與規範。<sup>14</sup>

我相當喜歡這種「部曲式」漸次性的情節結構，但卻不喜歡這種截然二分的性別對抗，在《變羊記》中，我同樣有對質、拉鋸的族群，但卻是以男女主角為首，所形成各自擁護的族群。

表格 3

	陳品任	柳月娥
擁護者	蘇介文	曉梅
	歌女	奶娘

<sup>14</sup>蔡欣欣：〈以戲謔寫風教的《獅吼記》〉，《名家論崑曲》（台北：國家出版社，2010年元月），頁748-749

他們或是主僕，或是相交，都因兩人的結縈，在各個場次產生價值觀的衝撞。我以兩人出身背景不同、性格相異為因，而引發種種事件與衝突。這樣的安排，乍看之下普通至極，在我們的見聞或是生活體認中俯拾即是，但正是這些趣味的「錯愕」與「尷尬」卻很少提出來作搬演或描述：

柳氏：（唱）（看熟睡中的陳品任）凝眄思量春風面，鳳凰于飛性翩翩。

（白）〔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大膽〕啊！好不羞人也。（羞，同時品任起身）

品任：看來夫人不甚氣惱，好安心也！哈哈哈哈哈

柳氏：這聲音是……（轉身看到品任）

品任：哎唷！發現了！（想躲起來，又忍不住偷看。但想想，便斗膽向前）

品任：（正經恭敬地）啊，夫人，小生陳品任。

柳氏：喔……奴家柳月娥。

（兩人對望，又尷尬地把眼神移開，兩人不知所措，沉默一陣。）

品任、柳氏：啊，夫人／公子。（柳氏又羞，品任見，趕緊接話）

品任：啊！夫人……看我一身狼狽，實在失禮，煩請夫人移個步，去前邊的花園繞繞，待我換身衣裳，我再帶你四處認識環境！

柳氏：（錯愕，看向品任）啊？……要我移個步？

品任：呃……是啊！這男子更衣，諸多不便！夫人先去轉轉吧！

柳氏：可這，呃……（鼓起勇氣）夫君，我其實也可以不出去的。（心虛）我不是「那個」嘛……

品任：「哪個」哩？……喔！（打自己頭）夫人，都怪我糊塗，你一個女人家也是要梳妝打扮的吧！我真是！光想著自己了！這樣吧！我到隔壁書房換衣服去。（急忙下場，內應）我些會兒再來找夫人你。

柳氏：呀！夫君……（見品任已離開）哎呀！

（唱）門扉重重難攔阻，好生為難新嫁奴，



怪只怪，這夫妻二字太生疏！

我們總是在戲曲人物身上依託最天真、浪漫的想像。很多事件的發生總被視為「理所當然」，其合理性也「理所當然」地不成問題，但是我們自己又比誰都清楚——我們總是在很多當下，在理智與情感間交換許多猶豫，也在許多期待下面臨失落。

而陳品任與柳月娥也何嘗不是如此，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落空，他們各自有各自漸次性：一個是利用逃避尋求解脫，一個則是想把關係愈繫愈緊。

在《獅吼記》中，陳與蘇二人一共出遊了三回，我沿用了這樣的情節，但鋪陳的是陳品任一次又一次的逃離。第五場〈鑑心〉之後，陳品任一見柳氏與他討論未來，他就選擇暫時走避，讓柳氏獨自離開；第六場〈跪池〉面對好友取笑柳氏，劇情中雖沒有言明柳氏的態度，但透過戲中戲的方式也可以猜想得到她是如何憤怒，也興起陳品任企圖透過遠遊，根本不想回家面對柳氏的想法；〈狹遊〉被發現之後，經歷了〈變羊〉事件，我們也可以看見陳品任決定以納妾的方式，徹徹底底企圖想逃避與柳氏之間的關係。

對於柳月娥而言，《變羊記》又何嘗不是處處挫敗的開始：本來滿心期待的大婚之日，卻倉促以新郎醉酒收場；她爲了瞭解陳品任，答應兩次出遊，結果都不歡而散；想追根究柢丈夫的行蹤，卻忍受不住陳品任的欺騙。

正是因爲有這麼多錯落，所以我不願故事情節爲任何一方說話，甚至是無論是非對錯的。觀眾在相對「全知」的角度，冷眼看著他們的衝突；又因爲某句話語還是眼神，把心整個糾在一起。這是身爲創作者的我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最想成就的方向。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除了與《獅吼記》故事情節相互參照外，亦向《琵琶記》取經的原因。我其實不甚喜愛《琵琶記》「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的藝術主張，但很著迷於《琵琶記》的雙線結構：透過一來一往的交替進行，不費一字一句，就讓觀眾看見趙五娘和蔡伯喈舞台畫面的對比。這樣的手法倒有幾分現在電影剪接的味道，但又真正地保留了空間給戲曲好好地發揮，而不是把那些四功五法支解得零離破碎。

因此，在《變羊記》中，我運用兩地的時空交割，也玩了一下雙線交替參照的結構形式：

乳娘：如此說來〔思量〕……不知小姐願不願意聽我一言？

柳氏：嬈嬈但說無妨。

乳娘：嬈嬈雖然不知姑爺爲人如何，但總有聽過別人家的事情，小姐不妨想想，  
姑爺這麼久都不見歸來，說不定是……

柳氏：說不定是……？

乳娘：這樣說興許冒犯小姐，還請您不要見怪！〔看小姐臉色〕說不定姑爺或  
許在外頭認識了別的人，有了納妾之心！

曉梅：〔驚呼〕納妾之心！

（廂房區燈暗，乳娘下，品任、介文上。江南他城區燈亮）

品任：怎麼說起納妾來了？

介文：是啊！兄弟，說真的，這幾日見你玩也玩不盡興，彷彿有事擱在心上，  
我這便想，見你平常與我府上丫頭秀英談話還頗爲投機，不如贈你爲  
妾，平時在家跟著你說說笑笑，你道如何啊！

品任：呵呵，蘇兄多慮了！我何來煩憂？

介文：你我相識多年，兄弟我不會看不出來。你爲怕妻嚴命相逼，要你競試科  
舉，所以出言欺騙，遠行在外，只是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品任：兄弟相知多年，我也不必相瞞。只是這與納妾之事何干？

介文：平時見你與秀英頗爲投緣，爲兄我就給你出個主意：這家總是要回的，  
尊夫人整日叨叨念念，雖然不中聽，但也要面對，只是若家裡多了個體  
己之人，說說體己的話，你也不會如此煩悶，日子也會過得舒坦些。

品任：呵呵，多謝蘇兄，只是……現下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希望能透過這樣的交替轉換，讓觀眾更能感受到柳月娥和陳品任各有各的處境，  
而不會急著給予一元論述的判斷。

不可諱言，戲曲的情節結構還是會受限於傳統的包袱，要大破大立之前，需要深

厚的戲曲底蘊來承擔。若論《變羊記》有甚麼特殊的結構形式，或在技巧上有甚麼創舉？我幾乎可以承認沒有甚麼實驗性質。可是對我而言，我卻相當安心於這些穩固的戲曲結構，因為有這樣的脈絡，反而提供我更多創作時的自由，可以有效的經營我所需要的戲劇效果，來說我想說的話。

### 〔三〕 曲詞的承襲與改動

由於大學時代參與崑曲研究社團，在耳濡目染下，和學長姐、老師學過幾折基礎戲，同好之間也時常相邀看戲、唱曲，因此在創作中許多對於戲曲舞台的想像與形象塑造都是源自崑劇；當我決定要在《變羊記》中安排傳統老戲的演出，也幾乎沒甚麼思索的選擇搬演崑曲〈跪池〉，這些因素似乎是順水推舟地把《變羊記》往新編崑劇的路子上推去。

然而，其實在一開始創作時，可能是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再加上自己相信曲調行腔具有一定的靈活度，所以沒有特別注意曲文的音樂問題，總覺得自己必須先把握住韻文的節奏句式，不至於詰屈聱牙便好。曲詞的安排單純就劇情文意而走，務求字義上的傳達精準。總覺得若是自己過度慎求音樂上字句平仄，按譜填詞，對我這樣的新手來說，反倒是莫大的限制，發揮起來便是綁手綁腳了。因此，對於《變羊記》的音樂想像，是以崑曲的「腔隨字轉」來思考，若真編腔起來拗口難唱，也只好再斟酌辭彙，替換便是。

不過，這樣的寫作方式，倒也不是標新立異，其實許多現在劇本也不再設定曲牌，而是根據唱詞重新編寫新的曲子。王安祈在〈從折子戲到全本戲〉一文中，便談到了前人「突破曲牌限制」的做法，引用了言慧珠生前對於設計《牆頭馬上》唱腔的說明：

有的人主張不用曲牌，完全重新譜曲，可以自由發揮；也有的人認為崑曲的套數不能打破。我們認為取消了曲牌，容易失去崑曲的風格，但是，為了更好的表達新的內容，就不能不有所突破。我們本著「既要保存崑曲的特點，又要發

展它」的精神，在曲牌上和唱腔上，也本著推陳出新的精神進行新的嘗試。<sup>15</sup>

由此可見先有曲文再請作曲家按「劇情需要」參考「既有旋律」譜曲是因應新的劇本，所產生的新的表現方式。

不過，既然我選擇了戲曲作為我的創作根柢，我還是希望自己能寫出戲曲的韻味來。在經營曲文的過程中，閱讀前人作品一直是自己靈感的來源。為了把握住韻文的斷句與節奏，我向過去的經典——詩詞曲文中取經，但又得小心，不可有太多挪用、誤用的痕跡在。

舉例來說，譬如在第二場〈婚試〉到第三場〈梳妝〉的過場中，爲了要表現陳品任呼呼大睡、而柳氏終夜失落難枕的情貌，我選擇以幕後曲的方式來表現，一來可以方便演員換裝，二來可以透過第三者類似今日電影中「畫外音」的手法，讓觀眾想像其畫面。

我所採取的韻文形式，就是轉化了崑曲《牡丹亭·驚夢》裡的花神曲牌【五般宜】。

【五般宜】一個兒意昏昏夢魂顛，一個兒心兢兢麗情牽；  
一個巫山女趁著這雲雨天，一個桃花閨苑幻成劉阮；  
一個精神忒軟，一個歡娛恨淺；  
兩下里萬種恩情，則隨這落花兒早一會兒轉。

〈驚夢〉一折當中藉花神成就杜柳兩人因緣之分，花神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曲文曖昧勾人，聲色並重。這樣的浪漫對照到《變羊記》，對於柳月娥與陳品任來說，這麼重要的洞房花燭卻偏偏什麼事都沒發生。我想利用【五般宜】的曲文句式，產生一種相互參照的效果，更讓人體會到柳氏尷尬失落的細微心思。

一個兒夢昏昏、醺陶魂顛；一個兒心耿耿、麗情難牽，  
一個反側輾轉；一個沈醉、恁般纏綿，  
兩下裡各種滋味迴腸難掩，則道是聽春雨綿綿，好待更漏殘。

<sup>15</sup>王安祈：〈從折子戲到全本戲〉，《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43-44。

也由於在《變羊記》中，有許多情感表述，歧出過去古文情味的範疇，爲了避免這些情感表現得過於現代與白話，而喪失角色的身分，我則是選擇了意象隱喻的方式，好讓角色可以自由揮灑情感。

柳氏：(唱) 成雙繾綣惹金鈎，雨打銅壺聲聲漏。誰知已到黃昏後？

第十場〈了夢〉中，用弔詭的婚禮音樂映襯出柳氏在情感上的挫敗，面對著最後的結局竟是丈夫納妾這樣尷尬的處境，柳氏自然心繫著在新房內的丈夫。我透過柳氏看著錦帕上起毛球的繡線，隱喻著她視那名小妾爲隱隱作痛的瘤；伴隨著規律的雨聲，凸顯著他人房內歡喜慶賀，而自己的房間內卻了無人聲的孤寂之感。最後用「黃昏」的意象做結，表現出柳氏對於情感的失落。這樣明擺在眼前的尷尬，我不想要直寫柳氏心境，因爲她有別於前幾場，不再是「怨懟」之聲，而是全然空蕩的無感。

這些曲詞還不敢說寫準了，字字句句都還需要時間的琢磨跟耕耘，不過，隨著自己對曲詞不斷的刪改增修，我似乎也慢慢地找尋到這些曲式的節奏與韻律，這是我在創作過程中收穫最爲豐盛也是感到欣喜之處。

### 三、 流動：《變羊記》的衝撞與疏離

#### 〔一〕 欲望對象或者是自己？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變羊記》的情感流動，或許我會說這是一場「從期望到失望」的過程。一對夫妻，兩個人、兩處家庭、兩種文化，經由媒妁之言的「強行結合」，這中間勢必需要許多磨合與協調才能繼續相處與溝通。但是值得我們去深掘的議題是，爲什麼我們會對這樣的關係產生這麼多期待呢？而這個期望又是源出何處？又是以誰爲依據？

精神分析學者拉岡 Lacan (1977) 曾以鏡像階段 (the mirror stage) 這個概念指出「我」的成就是因爲在外於我的空間認出了自己，這個鏡像對體就是意識中的「自我」。

《變羊記》一開場，我就讓柳氏有一番自述，裡面隱含著對於出嫁的期待：

柳氏：(唱) 繞迴廊、穿花徑、進得門首，舞彩蝶、聽黃鸝、巧轉啁啾。

常聞道、樂遊園、麗情輕叩，我眼中、卻不應、聊賴閒愁。

曉梅：哎呀，小姐快來，那處萬紫千紅，好不有趣。

柳氏：(唱) 喜則東風由人醉，憂則時節逝芳菲。

天桃明年能再回，鞦韆架前知是誰？

祈願良時折華枝，宜其家室好子歸。

曉梅不像柳氏那樣含蓄，但卻直指柳氏心聲：

乳娘：(笑臉盈盈地) 是陳太守的子嗣陳品任。對方出身名門，頗有文采，可說是天作之合呢！

曉梅：(歡喜地) 哇！可是真的？門當戶對！天作之合！恭喜小姐！賀喜小姐！

乳娘：瞧你高興的！

曉梅：這是自然，小姐待我如家人一般，我當然願他有個好歸宿！如今小姐有了好人家，只道小姐這一輩子什麼都不愁了，我能不樂嗎？

但這種認知是一種誤識，是種想像並被賦予理想化的成形。在戲的一開始，我故意讓《變羊記》不同於《獅吼記》的開場，故意安排了柳氏與曉梅主僕兩人的歌舞。這樣「遊園」的場景與《牡丹亭》有幾分相似，是我隱而未明寫的暗筆：每個女孩都有「愛好是天然」、孤芳自賞的心理。

而在社會所建構的「女性符號」層中，她們對於自己的成就還是寄託在終身大事上，沒有太多的選擇。當然，柳氏也不例外，只是她面對這些良辰美景沒有奈何，反而有更多的自我期許。這樣的自信讓她沒有太多閒愁，但也因為這份自信在往後的失落中，感到更多的挫敗。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第一場末乳娘對曉梅的興奮，澆了一頭冷水。

乳娘：〔笑〕你這丫頭！我看你是想跟著小姐有舒服日子吧！不過……（不知如何啓齒。）小姐覓得佳婿，自然再好不過，只是人生有時陰晴圓缺，遇上什麼都是不能強求的。

曉梅：嬈嬈說什麼呢！我一句也聽不明白。

《變羊記》之所以會想借用《牡丹亭》情境的原因是，湯顯祖在寫牡丹亭時，把自己的性情之說寄託在杜麗娘身上，這樣的欲望對象其實恰巧與拉岡的「鏡像」實驗有許多有趣的相互參照。而我利用類〈遊園〉的情境設計，在在強調了柳氏面對自己的婚姻，多多少少帶著追尋自我完整的成分在其中。

拉岡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藉由鏡子中的反射〔外在對我們的形容〕來意識自己主體的存在，甚至透過鏡子當中的第三者，去辨別和自己主體的差異，或者是找到和自己主體類似之處。他以為「語言」也是如此，語言也必須透過排它的方式才能找到自己意指的範圍。而這兩者類同的結構，相互鍊鎖，由一個符徵到另一個符徵，展現著主體的欲望，以及無止盡的差異和匱乏。而我們便從鏡像的隱喻世界轉換為語言永不完滿的換喻世界中。

正因為「自我」並不完美，「自我」是他人眼中的我，「自我」永遠處於一種匱乏之中。所以經由「他者（the Other）」的誘發，個體的心理機制就會接受到刺激物的催化，經過一連串難以言說的複雜運作，反覆辯證，並導致內在產生複雜的化學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往往會有欲望對象〔此處不見得指「人」〕；我們爲了要達到完美的自己，就會無止盡的尋找可以補足自己不足的地方，使自己更臻完美。

只是這樣的欲望在拉岡看來，是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於是人們面對這未知的事物，往往賦予自己的想像。這也就是〈婚試〉出現的原因：

理想化是迫害恐懼的產物，也是源自於本能需求的力量，這種本能需求的目標是無窮的滿足，……這種運作過程也就是將客體分裂，並且一概否認挫折與迫害，挫折與迫害的客體與理想化的客體分裂，並且一概否認挫折與迫害，挫折與迫害的客體與理想化的客體被遠遠地分開來；無論如何，壞客體不只是與好客體分離，它的存在也被否認了，就如同整個挫折與隨著挫折而來的「壞」感

覺〔痛苦〕都被全盤否認一樣。<sup>16</sup>

柳氏苦等陳品任不至，也象徵著她的理想其實是和現實有所出入的。但因為她的期待頗深，讓這理想跟現實慢慢產生分歧，最後產生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來。

柳氏：（笑）新郎呵——

（唱）見他風骨不服軟，妾身慚愧太刁鑽。

（白）夫君啊！此聯無有什麼學問！可曾聽過蘇小妹遇秦觀，洞房花燭有三難，爲妻借題把君纏，望夫君不必認真把命擔。夫君啊！——

（無聲）

柳氏：夫君啊！夫……（轉身，環顧左右，發現只有自己一人）呀！——

（唱）空蕩蕩，冷風疏影映空窗，意慌慌，哪裡見新郎模樣！

（白）哪裡有什麼新郎！原來這全是自己胡亂瞎想！啊！方才曉梅去了哪了？（想起自己之前的計畫，羞）那新郎呵！——

（唱）羞答答，憑空撰、三難新郎，態懨懨，空閨等、好比孟姜。

（白）唉！這些時刻了，曉梅啊！曉梅啊！……曉梅！……癡丫頭不會在門外打起瞌睡了？……曉梅！（走近門。）

（曉梅急切的上）

曉梅：小姐！小姐小姐！今天這關是守不成了！

柳氏：不要急！慢慢說！瞧你一副著急樣！

曉梅：哎呀！（猶豫）小姐……小姐……

柳氏：但說無妨！

<sup>16</sup> Melanie Klein, 呂煦宗、劉慧卿譯：《嫉羨與感恩》（台北：心靈工坊，2005年）。頁9。



曉梅：哎呀！小姐……小姐……姑爺他……

柳氏：姑爺怎麼了？

曉梅：哎呀！姑爺……姑爺他……

柳氏：你快些說啊！

曉梅：姑爺他……

（陳品任醉步上，衝進房裡，越過柳氏、曉梅，一個勁兒倒在床上，睡。）

曉梅：（小聲說）這般……醉了。

透過柳氏的幻想，帶出柳氏對於欲望對象的想像，只是富饒趣味的是，這些幻想恰恰也隱含著柳氏對於自我理想的補足。她透過希望對方是這樣的人，來補足自己無法達成的夢想：科舉。也因此柳氏總是用高標準來看待陳品任：

歌女甲：好對好對，這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這對手與知音實為一體之兩面，所謂一山難容二虎，但沒了二虎，想必這山林間也是寂寞。

（眾人叫好）

柳氏：不過（笑）……小女子不才，可這聯言詞美，意境合，只是這平仄，多有不齊，實為可惜。

歌女乙：（反擊）柳夫人實太苛刻，這吟賞之間，境界為大，不必工於格律，否則失之趣味。

或是三不五時糾正他，希望他能出人頭地：

柳氏：（笑）今日見夫君應對，文彩逸逸，適才忍不住揣想，倘若夫君上京取應，出仕科舉，怕不是登科及第，也少不了桂榜有名。

品任：呵呵，夫人真愛說笑。

柳氏：以夫君才情絕不是難事。

品任：啊，夫人你我新婚不久，我怎奈生別離？

柳氏：生離遠別何足歎，有道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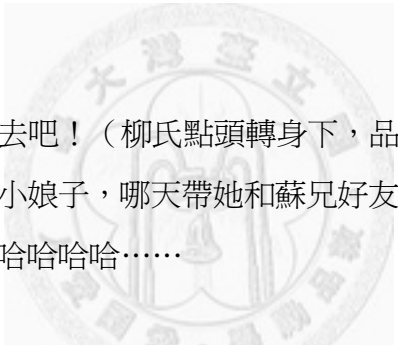
品任：父母年邁事已高，怕多有拖累。

柳氏：我自當盡心竭力，朝夕奉養，夫君不必掛念。

品任：啊！車駕到了，夫人且小心上車！

柳氏：（遲疑）夫君……

當然不只是柳氏有這樣的想法，陳品任也同樣很難在戀慕對象和自我戀慕作區分：



品任：啊！夫人快些去吧！（柳氏點頭轉身下，品任待她下場後）哈哈，好個聰慧可人的小娘子，哪天帶她和蘇兄好友們一同吟遊，他們定是羨煞我也！哈哈哈哈哈……

陳品任帶柳氏出遊的舉動也何嘗不是代表著他希望自己能被肯定。「這是虛張聲勢卻又缺乏自信的自我留下的痕跡，拼命透過自己的鏡像，來確認自己不確定的優點——我的缺點<sup>17</sup>」

然而這樣依賴著「幻想他人」的情感欲望，其實無法讓自己獲得真正的滿足，反而招致更多「感覺自身的缺乏」。

## 〔二〕 又疏離又緊密的關係。

在德文中，「姻親」〔Wahl Verwandschaft〕是對立於「親屬關係」的特殊成員，就字面上來看，它代表著「選擇性的親屬關係」。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之間的弔詭：「選擇」是姻親的要素。


<sup>17</sup> David L. Norton and Mary F. Kille, *Philosophies of Love*, (London: Rowman & Allanhead, 1983), p 91.

任何締結「姻親」關係的人們，都希望自己和對方能擁有親屬一樣的關係，是無條件的，無法改變的，也是不可破裂的。但是人們總不會意識到：當我們選擇把人事物連結在一起，就會有機會解除關係。

這就是「姻親」與生俱來的矛盾性。

其實，我不願去辯證柳月娥與陳品任的愛情發生與否，因為不管是不是一瞬間，還是曾經，更或者是藏在內心深處，有著我們所謂的「愛情」，都無法阻攔他們對於「彼此關係」無法「相認」的不安。

「人類紐帶中那詭異的脆弱性，此脆弱性引發的不安全感以及被這種不安全感促使的相衝突的欲望，既想束縛，又想讓它鬆脫。」<sup>18</sup>對於陳品任而言，與自己的神仙眷侶快意遊賞人間，是他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想像。但是，柳月娥的性格與態度總是令他不敢恭維：



品任：（懊惱）唉！本想帶她出遊散心，卻不知為何備感壓力！當時見她什麼都新奇，一時興起，隨口說說，怎知她全記在心上，我麼、現下成了罪人哩。

介文：陳兄言重了。

品任：哎呀！蘇兄！你有所不知！

（唱）生自無拘束，傲物性使然，如今妻來伴，卻覺坐針氈。

見她柔情綽態，我麼呵、豈是枝頭鳳凰攀、真叫我一籌莫展。

介文：（笑）陳兄不必多慮，際遇之間不都是從生疏到熟稔？何況夫妻？我說這顧忌多了反倒矯情，倒不如瀟灑灑灑，自在人間。

品任：此言甚是！（點頭）

陳品任雖然風流貪玩，但絕不是花心絕情之人，甚至他的個性也有纖細體貼的部分：

---

<sup>18</sup>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20

品任：(唱) 烏鴉鴉、熙來攘往，步履緊、遠目倉皇。

見不著、儷影模樣，哎呀呀、待不得、天色昏黃。

(夾) 夫人？夫人在哪？唉唷！這天快黑了！可別出什麼事才好

(唱) 心焦焦、千里尋遍，誠恐恐、怪我牽延，

她本是幽閨自憐一水仙，卻讓我錯落人間。

(白) 夫人啊！月娥啊！夫人啊！

柳氏：(白) 曉梅，你可曾聽見有人喊我名諱？

(唱) 忽聞得、一聲叫喚、莫非夫君把念轉？

品任：夫人啊！月娥啊！夫人啊！

曉梅：小姐！是姑爺！是姑爺！（張望）小姐！姑爺……在那呢！

品任：(看見她們急著迎上前去，喜) 夫人！（卻忽然意識到尷尬）啊！夫人，妳們怎麼還在此處？

曉梅：姑爺！這裡到處像得緊，咱們找不著車，正著急呢！

品任：險是找著你們，這裡龍蛇雜處，還好妳們無事！車駕往那裡去呢！

曉梅：姑爺不是跟朋友在一起，怎麼卻在此處？

品任：喔！（不知該如何說好）方才擔心你們，也就跟了上來。(看見柳氏看著他，岔開話題) 啊！那邊走哩！（先走）

柳氏：(感動，微笑) 原來不是無心緒，也是有心人哇！

品任：(想起，回頭) 夫人啊！喏！（遞新的絹帕給柳氏）方才見著夫人的絹帕弄髒了，想給夫人添件新的，只是這來的路上有些倉促，沒辦法給夫人挑件好的。

卻正好恰恰是這份敏感，讓陳品任一聽到柳氏提起科考之事，便備感壓力，選擇逃避：

柳氏：(笑) 今日見夫君應對，文彩逸逸，適才忍不住揣想，倘若夫君上京取應，出仕科舉，怕不是登科及第，也少不了桂榜有名。

品任：呵呵，夫人真愛說笑。

柳氏：以夫君才情絕不是難事。

品任：啊，夫人你我新婚不久，我怎奈生別離？

柳氏：生離遠別何足歎，有道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品任：父母年邁事已高，怕多有拖累。

柳氏：我自當盡心竭力，朝夕奉養，夫君不必掛念。

品任：啊！車駕到了，夫人且小心上車！

柳氏：（遲疑）夫君……

（柳氏、曉梅上車）

品任：啊，夫人，介文他們還在等我，不能讓他們久候，夫人先行回去吧。

曉梅：啊，姑爺不和我們回去？

品任：呃……便是，〔對車夫說〕夫人坐車，務必小心擔待。〔對柳氏說〕啊！

夫人，我想是明早就回。你就安心啓程吧！

曉梅：啊，明早？

可是，陳品任的疏離，不但沒有讓自己更舒坦，反倒讓柳氏產生不安全感，而做出更激烈的舉動。

當愛人沒有安全感，他們往往會出現很沒建設性的行為，不是試著取悅，就是試著控制，甚至可能會在心理上凌虐對方——所有這些行為都像是要把愛人趕跑。<sup>19</sup>

於是乎，柳月娥對於自己即將失去的關係作出了她的努力：

柳氏：呀！——

---

<sup>19</sup> Adrienne Burgess, 在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一文中引述 Guard Weekend 於 2002 塔維史塔克婚姻研究中心〔Tavistock Martial Studies Institute〕Christopher Clulow 的說法。

(唱) 那日他言京城遊，今日才知是胡謔。

曉梅：這實在過份了，我們小姐哪裡對不起他？

柳氏：(唱) 萬般滋味難忍受，千百猜疑湧心頭。

(白) 難不成真如乳娘所說，夫君他已有二心？得想個法子要他回來跟我說清楚！(轉蒼頭) 好大哥，可否幫奴家一個忙？(亮出錢給蒼頭)

蒼頭：(見錢眼開) 少夫人交辦的事，小的一定做到！

柳氏：(揮毫)(唱) 誑騙欺瞞心眼黑，莫怪我還治其道寫書催，  
假納妾之名把質對，好辨個誰是誰非。

柳氏：好大哥，請您找到夫君，親手把這封信交付於他，月娥一定重重有賞！

蒼頭：唉唷！重重有賞(看到錢跟首飾)……是的，小的馬上去辦！(拿信下)

但是這樣的舉動也沒能讓她自己好過，她把兩人關係的繩子愈繫愈緊，也越來越缺乏彈性，導致她對陳品任已失去信任，把他的作為都導向一種「惡意歸因」：

柳氏：……很好玩嗎？

品任：什麼？

柳氏：這樣耍著人玩很好玩嗎？

品任：(急著解釋) 夫人，這不是耍你，……是想讓你消消氣。

柳氏：你想這樣我會消氣嗎？

品任：只是……只是想……那樣。

柳氏：呀！

(唱) 憶他、一聲聲嘻笑怒罵，見他、一句句舌祭蓮花，  
都以為、意誠終不成空話，卻如今、清楚明白不過他！

只是從她的這些選擇中我們發現：

這裡顯現的愛，那不可思議的脆弱，以及它是如此可恨地不願輕易接納自己的易受傷性。所有的愛都力求獨占，但就在它勝利時，它也會看見自己終極的挫

敗。<sup>20</sup>

陳品任終究沒有寫下休書，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陳品任的個性根本不會拿「七出」之罪作為要脅。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不代表陳品任意識到「父權社會」的「霸凌」<sup>21</sup>所作的折衷之法。相反的，在他因為自己的軟弱而無法發揮所謂的「大丈夫」氣魄時，便顯得更加困窘與懊惱。他之所以寫不下休書的根本原因，是他從不願意面對「尖銳」的關係。他三番兩次遇到衝突，都是選擇了逃避的姿態。

這份又疏離又緊密的關係，本來只是陳品任與柳月娥兩人拉鋸而已，但隨著蘇介文、未出場的小妾秀英的加入，再加上眾僕人皆在場的場域中進行時，這份關係就變得不單純了。

愛可能在這自我永續〔或幾乎是自我永續〕的故事分享的孤島上，生根，發芽，抽長。但就像當道德規定的兩人關係擴張到包括第三者，並因此準備要面對「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時，它會發現自己的道德、直覺和衝力，都不足以面對並處理公共領域衍生的非個人正義的議題，這種愛的交流也一樣會發現自己還沒準備好面對外在世界，既沒想好對策，也缺乏如何應付的技能。<sup>22</sup>

於是衝突一觸即發，他們都用最瘋狂的方式去爭取自己所欲求的情感方式：

柳氏：〔轉身，把氣出在蘇介文身上〕哼，好你一個蘇介文，全無讀書人風範，  
勾搭下人，演得什麼戲！

品任：月娥！這不關蘇兄的事！

柳氏：（白）正是與他相干！

（唱）羨你才高逸秀，可惜你不過終日應酬！

<sup>20</sup>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43

<sup>21</sup> 在此，我額外補充一下，上文我很勉強地用了兩個很可怕的詞彙：一是父權，二是霸凌。之所以說可怕，是因為我其實並不希望這個劇本沉浸太多女性主義的討論，也不希望這個劇本因此被歸為 building roman 的範疇。

<sup>22</sup>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80

〔白〕難道所謂才子都是你這等榜樣？

〔唱〕蠶食骨肉、以女色相誘，我豈能善罷甘休？

〔白〕陳家府上可不需要蘇府的丫鬟伺候！

〔唱〕念你家學泰斗，可你三番兩次、兩次三番叫唆胡謔，  
可羞不羞？可羞不羞？

品任：（怒）啊！柳氏！我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處處忍讓，而你不要得寸  
進尺！

品任：（唱）真道是怒女羅剎在眼前，蠻不講理情何堪？

管不得滿屋滿廳滿堂人來看，

好似我百錯千錯萬錯罪過般。

五內翻轉、絞緊牙關，叫你字字句句因果還。

（白）你們快把休書取來！這封休書寫下去，你我夫妻再無瓜葛！

柳氏：啊！好個負心漢！寫休書也要有原因，七出之罪，你說我犯了哪條？

（品任因柳氏氣勢，接不上話）

柳氏：〔厲聲〕你寫休書吧！

最後，〈變羊〉一場陳品任雖然沒寫下休書，似乎象徵著柳月娥保全了自己元配位置；我們也在這場爭論中，看似肯定了柳月娥的「有理」。但隨之而來的婚禮場面，完全令人措手不及，彷彿對柳月娥先前的「勝利」發出最殘酷的冷笑。柳月娥再怎麼委屈，再怎麼尋求一個公道，但都也抵擋不住陳品任要納妾的決心。

努力的結果無法預測，何況努力本身又讓人心力交瘁。……在無休無止、無盡受挫地尋找確定性時，我們其實沒什麼選擇。<sup>23</sup>

於是在這樣流動的情感中，柳氏最後也只能獨坐空閨。

<sup>23</sup>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173



### 〔三〕 又坦然又茫然的失明症

其實，創作過程中最早成形的畫面，是《變羊記》的最後一場〈了夢〉。因為當初在閱讀《獅吼記》時，這個疑問在我心中遲遲得不到解決：一個女子，何以在嫉妒與狂亂之後，僅僅因為遊地獄一趟，便說自己已然向佛？《獅吼記》裡的交待有如怪力亂神，實在是不能滿足我的想像。我也相信，這樣的解釋若真要搬演出來，恐怕也不能讓現在的觀眾所信服。正是因為如此，我總是不斷地揣想：柳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她何以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是最我想探究的答案，也是《變羊記》所有想像的起源。

在《獅吼記》中，寫柳月娥入地獄一回，便心深感有愧；一覺醒來，就決心修遣佛道。故事彷彿對其關注的「療妒」主題做出了回應，並成功地交代了各個人物的「因果」，這樣的安排好似應付了論述，倉促的給了答案。但我始終相信柳氏絕對有洞察自己和陳品任關係的能力，而不是在受到恐嚇後，便嚷著「不玩了」。只是我們一旦選擇去明白她的明白之後，這層頓悟也就這樣酸了起來。

柳氏：(唱) 昨日光影，聯袂相映；層層疊疊，疊疊層層。

輕衫涕淚，好自獨醒；憑伊數語，不忍諦聽……

(閉眼，音樂間奏)

(三更鑼鼓響)

(睜眼，環顧四周，現在才回到了現實。)

(白) 到底是夢，夢醒以後，人也還是走了。

而這個時候，一直離她遠遠地的陳品任來了。卡夫卡〔Franz Kafka〕曾在一篇寓言〈Das Kommen Messias〔救世主的到來〕〉中提到：「那個人會在不需要他的時候才來，他會在別人到達後才來，他會來，不是在最後一天，而是在最後一刻。」<sup>24</sup>

我之所以會安排陳品任真的進她房裡，的的確確有那「最後一刻」出現的想法，

<sup>24</sup> 見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45 譯 16

一方面是想落實柳氏的恍惚，想讓她再回顧與丈夫的過去時還能有一記回馬槍自省，而另一方面也想呼應陳品任不合時宜的任性：本要他在時他不在，無視於他的時候，又會這樣誤打誤撞的闖入人心裡。但是，此時的柳氏卻是平靜許多：

柳氏：是啊！此刻，我倒也清楚了。

（唱）因緣起滅盡虛無，勘破紅塵歸敝廬，

冷暖世情人未喻，落得箇醉模糊，

模糊人兒最模糊，一半兒昏迷，一半而苦。

品任：（疑惑轉笑）夫人這番話頗有智慧，我這一時半刻琢磨不著！

柳氏：終究是人各有情，何須相強。

品任：什麼？

柳氏：（笑）無有什麼。晚了，夫君也好歇息吧。

其實品任很早就說過兩個人「人各有情，何須相強」，但是他和柳氏的這句話，卻造就了不同的語境意義。

包曼認為當一個固態的結構關係企圖被鬆動，我們就必須面臨重新界定自由與安全的問題。就陳品任而言，他之所以說出「人各有情，何須相強」，是站在維護自由的立場下，為自己的行為做出的辯駁。有趣的是，他並非要打破他與柳氏的關係，而是在他和柳氏之間劃出一條線，界定彼此的安全範圍——「只要我們遵守遊戲規則，就能相安無事。」；但柳氏卻不是站在自由的角度觀看，她尋求的是更多的安全。陳品任的納妾行為無疑是斷定她為他們之間關係的付出是失敗的，她無法阻止關係被鬆動，但她仍要維護屬於她的尊嚴，於是她為自己重新建立了穩固的堡壘，至於陳品任怎麼做都是他的自由了。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兩種需求不是天平的兩端，自由與安全彼此矛盾卻相互依存：因為想要安全地擁有愛，所以「想束緊紐帶」，但無拘無束的愛是那麼地誘人，所以「又想讓〔關係〕鬆脫」；既想要維繫情愛關係，又想要「平和分手且心安理得」；既「渴望與人相繫，卻更恐懼被就此綁死」。

在〈了夢〉中，柳氏不想再束緊紐帶，於是乎，她就這樣牽起了嘴角，但這一笑

是需要勇氣去跨越的。她明白自己應該要放下，但是放下之後呢？不僅是她，恐怕連我們自己都無法提出好的答案。

我聽說過有一種雪盲<sup>25</sup>現象，在暴風雪的大地裡，看不清前進的方向。我們的生活裡偶爾會經歷相同的狀態。比如惶然不知所措驚慌的時候；比如無法保護自己免受傷害的時刻；比如分不清夢境或現實的時刻……<sup>26</sup>

這種又坦然又茫然的「雪盲」現象，就是柳氏為她和陳品任之間這樣的「流動之愛」留給我們最後瞬間的快照〔snapshots〕。在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我想起了納蘭性德的一首詞：「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

許多過去，被我們以為亙久不變地，會在未來的某天襲上心頭，那時我們才知道，不管如何，終究是丹青一抹。所以，當柳氏的身影隨燈光隱去，只賸幕後曲這樣唱著：

情性不同頗相累，愈付心血愈難追。  
難道人情總離悖？原來只是曉風吹。

難道人情總離悖？原來只是曉風吹。

#### 四、 結語

答案不可避免地是由另一個人回答，而非當初那個被問的人；而得到答案的也是那發問後已有所改變的人，而非當初那問問題的人。當中發生的改變有多深邃，永遠無法得知。<sup>27</sup>

---

<sup>25</sup> 雪盲症是一種由於眼睛視網膜受到強光刺激引起暫時性失明的一種症狀。雪地對日光的反射率極高，可達到將近 95%，直視雪地正如同直視陽光。

<sup>26</sup> 周俊瑛：《他們生活的世界》〔首爾：KBS，2008〕

<sup>27</sup>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於頁 60 引述 Franz Rosenzweig 在 *Das Büchlein vom gesunden und kranken Menschenverstand*, trans. As Understanding the Sick and the Healthy, ed. N. N. Glatz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的話

其實究竟為何動念寫下《變羊記》的原因似乎已經不可考了，也許是經歷了這些那些的告別、然後意外地在遺忘的時候巧遇、碰頭；也許是偶然間聽聞八卦時心有感觸、思辨……，這些事物總是變化得太多太快，快到令我已經無法分辨每回落筆的動機。但是這些人事聚合的拉扯，像是執念般浮現的問號，一直在我心裡迴盪。

版本一改再改，細節推演多回，總覺得這些角色就這樣在我心中不停地「重新來過」。直到那天和朋友坐在溫州街的咖啡店裡聊天，她偶然提起了包曼跟拉岡，一句句竟然讓柳月娥和陳品任他們鮮活起來。那時，我忽然感覺到這些《變羊記》裡的人物不再只是從我寫作中出現了，漸漸地擁有了自己的性格，他們一個個似我，卻又不是我，那是一種我與他們之間很奇特的——疏離而又緊密的關係。也因此，雖然在我創作的過程中，並沒有思考太多對於「液態流動」與「精神分析」的範疇，可是我仍決心把包曼與拉岡的想法延伸成為我的創作說明，因為我驚異著他們之於《變羊記》中不可言喻的共感與呼應。

也許就目前來說，我對他們的閱讀還尚粗淺；但是，這些未知的誘惑，對我來說就是一場華麗的冒險。也許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不過，身為戲曲的作者，他永遠只完成了一半的藝術，改動〔或許可以說是流動〕則是一生的功課。

## 貳、 殺狗記

### 一、 發想：怎麼殺了兩次狗？

早在大學時代就對戲曲劇本產生興趣，那時候常常去圖書館把那些發黃的書頁借回家閱讀。從《長生殿》、《桃花扇》再到《琵琶記》、《張協狀元》……最後滿心期待地把「四大南戲」捧在手上。

但不知為什麼，對《荆》、《劉》、《拜》那些曲折的劇情竟產生不了什麼共鳴，倒是「楊德賢婦殺狗勸夫」的情事一直縈繞在我心頭。那時候覺得這「殺狗」橋段簡直荒謬極了，若能搬上舞台，對現在的觀眾來說，這「灑狗血」的劇情，定能讓觀眾見識到古人的幽默。

不過，後來當我提出想改編《殺狗記》的想法時，身邊的人無不皺著眉頭。原因是《殺狗記》除了「殺狗」這個妙想之外，劇本主題簡直陳腐至極，要是搬演此本，只是刪節重複冗長的劇情，恐怕還沒「殺狗」，觀眾就已氣到「吐血」；更何況依據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之一<sup>28</sup>，這種虐殺動物以成就自己的思想，實在不容見於現代社會，就算具有道德教化勸說意味，也不是每個觀眾都能將「殺狗」這件事情輕鬆看待。

大家這樣的反應讓我忽然領會到人們矛盾的心理——眾人總是對於「建立秩序」顯現不耐煩，但又對於「崩解秩序」避之唯恐不及。而四大南戲《殺狗記》正好走在兩造的極端上：孫華究竟對自己的弟弟有多殘忍？值得人群起攻之？楊氏何以利用殘忍的手段勸說丈夫？究竟有多少人意識到楊氏的「殘忍」？這樣的思辯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反覆、翻轉著，也促使我起意改編《殺狗記》：想要借《殺狗記》的劇情重新評價「斷案」這件事的荒謬，並透過角色之口，讓觀眾感受到「正義」的弔詭與無奈。

### 二、 溯源：殺狗如何勸夫？

《殺狗記》，相傳為元末明初人徐畛所作。全名據永樂大典戲目所錄是《楊德賢

<sup>28</sup> 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散布、播送或販賣違反第六條、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電磁紀錄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賞、聽聞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但為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不在此限。詳細法條可參見農委會網站。

婦殺狗勸夫》，不過今日原本已經失傳，現存的版本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本，題作《繡刻殺狗記定本》，內署「明徐𤟖著，龍子猶訂定」，為明馮夢龍的改定本。<sup>29</sup>我的創作《殺狗記》則是根據俞為民校注汲古閣刻本<sup>30</sup>為底，進行改編。

全劇三十六齣，主要寫富家子弟孫華結交市井無賴胡子傳、柳龍卿後，將兄弟孫榮趕出家門。孫華妻楊月真屢屢勸夫不聽，於是謀下殺狗之計，並將屍體假扮成人。酒醉歸來的孫華，誤以為禍事臨門，便請胡、柳二人協助解決困難，沒想到胡、柳二人不僅藉事推拖，還向官府告發孫華；相較於胡、柳二人背信忘義，兄弟孫榮則不計前嫌，幫忙埋屍，還在官府前主動承擔殺人罪名。最後楊月真在官府面前說明真相，使兄弟重歸於好。

這是一齣頌揚孝悌觀念的家庭倫理劇，提倡「王化以親睦為本，維風以孝友為先」<sup>31</sup>，強調只有手足之親才真正可信賴的，狐群狗黨不足與交。戲曲評家大都認為《殺狗記》思想陳舊，意義重沓，辭句俚俗，不足稱道。清梁廷枏《曲話》<sup>32</sup>云：「《荆》、《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吳梅於《顧曲塵談》中亦謂此劇：「乃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sup>33</sup>

雖然《殺狗記》在過去的藝術成就上評價不高，但是他卻呈現了南戲「民間通俗本色」的特質，它反映了市井社會的人物故事，寫來生動真實。這也就是為什麼它仍能流傳至今，值得人再三翻改之故。

作為《殺狗記》的改編者，我自然不能丟棄這樣的語言特色，但也不能再重蹈「陳腐說教」之覆轍，因此我針對其人物、情節結構、與曲文賓白上做了一定的承繼與改動，希望能為《殺狗記》注入新的思考，使之能延續其戲曲舞台的生命力。

#### （一） 市井群像的承繼與改動。

<sup>29</sup> 明代翻改之風盛行，現存的汲古閣本《殺狗記》也經明仁改動，但應非本文討論重點，是故略題而不細談。

<sup>30</sup> 徐𤟖，俞為民校注：《殺狗記》〔上海：上海古籍社，1992年〕

<sup>31</sup> 見《殺狗記》第三十齣曲文

<sup>32</sup> 見〔清〕梁廷枏：《曲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1959.07〕。

<sup>33</sup> 見趙景深：《元明南戲考略·殺狗記》〔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頁47。

全劇從「妻賢夫禍少」出發，塑造楊月真「理想賢婦」的典型，她不滿丈夫專橫昏聩，同情小叔被逐受辱，但她受限於禮教制度，只能善盡勸說職責，不能改變事實；而孫榮則遵守著「孝悌」的準則，受盡欺負，卻沒有半點怨言；其他如吳忠也都是正面的理想人物，沒有自己的個性與想法，按著自己的身分出現在戲中。

至於孫華，作品對其昏庸、糊塗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對他有更多同情與饒恕，尤其在他與自己兄弟和解之後，幾乎是一面倒的譴責損友，控訴他們的無情無義。相較之下，柳龍卿、胡子傳的貪念卑鄙則是描寫得生動許多。南戲《殺狗記》中把握住類型人物的描寫方式，讓柳、胡二人猥瑣貪婪的性格在劇中活靈活現，營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形象。但是，劇本裡過於善惡即分的二元對立，造成兩人的選擇有「爲了使壞而使壞」的趨向，反而喪失了劇本一開始時那種市井小人物的草根性格。

除此之外，南戲《殺狗記》常爲了行道德勸說、教化之意，或是作者爲了展現搬古鑑今的企圖，常讓角色講出與自己身分不符或個性不合的賓白或唱詞。例如第十七齣的〈看書苦諫〉，楊氏彷彿在爲元雜劇〈疎者下船〉作劇情摘要。更妄論人物通篇一律出現的台詞「關張結義」與「管鮑之交」，意義重複又拖沓冗長，模糊了角色的特質，常令觀眾、讀者不勝其擾。

有鑑於此，我認爲自己改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爲《殺狗記》中的角色建立起立體且符合人性的個性形象，讓他們講出自己該講的話，從而透過他們的性格裡產生摩擦與衝突。我先試以下表格作簡要說明，來梳理我對於南戲《殺狗記》中角色與人物的改動：

表格 4

改編《殺狗記》	南戲《殺狗記》	說明
閻君	/	閻君設定爲淨，判官爲丑。
判官		南戲《殺狗記》沒有這兩個角色，是爲了提高《殺狗記》的觀看角度而設，透過他們的「後視」，提醒觀眾「觀看」這件事的存在。
孫華	孫華	生。 保留了在南戲《殺狗記》中很容易受人煽動、昏

		庸的性格。從這個角度出發，刪去他在南戲中「恍然大悟」的情感發展，而是受情勢所趨搖擺的人。
楊月真	楊月真	旦。 南戲中極力稱頌她的賢能與智慧，但從她的戲劇行動中〔不願救濟、殺狗〕又感受不到她過人的才能。因此我在改編中重塑她的性格，讓她的名聲行動全是誤打誤撞得來，而不是她有意為之。
孫榮	孫榮	小生。 南戲中永遠是事件發生的迎合者，從不主動引發衝突。在改編版中我注意到這個現象，於是將他的形象做了調整，不再讓他「發正義之聲」，而是讓他真的成為「百無一用」的書生。
柳龍卿	柳龍卿	柳龍卿為淨，胡子傳為丑。
胡子傳	胡子傳	在改編版中，此兩人的更動最少，保留了兩人插科打諢、逗趣的戲劇形象。也正因為兩人性格表現全在語言上，為了顧全人物個性的一統性，所以刪節了他們過分的戲劇行動。
吳忠	吳忠	末。 在南戲中塑造成忠心護主的角色，好發議論，但起不了作用。於是在改編版中，延續南戲中的議論來發揮他「私下說長道短，表面上又迎合上司」的個性，營造趣味。
郝姬婆	王婆	淨。 同樣是收留孫榮與狗的主人。由於新增左鄰右舍三姑六婆的情節，故為她增加戲分，並改名為郝姬婆〔好雞婆〕
管賢世	孫公、王公	外。



		在南戲中，孫公接濟了孫榮，並對孫華批評一番。之後又有王公向孫華勸諫，此兩人物似乎有一定戲分，但卻十分無聊。因此我結合了這兩個角色特質，改情節為左鄰右舍對孫華的閒言閒語，是故另創造了管賢世〔管閒事〕一角。
店小二	商人〔無指名〕	末。 南戲中，僅以「末」言之，是一商人。我未免情節多雜支，故以酒店裡小二稱之。但作用是一樣的。
丫鬟	迎春	貼，本為孫華之妾，但因在劇情結構裡多半只是楊氏的輔助角色，因考量到演出時間，故將此人物虛化，成為一個丫鬟而已。
副末	副末	末，本為南戲開場，但在此處對此角色有些調侃的味道。
	店小二	丑，王婆家店小二，跟著欺負孫榮。但因他的出現使劇情太零碎而省去。
	安童	丑，楊月真差使他去找王公勸說丈夫。但勸說一段太過冗長故省去，換以左鄰右舍的閒言閒語代替。
	土地公	外，神明感楊氏賢德，故來助之。但因已設閻君角色，勿使角色太多模糊焦點，故由閻君代替其功能。
	吏	末，協助王修然判案，但因角色功能與判官類似，故讓判官代替其功能。
	王修然〔府尹〕	外，判案府尹，但因已設閻君角色，勿使角色太多模糊焦點，故由閻君代替其功能。此外為解決閻君妝容問題，故讓判官對觀眾說王修然今日「請

		假」來解釋。
--	--	--------

由上表可知，其實我的人物變動不大，主要是刪減了一些在南戲中不必要出現的人物與角色戲分，並新增了閻君、判官二角，以及更動了楊月真的人物性格。刪減的原因已由上表大致說明；至於增加閻君、判官兩人角色與我作品的主題思想有關，因此我把這一部分移至下文闡述；此處我把說明的焦點擺在「楊德賢婦」身上。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楊月真是一個值得發揮的人物。原因是在南戲《殺狗記》中，她的語言一再重複這樣的主題：

【桂枝香】〔旦〕同枝連氣。同胞共乳。不念手足之親。聽信喬人言語。將兄弟趕出。將兄弟趕出。不容完聚。教人談議。好癡迷。假饒染就乾紅色。也被傍人講是非。

乍看之下，覺得這個人真是陳舊到了極點，總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的勸說、掉書袋，但是當她決定以殺狗之法以勸說丈夫時，整個人個性不變，手段還相當陰狠：

【皂羅袍】〔旦〕狗子堅執不賣便出言道語。惱人心懷。仔細思量為何來。王婆你好不相待。多年鄰舍。茶酒往來。些須小事。不遂我懷。從今休把我門兒端。

又說：

〔旦〕迎春。他若不肯賣。就與他算還了我家十年房錢。

〔貼〕這婆子。你好不識好歹。你住在這裏。院君怎麼樣照管你。就是這隻狗。什麼大事。堅執不肯賣。如今別的都不要說起。只算還了我家十年房錢來。

〔淨背介〕我若不肯。那得房錢還他。〔向介〕情願賣。

〔貼〕院君。他肯賣了。

〔旦〕既然如此。就央他殺在後門首。

前後對照這兩處的楊氏，隱約透露出楊氏的深沉，她爲了成就自己的丈夫的「人格」，不惜得寸進尺地要王婆親手殺了她珍愛的狗兒來成全自己的計謀。此番作爲於情於理都覺得這名婦人實在別有機心。

不過，在改編的《殺狗記》中，我沒有繼承這樣的人物形象，反而大力扭轉了楊月真的性格：少了南戲中風教的陳腐，也不論她教唆殺狗的陰暗手段。我反倒藉由一般人小私小利的心眼兒與她誤打誤撞的「好運」重新塑造了楊月真這號人物。

其實，我不是沒有想過要強調楊月真在南戲中殺狗的暴戾，因爲我也喜歡討論人物內在行爲相悖的兩面性，總覺得要擁有這樣的矛盾與猶豫才足以被稱作是「人」。可是我卻發現，如果我做這樣的人物改變反而使觀點倒向另一種論述；要是我將楊月真塑造成表裡不一致，內心很殘忍的人物時，整齣戲便會趨向人們無法克制的價值觀：

作家村上春樹於 2009 年領受「耶路撒冷獎」(Jerusalem Prize) 的時候說：「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永遠選擇站在蛋這一邊。」<sup>34</sup>

這是一種弔詭又不能抑制的觀感。曾幾何時，我們認爲的「正確」與否，彷彿是界定在「誰錯得比較少」上。當我們受到攻擊時，我們的第一想法不是急著爲自己辯解，證明自己的「無錯」，而是在對手身上扒糞，告訴他：「你也有錯！」

由於有了這一層觀察，於是乎我發現：當我有意向觀眾提示楊氏的恐怖面，企圖推倒「陳腐道德之牆」的時候，自己反倒爲楊月真的「殺狗」行爲建立起又高又厚的屏障；她維護丈夫的心意會被觀眾泯滅，大家恐怕也不在乎「孫榮被趕出家門」的事件了，我們只是看見這樣「恐怖的婦人」竟然在最後得到了劇中人物的稱頌與讚揚，她的品性不但沒有被揭發，反而獲得善終。面對這樣言行不一致的人卻得到了好的結局，我們似乎會惡狠狠的群起攻之。只是當我們舉起手中的石塊，向她扔去的同時，那個撻伐的動機，可能僅僅是爲了我們心中那顆不能言喻、不能克制「伸張正義」的欲望。但，這個欲望究竟是什麼呢？而這個欲望又是從何而來？

一想到這裡，心便開始涼了起來。何必爲楊氏建立起這道高聳的牆呢？這種「蛋」與「牆」的遊戲，誰是「蛋」、誰是「牆」的判斷，在我們生活周圍，這種暴力俯拾

---

<sup>34</sup> Alison Flood, "Murakami defies protests to accept Jerusalem prize" *Guardian* 16 February 2009.

即是，我還需要多提嗎？

我不想引起觀眾激動的心理，因為在《殺狗記》中我正是害怕這種維護「正義」的暴力，所以我決定將楊月真整個人物性格重新設定，希望她有別於傳統教化或陰謀恐怖的面向，發展出真實、貼近我們生活的性格來。

不過，要使這個人活靈活現的出現在《殺狗記》中，不可避免地要解決前面提到的問題：楊月真何以如此執著地勸諫丈夫？她又何以想出假扮人屍之法？

### 1. 楊月真何以念茲在茲地勸諫丈夫？

從原典中，可以得知她對於丈夫的交友頗為焦慮：

【竹馬兒】〔旦〕他效學昔日關張結義。不思量久後有頭無尾。豈知他是調謊的。使虛心冷氣。刁唆員外得如是。〔貼〕我東人枉恁地多伶俐。落圈圍總不知。把骨肉下得輕棄。你好直恁的。不思量手足恩深。豈知同胞義。謾教人無語淚雙垂。說着後心碎。

【竹馬兒】〔旦〕他兩人專靠花言巧語。一剗地鬪是搬非。每日只會拖狗皮。那曾見回個筵席。雙雙長坐兩邊位。〔貼〕我東人結拜為兄弟。落得個甚便宜。夫和婦話不投機。他三個同結義。勝似親的。糖甜蜜更美。把親生兄弟趕出去。你家富何濟。

但是因為受限於演出長度，也考慮到整齣戲劇節奏，因此在改編版中，我讓楊氏直接明白地說出這層憂慮的原因。

楊氏：呀！這兩個不知好歹的東西！唉！想員外每日與那柳龍卿、胡子傳打伴，朝歡暮樂、醉酒狂歌，花錢如流水。那兩人，分明是市井之徒、詭譎之輩。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怕他們只是眼紅家裡財富，才與我夫君稱兄道弟！哎呀呀！當初嫁來孫家，為的就是

能過上些舒服日子。虧我平日勤儉持家、事事未雨綢繆，怎讓這兩人得寸進尺！啊——

（唱）【新編】一邊是窮儒屈膝十幾年，一邊是喬人貪戀孫府錢，  
非折騰夫家落貧賤？叫我左右不是華髮添，

（白）何以算盤打到我家也？

（唱）【新編】怨一聲天地不憐，待我尋思、如何把家裡打理妥貼。

但是這一層憂慮與譴責，並無關「孝悌道德」的制約，純粹就是楊月真在乎自個兒家裡生計的心眼。她和我們所有人一樣，想要守護整個家庭，因此絕不容許柳龍卿、胡子傳二人整日無所事事，誑騙自己丈夫的錢財來吃喝玩樂。有了這一層「現實面」的思考，她反對孫華與這兩人來往，也就不是甚麼奇怪的事了。

也因為改編本中恢復了楊氏的現實面，就可以解釋她在南戲中永遠只是嘴巴念念的心態。其實若我們注意南戲《殺狗記》的細節，就會發現楊月真根本沒有在「把趕出去的孫榮硬拉回來」上有太多積極的作為，她永遠只是「勸說」，從不解決孫華、孫榮之間的問題。因為在她的思維裡，趕兄弟出門固然不好，惹來閒話，但是真趕出去，家裡少了一個「米蟲」也不是什麼壞事。於是我把這層顧慮直接點了出來：

楊氏：（白）我那官人，不聽我勸，偏向外人親。

（唱）【錦纏道】每日裡同飲同坐同行，把兄弟逐出受貧。

（白）仔細想想，先前都怨小叔不事生產，白吃白住，但現下想來，若他往後真成了狀元秀才，我們還不得倚靠他生活？（尋思）這這這……想來也是可笑，若有青雲命，何以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消息？楊氏啊楊氏，真是多想了！

不過楊月真絕不是甚麼罪大惡極之人，她依舊有她的側隱之心。她理解把孫榮趕出去實在是不人道的行為，所以對孫榮總是有層顧慮與同情在，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孫榮送孫華回家時，她既不熱絡力邀孫榮留下，但也不失一個作為嫂嫂的禮數。

楊氏：怎麼是你帶他回來？難道你們兄弟二人和好了？

孫榮：唉！不曾合好！我被趕出去後，身上無衣，口中無食，大雪紛紛，免不得街上求謁。回程偶然被絆一跌，原來是哥哥醉倒在雪中，因此背他回來。  
順道……順道……

楊氏：順道怎麼？

孫榮：順道……順道想跟嫂嫂拿些盤纏好度日。

楊氏：（冷）你千辛萬苦，送他回來，自然給你。

孫榮：多謝嫂嫂！多謝嫂嫂！只是不知道為何大哥會這樣隻身在外？

楊氏：哼！那兩個喬人與他終朝宴樂，大抵酒過幾巡，夫君他不醒人事，這兩個不識好歹的東西，兀自先回。（語氣一緩）這樣一想，若非小叔，險些兒凍死在深雪裏。（心軟）這樣吧！見你渾身上下水淋漓，還請官人今晚先行住下，等會兒我吩咐下人給你準備茶水。（吩咐丫鬟下）

孫榮：不了！不了！（看孫華）只恐哥哥酒醒，劈面便打，我不如忍饑回歸。

楊氏：叔叔休慮，你哥哥酒醉常貪睡。待他醒之前，再走不遲！

從這些安排中可以得知楊氏的性格：她既愛計較，但為人還是略有分寸。若再細究，她不再是那個反覆瑣碎的人物形象，她的種種作為其實不過說明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婦人心態，與我們並無二致。在這樣的設定下，楊月真丟掉了過去南戲的包袱，把人物的「真實」呈現在觀眾面前。

## 2. 楊月真何以想出假扮人屍之法？

這樣推衍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她根本沒有能力設下殺狗之計勸說丈夫。她縱然有小聰明，但絕沒有「大智慧」。那又如何會有把「狗屍假扮成人」的橋段呢？

這一層關係的解決還得從「楊德賢婦殺狗勸夫」這劇名來看。「楊德賢婦」是因為「殺狗勸夫」而成就其名，但何謂「殺狗勸夫」？為何殺了狗就能勸得了夫？仔細根究就會發現：其實「殺狗勸夫」的因果論根本亂無章法，沒有根據。因此在改編本中，我將「殺狗」跟「勸夫」分割來看，把它們視為兩件事，但在種種事件巧合跟各

自人物的心機推算下，「弄拙成巧」使「殺狗」得以「勸夫」，也讓楊月真從中獲利，誤打誤撞成就「楊德賢婦」之美名。

也由於我將故事拆解，把果報因緣替換成偶然巧合，於是楊月真狠心殺狗的可能性又低了一些。既然不是存心殺狗，那麼殺了狗之後湮滅證據，也就不足為奇：

楊氏：什麼事這麼莽莽撞撞？慢慢說來！慢慢說來！

丫鬟：唉呀！院君，不好了！方才聽您吩咐，把這鼠藥放在大小廳院裡，外邊也可放了，但現在出了大事了！

楊氏：不過是尋常鼠藥，還能有什麼事，難不成有人把擱在地上的鼠藥吃了不成？

丫鬟：唉呀！院君你說對了一半，真有人把它給吃了！哎呀！也不是人！是隔壁郝姬婆家裡的狗！

楊氏：什麼？那……那然後呢？

丫鬟：唉呀！院君，什麼然後，那黃狗兒當然就口吐白沫，一命嗚呼了！

楊氏：竟然有這等事！這事郝婆知道沒有？

丫鬟：唉呀！我的院君，我哪裡敢讓這郝婆知道啊，你想他平時性格古怪，錙銖必較，這事絕絕對對不能給她知道，她一定會要了奴婢的命的！

楊氏：那怎麼辦呢？有了！那條黃狗哪裡？

丫鬟：還在前院哩！

楊氏：快些拖了進來，扔在後院。別讓人發現了！

丫鬟：曉得！奴婢趕緊去辦！

楊氏因為放了鼠藥而誤殺了鄰居家的狗，面對郝婆上家門來詢問，她怕引發事端，在情急之下以她平庸之識作了扮成人形的決定，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郝婆：哼！你這小小丫鬟也來敢這樣教訓我！不如這樣吧！懇請夫人，讓我把這庭院找找！狗兒！我的狗兒！

丫鬟：（背）院君！這可怎麼辦才好？

楊氏：（背）我看這態勢是攔不住的了，你趕緊找些衣物掩蓋掩蓋！我怕這天熱，傳出氣味就不甚好！啊！不免將衣帽與他穿戴則個，扮妝似人形。那婆子眼睛不好，定看不出什麼端倪！（大聲）丫鬟，郝婆雖是多年鄰居，但來者是客，還不快快備些茶水？

殺狗，非楊氏之意也；自然殺狗為勸夫，更不是楊氏初衷。但是接連而來的時勢所趨，令楊氏不得不背負這樣的「盛名」：

判官：（明知故問）奇了奇了！是誰把狗變成人樣的？鬧出這場案子！

眾人：對啊！是誰啊！

判官：（喜孜孜）是誰？是誰？

閻君：還能有誰？不就是……

楊氏：是我！

閻君：什麼！

孫榮、龍卿、子傳、孫華：原來是娘子 / 嫂嫂！

閻君：（怒）豈有此理！哼！你倒說說何以化成人形？

楊氏：（尋思，背介）還是不要說出是郝姬婆家的狗，免得她再來找我計較！

（回閻君，笑）爺爺有所不知！這是奴家的巧計。

（唱）【好姐姐】相公清廉平正，果然是懷揣明鏡。

結義兄弟，我夫不三省，親昆仲，

趕出受苦說不盡，故此奴家巧計生。

在一連串的巧合與誤會後，楊月真意外的促成兄弟和解，也使丈夫脫離了酒肉朋友，閻羅王縱有千百的不甘願，也無法阻攔事實的發生：

閻君：呀！



(唱)【新編】

(面楊氏)縱叫她逼認了這漫天謊，可也是蓋不了那賢德光。

(面孫等)若怪罪二三子理由勉強，只叫得兩喬人把罪名當。

(白)罷了！罷了！沒一個好東西，都是貪生怕死、小奸小利之輩！（嘆）但卻也沒一個罪不可赦壞東西。（擺手）罷了！罷了！跟這些人計較了我還是閻羅王嘛？我只求善惡得所、懲兇鬥惡便好，這紛擾麼，我是不管啦！有道是……呃，這清官難斷家務事。

因為楊氏無知、怕事的個性，使閻君伸張了老半天的正義，但因為接連的巧合誤認，得出的結論竟然也還是「楊德賢婦殺狗勸夫」！讓觀眾在嘻笑之餘，雖不會責怪楊氏，但也能感受到事件中無比的荒謬。

爲了避免「偶然殺狗」的事件出現得很突然，我幫這隻冤枉的狗兒加了許多戲分，企圖讓觀眾可以透過演員的身段念白與文武場的配合一直感覺到「狗」的存在：

孫華：欸，員外、員外，如此見外！我的好兄弟，沒看見這一桌筵席麼？（轉頭看發現已空空如也）咦？何以如此？誰人偷吃？

兩人：是吳忠！

（一陣狗叫）

子傳：吼唷！嚇我一跳！

龍卿：哪裡來的狗，聽得懂人話！

經由這些零星的橋段，讓整個殺狗事件有了伏筆，使得楊氏殺狗時不至於天外飛來一筆，讓人感動錯愕難解，也爲劇情增加了笑料。

透過這兩層的处理不僅可以幫助楊月真逃離大是大非的窠臼，亦能符合原先南戲《殺狗記》的劇情發展，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設定讓觀眾跳出了判斷、論定是非的層次，讓整齣戲可以看到一幅市井小民的人物群像。

(二) 情節結構的承繼與改動。

在南戲《殺狗記》中其實相當服膺傳統敘事的結構，呈現非好即壞二元對立。於是在場次的安排上，亦可見到作者的立場，舉例來說：作者先寫孫榮諫兄，後寫孫華與兩喬人結義，便是表明孫華、柳龍卿與胡子傳結義的不正當性。此外，作者以各種方式勸諫孫華，兩喬人再三使壞，都是為了將善惡分明、好壞立分。於是乎，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為了不要讓殺狗之舉來得過於迅速而失去正當性，或者真一想闡發他教化人心的觀點，所以他寧可讓劇情不斷重複拖沓，愈加不合情理，使得後半段的劇情沉重，喪失了先前喜劇的明快。

有鑑於這樣的結構缺點，也為了因應現今搬演時間的限制，我試著將《殺狗記》的情節結構，添加新意，略作更動。是列表如下：

表格 5

《殺狗記》		《殺狗記》改編版	說明
第一齣	家門大意	第一場	改動：將說明家門大意的場景搬到冥府，讓閻羅王重新審《殺狗記》一案。
第二齣	諫兄觸怒	第二場	改動：楊氏得知丈夫欲結義，而孫榮「諫兄觸怒」之事
第三齣	蔣園結義	第三場	孫華、柳龍卿、胡子傳三人結義
第四齣	妻妾共議	刪節	原因：不合理，有預知的荒謬
第五齣	孫榮自嘆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六齣	喬人行謔	第四場	改動：略將情節濃縮，避免掉書袋
第七齣	孫華拒諫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八齣	旅店借居	刪節	原因：支線龐雜，可一語帶過
第九齣	孫華家宴	刪節	原因：與劇情無直接關係

第十齣	王婆逐客	第五場	改動：增加閻君判官與街頭巷尾的批評，鋪排結義三人前去飲酒之伏筆，以及大致交代孫榮下落。此段為過場。
第十一齣	窩中受困		
第十二齣	雪中救兄	第六場、第七場	改動：第六場主要描述柳、胡二人詐騙經過。真正孫榮〈雪中救兄〉的情節挪至第七場
第十三齣	歸家被逐	第七場	
第十四齣	喬人算賬	第八場	改動：略提兩人居心，後半段真正「算帳」的冗長情節加以刪除。
第十五齣	妻妾嘆夫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十六齣	吳忠看主	刪節	改動：挪移部分至第五場
第十七齣	看書苦諫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十八齣	窩中拒奸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十九齣	計倩王老	刪節	原因：支線太多過於龐雜
第二十齣	安童將命	刪節	原因：支線太多過於龐雜
第二十一齣	花園遊賞	刪節	原因：與劇情無直接關係
第二十二齣	孫榮奠基	刪節	原因：支線太多過於龐雜
第二十三齣	王老諫主	刪節	原因：支線太多過於龐雜
第二十四齣	謀殺孫榮	刪節	原因：劇情不合理，沒理由殺人。
第二十五齣	月真買狗	第八場	改動：除了前半段為〈喬人算賬〉的情節外，合併了楊氏殺狗與閻君化狗為人的細節。
第二十六齣	土地顯化		
第二十七齣	見狗驚心	第九場	改動：因閻君已化為人，連楊氏都不知道屍體就是那隻狗。
第二十八齣	喬人負心	第十場	改動：略將重複話語刪除
第二十九齣	院君回話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三十齣	吳忠仗義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三十一齣	夫婦叩窰	刪節	原因：支線龐雜，可一語帶過
第三十二齣	迎春私嘆	刪節	原因：劇情重複累贅
第三十三齣	親弟移屍	刪節	原因：支線龐雜，可一語帶過
第三十四齣	拒絕喬人	第十一場	改動：讓閻君親身上陣，製造出明明曉得過程，卻不能改動事實的矛盾感，凸顯這種不可扭轉的力量。
第三十五齣	斷明殺狗		
第三十六齣	孝友褒封		
無		第十二場	新創：閻君企圖想扭轉真實，但無功而返，他也就得過且過。

整體來說，改編《殺狗記》最大的改動在於在正戲開始前，加了一段閻君與判官的「觀看」，透過俯視「殺狗事件」的角度，讓所有的情節不會淪為一方的論述。觀眾自然也想跟著閻君，由客觀的角度觀看全局，而不會急著為人物下判斷。由於這樣子的結構處理將整齣戲的重心由「勸夫成功與否」改變為「閻羅王與判官是否翻案成功」的討論；

閻君：（滿意）嗯。不是我在吹噓，當了千年的官，這什麼人事沒見過，那凡世的一點小心思，我全都看在眼底，是非善惡可是清楚得很。

判官：閻君盛名！這凡世間可沒有人不怕您啊！那些因果輪迴，報應其所，大家都熟知這些遊戲規則哩！

閻君：是啊，日子益發無聊起來。

判官：日子益發……大人！事情沒那麼簡單！

閻君：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判官：哎呀！大人恕罪！大人恕罪！只是……只是小的最近聽到一些耳語。

閻君：什麼耳語？那些吱吱喳喳講小話的人我通通抓起來剝掉舌頭！

判官：唉唷！我的大人！有冤情啊！

閻君：什麼！

判官：有冤情啊！

閻君：確確實實地有冤情？

判官：確確實實地有哇！

閻君：爲何不早說？

判官：看你無聊才說！

閻君：小賊崽子！還不快快宣相干人等上來說明案情。

判官：喔唷！是是是！宣副末。

不過，我安排這層凝視絕不是像一層包裝紙般，輕輕附在《殺狗記》的敘事下，閻君跟判官更是故事裡重要的參與者：

閻君：哈哈哈哈哈！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孫華棄親愛疏，不聽人勸。這楊氏錯枉殺狗，還急著湮滅證據！有趣有趣！有趣極了！

判官：是啊！這枉死之狗假扮如人，還真有點樣子，虧她楊氏想得出來，真是狗急也能跳牆。

閻君：這倒讓我起了個念頭！

判官：喔！大人有何高見？

閻君：這狗扮人形，是點花樣！我看這孫華與這柳龍卿、胡子傳這樣廝混不是辦法，不如借狗扮人形、仗此勸解一番。

判官：唷！您這法挺高！勸解一番……好圖個善惡賞罰得宜的名聲，您還真怕別人不知您是清官啊！

閻君：你這東西越來越沒大沒小！我閻君是什麼人啊！（笑）只是，這人和狗總是不同，孫華豈不認得？今夜吾乃當顯神通，即與變化，令陽世人看見，只道是人，不道是狗。

（唱）【北得勝令】化一狗，假如人，撇他在後園門。

孫員外匆忙見，料無能辨假真！

再透過他們兩個的急於斷案，發現傳統的社會論述其實牢不可破，讓人意識到原來我們無時無刻在為彼此下判斷，定善惡、論是非：

閻君：這女人真是！竟然說成你的主意！我……

判官：（搶話，扯閻君衣袖）大人啊！大人啊！你可別說是你的主意啊！你別忘了！要是讓老天知道咱們干涉陽間世，這罪過可就大了！說不得！說不得！

閻君：你莫要阻攔我！這楊氏說謊騙人啊！明明是我法術所為！

判官：大人！你這會兒是誰啊！是王修然！是縣官啊！哪裡來的法術！那要不  
成你趁現在通通說出算了！順便自我介紹，你是「閻一羅一王」是也，  
準把他們的腦袋通通嚇掉。

無法改變一切的閻君最後只好袖兒揮揮，繼續尋歡作樂，粉飾太平。展現出人物面對制度、面對論述無能為力的黑色幽默。

透過這樣的結構模式化解掉南戲《殺狗記》中冗長繁瑣的劇情交代，而是透過閻君跟判官兩個一淨一丑的唱應對答，重新為《殺狗記》注入活力，展開新的敘事角度。

### （三） 曲牌、說唱藝術的承襲與改動

由於原本源自南戲，因此改編本的《殺狗記》自然承襲了傳統的格律，唱段大都是直接沿用曲牌，只是部分曲牌為減輕唱段的重量或掐頭或去尾，將唱段加以刪節。不過還是有某些唱段因改編無有所本，故以韻文方式寫出曲詞：

閻君：（唱）【新編】善來此地心無愧；惡過吾門魂已飛。

但得回頭便是岸；何須到此悟前非。

（白）吾乃陰間主事者，閻王是也。最近太平盛世、善惡有報，日子也益發無聊。

判官：喔，大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由於《殺狗記》的搬演並不興盛，因此我期望能通過一些劇團對《殺狗記》的復原<sup>35</sup>，以這些劇種的演唱為基礎，讓改編《殺狗記》的音樂設計能照著唱腔風格，編出合適唱段。

此外，因南戲《殺狗記》在角色的賓白上綜合了許多說唱文學的技藝，所以我在改編時格外注意到這樣的特質，同樣以「淨」、「丑」的插科打諢為敘事的主要方式：

龍卿：常言道，人無遠慮……

子傳：必有近憂。

龍卿：是則是三人同結義，

子傳：怕只怕半途而廢。

龍卿：說得是，作個道理，早尋個長久計。

或是口技的展現：

龍卿：我有一計！

子傳：說來聽聽！

龍卿：我和你今日到他家，只說謝酒，昨夜回去，打從小巷裏走，只見令弟頭戴儒巾，身穿藍衫，腳穿皂靴，與一個挑船郎中說話，手裏拿了一包銀子，說：「我家耗鼠太多，要贖些蜈蚣百腳、斷腸草、烏蛇頭、黑蛇尾、陳年幹狗屎、糖霜蜜餞楊梅乾。」

子傳：阿哥，怎麼會有糖霜蜜餞楊梅乾在裏頭？

龍卿：有了許多毒藥，放些甜的在裏頭過藥。

子傳：也是。

龍卿：他一看見我們兩個，整個人從腳跟上紅起，直紅到頭髮上去，轉身便走。

<sup>35</sup>目前蒐集到關於《殺狗記》的演出記錄：第二屆中國崑劇藝術節上浙江永嘉崑曲傳習所於2003年11月18日在蘇州開明大戲院搬演《殺狗記》、2006年，溫州甌劇《殺狗記》亦獲得文化部全國地方戲優秀劇碼展演銅獎。

走了一個彎，兩個彎，三三九個彎，在無人之所，雙手拿了藥，對天跪下，說道：「天地天地，我孫榮被哥哥孫華、嫂嫂楊月真、侍妾迎春，強佔家私。如今贖這藥回去，酒裏不下飯裏下，飯裏不下茶裏下，一藥藥死了哥哥，這家私都是我的。」我們恐大哥遭毒手，特來報知。

子傳：（驚恐）阿哥，這是你幾時見的？

我期望能通過保留古本的原汁原味，或加以改寫或仿寫人物語言，讓這些逗趣的說唱藝術能展現出來，不但激活了人物的身分，也強化了劇情節奏，使整齣戲活潑可讀，這是在承繼、改編《殺狗記》中意外且豐厚的收穫。

### 三、 反思：人類源源不絕的賤斥

史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性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一書中提到了他對「敵友之分」的觀察。他認為政治性判準的關鍵在於「敵人的建立」。

這個觀察同樣呼應於南戲《殺狗記》中，戲一開始，透過作者之筆，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殺狗記》共同的敵人——柳龍卿跟胡子傳。其後的每一個事件，都是在鋪陳他們受到懲罰的合理性並討論他們該如何受到懲罰。但是我們似乎都不曾懷疑，為什麼他們兩人理應受到譴責？而這個「敵人」的定義是從何而來？又是如何被建立的？

史密特這樣回答我們：敵人就是在生存上與我有差異之人。<sup>36</sup>

南戲《殺狗記》從一開始就站在楊月真的角度展開敘事，面對著「搶走丈夫」的兩喬人，不論是在經濟生存上還是家族倫理的生存上，楊氏都備感威脅，這就是柳、胡二人被界定成敵人的原因。而我們似乎也就可以理解接下來的故事都會照著這個論述打轉：該如何打敗敵人，獲得勝利。

只是，這讓我浮現一種想法，為什麼楊月真一定是對的？我為什麼要站在她的角度說話呢？於是我把視角獨立出來，建立了閻君跟判官兩個角色，偏偏不從楊氏的角度來看，我想要重塑一個「一模一樣」的故事，讓中立的第三者好好地重新看待整個

---

36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 by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7.



敘事，也想看看這樣「敵人」的論述到底是怎樣形成的。

這就是改編《殺狗記》的起源：

閻君：判官。

判官：小的在。

閻君：這樁案子無有什麼稀奇，好壞清楚地很。龍卿、子傳兩喬人，污陷孫榮，  
欺詐孫華，最後陳冤得雪，你道哪裡還有什麼冤情？

判官：啊，閻君，你看清楚些麼？

閻君：什麼東西？

判官：啊，明君，有冤情啊！

閻君：啊，仔細瞧來！

(副末下)

(轉場)

(幕後曲：【新編】是是非非地；冥冥曉曉天。

今日閻王殿，回首洗陳冤，

要重見是非和惡善，要明斷宿債與前緣。)

有了這一層的疏離，我們彷彿可以離開這些陳舊的道德禮教，用一付放大鏡，努力檢視所有角色，從而看到他們之間清楚的利害關係，以及身之為人不可避面的現實與情感。

但是也讓我們不禁捫心自問：是甚麼讓我們開始變得殘忍？如果我們沒有這一層疏離，是不是我們就得永無止盡的向這些敵人宣戰，然後努力的打敗他？

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sup>37</sup>曾在《恐怖的力量》<sup>38</sup>一書中救呼應了這可怕的現象，並提出她的質疑：我們的文化為何會發展出以激烈而近乎兇殘的攻擊性，驅逐異

<sup>37</sup> 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 以後結構主義理論解析語言、社會、個體及其心理和慾望之間的關係；她拓展了許多領域，包括結構主義的語言學、語意學、精神分析，與當代女性主義；是國際知名的女性主義者和思想家，法國文學理論建構者、精神分析師、語意學家和小說作者。

<sup>38</sup> 可參見 Julia Kristeva, 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

於己身者？人類為何會有如此殘酷的行爲？甚至主體的形成為何會帶有激烈的排他暴力？

這些疑問，擺放在《殺狗記》中，才發現我們似乎有股力量，源源不絕地樹立敵人：就有如柳龍卿、胡子傳視孫榮爲敵人；楊月真視兩喬人爲敵人；甚至就連想要客觀審案的閻君都不自覺視楊月真爲敵人一般：

閻君：（怒氣沖沖）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做的好事，我還不能昭告天下！

判官：（追）大人！大人！

閻君：（怒氣沖沖）你你你你你，方才你爲什麼阻攔我

判官：我我我我我，我也是有苦衷地

閻君：這樣誰知道這妙計是我想的，好啦！你看！現在功勞全被那楊氏佔去！

判官：哎呀呀！我的青天大老爺，當時你不是閻君，是官哩！

閻君：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

判官：不一樣哩！陽世人眼界再清，也有見不清的盲點，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能善惡都明，大人您身分不同，可以出入凡世，他們有哪點心思你看  
不見？是不？是不？如果你在陽世斷了陽世人不可能斷的案，那不是天理  
大亂？

閻君：那又如何？我只是要我的公道而已。

我們似乎無法控制自己樹立敵人，那麼，究竟是甚麼力量讓我們不斷的拒絕與排斥？而這些敵人究竟有甚麼特質，勾引我們對他們不斷產生敵意？

對於克莉絲蒂娃來說，這些敵意源自於我們對於自我本身陰暗面的「賤斥」。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發現任何主體或是集體形成必然會發生驅逐他者的行爲：因爲我們永遠畏懼的自身內在陰性成分，而我們卻無法完全驅除自我內在本身便存有的陰性特質。當我們認爲此陰性成分隨時可能會滿溢、氾濫而致失控時，我們產生了無法抑止的「恐懼」。

龍卿：我且問你，昨日結義幾人？

子傳：是三人。

龍卿：錯！少了一人！

子傳：孫大哥、你、我，再有何人？

龍卿：你猜一猜。

子傳：家裏人？外頭人？

龍卿：家裏人。

子傳：家裏人……嘎！結義之時，只有吳忠在那裏，敢是吳忠那個老頭子，哎呀呀！他這樣的歲數，我們豈不是要喊他一聲大哥！

龍卿：大哥你的大頭鬼！大哥只有孫員外，孫大哥，別無分號！

子傳：敢是孫大嫂？

龍卿：他是個女的！怎麼跟我們稱兄道弟！

子傳：敢是迎春？

龍卿：迎春是誰？我還春香哩！哪裡來這麼多人名！不要亂猜！

子傳：這等猜不著。

龍卿：就是在書房中，終日「子曰、子曰」的。

子傳：可是孫二？

龍卿：著！著！

子傳：我冰雪聰明，跟你打賞！

龍卿：還要打賞？這是何等嚴重的事！孫二！孫二！

子傳：前日孫大哥說不要睬他，慮他怎麼？

龍卿：他們畢竟是親兄弟啊！所謂親疏有別。倘或哪天他兩兄弟和順了，到時我們想攀著孫大哥、甚至見上一面，怕也是難了。

子傳：吶唷唷！這可是天大的大事哩！我們得趕緊尋出一條計策，保我倆衣食長久。

龍卿：有理。只是沒有好計策……

柳龍卿與胡子傳因為明白自己跟孫華沒有血緣關係，而對有血緣關係的孫榮樹立

敵意。乍看之下似乎敵意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上，但柳龍卿的一番話，其實透露出「賤斥」的原因：

龍卿：他一看見我們兩個，整個人從腳跟上紅起，直紅到頭髮上去，轉身便走。走了一個彎，兩個彎，三三九個彎，在無人之所，雙手拿了藥，對天跪下，說道：「天地天地，我孫榮被哥哥孫華、嫂嫂楊月真、侍妾迎春，強佔家私。如今贖這藥回去，酒裏不下飯裏下，飯裏不下茶裏下，一藥藥死了哥哥，這家私都是我的。」我們恐大哥遭毒手，特來報知。

由於他們兩個接近孫華的原因本在於「金錢」上的來往，而孫榮因為身為孫華的弟弟，於是名正言順的享用一切榮華富貴，柳龍卿、胡子傳二人他們其實不敢透露出自己的黑暗，而是用「血緣的親疏」作為幌子，為自己的敵意製造良好的理由。

柳、胡二人如此，楊月真的敵意又何嘗不是這樣：

楊氏：呀！這兩個不知好歹的東西！唉！想員外每日與那柳龍卿、胡子傳打伴，朝歡暮樂、醉酒狂歌，花錢如流水。那兩人，分明是市井之徒、詔諛之輩。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怕他們只是眼紅家裡財富，才與我夫君稱兄道弟！哎呀呀！當初嫁來孫家，為的就是能過上些舒服日子。虧我平日勤儉持家、事事未雨綢繆，怎讓這兩人得寸進尺！啊——

（唱）【新編】一邊是窮儒屈膝十幾年，一邊是喬人貪戀孫府錢，  
非折騰夫家落貧賤？叫我左右不是華髮添，

（白）何以算盤打到我家也？

（唱）【新編】怨一聲天地不憐，待我尋思、如何把家裡打理妥貼。

楊月真也同樣不願承認自己是為金錢、利益說話，因此當整個事件揭發之後，她自有言辭掩飾：

楊氏：回秉大人：我家丈夫與這二人結義，聽信讒言，將同胞骨肉兄弟，無故趕出乞。奴家累勸不從，因此喚丫鬟扮狗爲人，丟在後門，好讓丈夫錯認是人。果不其然，事情與我預料般發展，我說大人啊！——

（唱）【孝順歌】取結義的背死骸，多應兩人不肯來。

今取小官人，他卻肯前來。

冤只可解，兄弟和睦，親親相愛。

當閻君追究起他何以殺狗勸夫的原因是，楊月真自然而然以柳、胡二人教唆孫華趕走孫榮爲藉口，而隻字不提她內心對於金錢上的考量與憂慮。這是楊氏對於柳、胡二人的「賤斥」。

只是楊氏沒有想到，自己不肯託出「殺狗」實情的舉動，竟被閻君解讀成貪戀名聲，造成閻君對楊氏的「賤斥」：

閻君：這女人真是！竟然說成你的主意！我……

判官：（搶話，扯閻君衣袖）大人啊！大人啊！你可別說是你的主意啊！你別忘了！今日你只是來代班！要是讓老天知道咱們干涉陽間世，這罪過可就大了！說不得！說不得！

閻君：你莫要阻攔我！這楊氏說謊騙人啊！明明是我法術所爲！

本來閻君是爲了一審公案的，但是最後沒想到自己也被糾纏進去，由於自己好施法術，將平白無故不相干的兩件事牽連一起，又不甘心被楊氏搶走名聲。判官毫不留情的點出閻君賤斥的原因：

閻君：呀！

（唱）【新編】

（面楊氏）縱叫她逼認了這漫天謊，可也是蓋不了那賢德光。

（面孫等）若怪罪二三子理由勉強，只叫得兩喬人把罪名當。

（白）罷了！罷了！沒一個好東西，都是貪生怕死、小奸小利之輩！（嘆）

但卻也沒一個罪不可赦壞東西。(擺手)罷了！罷了！跟這些人計較了我還是閻羅王嘛？我只求善惡得所、懲兇鬥惡便好，這紛擾麼，我是不管啦！有道是……呃，這清官難斷家務事。

判官：嘻嘻！說到底，其實還是想說自己是清官！

在精神分析論點中，克莉絲蒂娃回應了拉岡對於意指意符分離的主張，並認為人不斷地在認同與差異中擺盪。我們從中運作著「賤斥」的邏輯，企圖宣稱自己有別於他者的「人性」。於是乎，在這樣層層疊疊的賤斥結構中，我們看到了人樹立敵意的荒謬與必要性：我們似乎不可避免地給予事物評斷，企圖與這些事物分離，但這些立論又彷彿直指我們內心的欲望。

閻君：但有件事你必須依我，不要百般阻撓。

判官：大人有何吩咐？

閻君：你先前說此案是冤案，我倒明瞭了，人心叵測，各有私心，不過，我們卻還是冤枉了一個人。

判官：喔！這我摸不透了！請大人明示！

閻君：呵呵！不是一個人，是一條狗啊！想牠盡忠職守，卻慘死鼠藥之下，想我無聊地府居，養條黃狗多歡喜。此案了啦！正是——

楊氏：殺狗非勸夫，而是難為婦。

兄弟：還是血緣親，心思各自讀。

閻君、判官：家務難平反，還是做清官。

閻君、判官：不如兩言全，黃狗好升天。

於是我們看到所謂的正義其實建立在賤斥結構的論述上，我們無法阻撓它的發展，更無法為它再作客觀的評價。因為一旦參與了，就很難客觀，很難從賤斥的結構中全然退出。

或許閻君跟判官可以輕易的粉飾太平，隨興地決定自己「不玩了」，但是在人世

間載浮載沉的人們呢？可能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吧。

#### 四、 結語

改編《殺狗記》很快就完成了，以一種出乎意料的速度，而且這些自嘲直接、俐落、乾淨，沒有留下太多後遺症。

會用這樣的方式分析《殺狗記》，原因是我很驚訝於克莉絲蒂娃對於人們的觀察，她的論點似乎能有效地對應到生活周遭的關係上，也清楚地對照在《殺狗記》中的人物選擇上。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理論還是應用得很粗淺，儘管迷霧團團，但我還是很努力地想把這些選擇一一解釋清楚。

不過，寫《殺狗記》的創作說明實在是非常痛苦，自己得把放在嘴邊的笑意一一拆解，然後用一段段文字努力的框架。框架的結果是，似乎每個層面都被切割成一塊一塊，互不相干，但明明這個劇本是一氣呵成的。說不定這樣寫著寫著，劇本跟說明就這樣分離了。

這讓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微》中〔The Fall of Public Man〕提到一種「親密性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intimacy〕的到來。他認為我們逐漸地會讓「共同認同」〔shared identity〕取代「共同利益」〔shared interest〕。往後那些對於「政治學」的探討也會慢慢轉變成「心理學」的面向，原因是我們急需要一種剖開內心的自白，期待著互相揭露彼此熟悉的內在。

或許在笑聲的背後，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 參、 總結

拉岡曾說，一旦主體進入了分析，就要接受分析本身比所有命令更加結構化的處境，在當中或多或少讓自己被引誘，……說話的人在當中像是互為主體般被建構。<sup>39</sup>

其實對於劇本來說，不管是將它跳脫開來，還是用力地觸碰、撞擊，都由於任何人的加入，使它出現本質的改變。這些光影散射、浮動、游離在完整與不完整之間，讓每個人可以在種種狀態、種種不完美中，觀看劇本，並為它賦予自己的形象，並從中辨識這之間的欲望，再餵養它，使它滋養茁壯。劇本透過在舞台上發光，必須由不斷地認同來建構它自我的歷史。

我希望我的劇本是一種這樣的存在。

對我來說，這些創作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完成品，只是以一種文字的方式記錄的戲劇的過程，今天我粗鄙地將這些閱讀過的文字一一解釋著我的劇本，不是我的劇本真有甚麼可以深究的地方，原因只是我非常喜歡這種劇本與理論中那種不經意的碰撞。

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曾言：「濯足常流，舉足復入，已非前水。」講得真好。每個我在創作中都立即的死去，不過作品還活著。

---

<sup>39</sup> Lacon Jacques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Rapport du Congrès de Rome tenu à l'Institut Di Psicologica Della Università Di Roma les 26 et 27 Septembre 1953 in Écrits, Paris, Le Seuil, 1996 p.257



## 參考書目

### 英文

Lacan Jacques,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Rapport du Congrès de Rome tenu a l'Institut Di Psicologica Della Univesità Di Roma les 26 et 27 Septembre 1953 in Écrits, Paris, Le Seuil,1996

David L. Norton and Mary F. Kille, Philosophies of Love, (London: Rowman & Allanhead, 1983)

Adrienne Burgess,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Vermilon, 2001)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 by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中文

王安祈：〈從折子戲到全本戲〉，《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

克莉斯蒂娃，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

吳梅：《顧曲塵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顧曲塵談；中國戲曲概論》）

呂天成：《曲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卷下

徐畛，俞爲民校注：《殺狗記》〔上海：上海古籍社，1992年〕

洪邁：《容齋隨筆》〔湖南：岳麓書社，1994年〕

梅蘭妮·克萊恩，呂煦宗、劉慧卿譯：《嫉羨與感恩》（台北：心靈工坊，2005年）。

梁廷枏：《曲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1959.07〕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逸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7月《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台北：木鐸出版社，1986年9月〕

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簡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三卷上編。

齊格蒙·包曼，何定照、高瑟孺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台北：商周，2007年〕

蔡欣欣：〈以戲謔寫風教的《獅吼記》〉，《名家論崑曲》〔台北：國家出版社，2010年1月〕

